

# 美國通史

著者 斯文納 格瑪康  
譯者 澤先陳 風未曹 棋尊劉



上海中外出版發行

## 作者原序

美國脫離混沌時代而進入歷史，迄今不過四百年光景。美國是世界上大國之最新者，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最饒趣味。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的歷史綜述着民族的事蹟，包括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力量 and 因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移民，工業，科學，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大部分發源於美國，而這些力量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其在美國歷史上所表現者，較在牠國歷史上所表現者更為顯著。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年紀雖輕，却為今日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國，具有最老的民主政治和成文憲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其人民自最初期即自覺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是因為它是人類希望之所繫，是因為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和實現這種種希望。

美國的故事，是一種古老文化對一種荒野環境的衝擊力的故事。美國跳過最初六千年的歷史，而以英勇和成熟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因為最初移殖美國的人，並非原始的野人，乃是文明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文化移殖到美國來。但「新世界」並不僅僅是「舊世界」的延長物。它正如其初期的殖民者所預料和其建國元勳所策劃——是歷史中的新事物。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的拓荒者，他們所碰到的未經征服的荒野，大大地改變了遺傳下來的制度，而人民和種族的混雜，又改變了遺傳下來的文化。結果美國在民族混和上，在宗教自由上，在社會平等上，在經濟機會上，在政治民主上，都曾作過最大膽的實驗。

歐洲的歷史家和旅客，雖承認美國人民本質的美德，但他們一向堅持着，說美國歷史平凡而沒有光彩，缺乏多樣性，不豐富也不瑰麗。這和事實正相反。美國歷史栩栩如生，具有驚人的戲劇性，而且是英雄的範型。一些弱小的人民，由一個大陸的這邊迅速地展拓到那邊去；一些散漫的殖民地轉眼蔚為一個最富最強的大國——這種戲劇在現代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美國的山隘，與歐洲的封建堡壘同其雄偉；美國城鎮的集會，與皇家的朝廷同其堂皇；美國人民向內地湧進，與諾爾曼人或阿剌伯人的擴展同其動人；而美國的民族英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可與任何其他民族的英雄媲美而無愧。美國有一代人曾經為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從事劇烈的鬥爭，故美國的歷史，充滿着有關自由民主的成長之令人愉快的故事。

這一部歷史書並不是為學者而寫的，故不想包括原來的研究資料，也不想作嶄新的解釋；這不過是一本通俗的讀物。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美國人民的敘事體的簡史，這本書的寫作便是想滿足此項需要。因為篇幅有限，作者對於材料不能不多所割愛，這是迫不得已之舉。同時作者不受誘惑，決不涉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歧途，以致提及已經遺忘了的人物，而引起錯綜複雜的爭論。作者並不認為美國歷史的基調在於政治或經濟，或在於一串的問題，而認為美國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如果這本書有它的題旨的話，則是包含在它的書名之內——一個有充分智慧以要求自由並願為自由而工作而戰鬥的民族之發展史。

納文斯 (Allan Nevins)

康瑪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 美國通史目次

## 上部

作者 原序	一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三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四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五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六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一〇
第七章 全國統一	一七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二〇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二四
第十章 區域鬥爭	二六
第十一章 閩牆之戰	二九



## 下 部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一六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三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五三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六六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八二
第十八章	躍起爲世界強國	一一一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一二六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一四四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一七四

## 第十一章 閱牆之戰

### 兵員和資源

余曼將軍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他的兄弟這樣說：「看見那種死亡和破壞的可怕程度，實足以令整個世界震驚。在過去兩個月中，那種工作每天都有進展，直到雙方或一方的軍隊毀滅了，我沒有看出緩和的跡象。……我開始認為一兩千人的死傷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的心腸變成這樣的堅硬無情。」他還說：「戰事的最壞階段還沒有開始呢。」這一句話對於喬治亞是確實的，因為自山脈起以至於海岸止，都在大破壞之中，喬治亞的農場和城鎮將夷為廢墟。這對於弗吉尼亞也是確實的。這對於格蘭特的軍隊和李將軍的軍隊也都幾乎是確實的，他們的血戰正在進行中。但全國是以輕快的心情來參加這次衝突的。北部人高呼着「向里士滿進發！」南部人矜誇着他們武士的優越性，認為足以戰勝北方卑鄙的人們。他們雙方都夢想着戰事必然是短促而光榮的。

薩姆特炮台一役的震撼，已經即刻使北部團結起來，同時也使南部團結起來。一種怒火使弗吉尼亞脫離「聯邦」而加入「邦聯」；舊領地成為南部的首都，因為達維斯（Jefferson Davis）和他的政府於一八六一年六月抵達里士滿，而它的最能幹的領袖前西點監督李將軍（Robert E. Lee）認為他的本州的號召力強於國家的號召力。田納西跑入「邦聯」的陣營。在北部，密士失必河的上游

官稱他們不容許有「一條海關線」間隔於他們和海灣之時，強烈地擁護「聯邦」。遙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採取同樣的步驟。邊區的州份馬里蘭，肯達基和密蘇里則在猶豫中，因為它們在情感上極為分歧。不數日之間，分離論者控制了巴的摩爾，有一個時候幾乎將控制聖路易。但結果基氏，亨利克雷和賓頓的三州固守着它們的舊立場。北部和南部，政黨的界線暫時化為烏有。當林肯上前發表第一篇就職詞時，道格拉斯象徵地執着新總統的帽；終身是聯邦派的史蒂芬斯成爲「聯邦」的副總統。

每一方面都各有一些優點。在人口、工業資源和財富上，北部比南部強得多。一八六一年的人口統計，表示在星條旗下面的二十三州約有人口二千二百萬，在星棒旗下面的十一州，人口不過九百萬餘。而南部的人口還包括黑人三百五十餘萬在內。北部的鐵路網長約二萬二千哩，而南部的只九千哩而已。北部在工業發展上佔極大的優勢，因爲僅紐約一州，一八六〇年的製造品價值即等於整個「邦聯」的兩倍多，而賓夕法尼亞一州的製造品價值，也幾乎兩倍於整個「邦聯」。在內戰的最後三年中，北部的軍需幾乎是全部自製的，南部必須依賴外國的槍砲，醫藥和外科儀器，而依賴最大的算是外國的彈藥。北部控制着海軍，同時也控制着海洋。它有一種比較富於適應性和多樣性的經濟。它有外來移民所賦與的力量——這種力量下降直至葛蒂斯堡時代，之後便再迅速上漲。南部有其人民的尚武精神，容易佔得許多堡壘和兵工廠，其農業有優越的效率和組織，他們又處於守勢的地位，軍隊可在內線作戰。最主要的，南部要爭取勝利，不必在軍事上打勝仗——不必倭攻或征服北部。它所需要的只是作長期的苦戰，使北部相信南部的本身是不可征服的。它吃得消打敗仗，

吃得消麼戰屢北。「邦聯」如果能夠說服北部，使他們認為「聯邦」勝利的代價太高，最好還是讓這迷途的姊妹脫離。

許多人認為南部也有一種大便宜，便是它控制着世界棉花的主要來源——英國需要它的棉花供給織造廠，可能因支持南部而進行干涉。可是不久證明這種估計是錯誤的，英國需要北部的小麥，並不亞於南部的棉。一種無上的侮蔑刺激着南部，可是這也由北部的決心予以抵消。南部的將領們一般地都比較北部的靈敏而能幹；但林肯總統證明比較達維斯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政治家——達維斯有高度的智力，尊嚴和誠意，可是他欠缺達維斯的胸襟，有時意氣用事，讓個人的偏見扭歪他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北部容易是比較強盛的一方；而南部的大希望則寄託在其地廣民衆難於被人征服。

認為戰爭短期可以結束的北部人在布朗一役使受到教訓。一枝三萬人的軍隊在華盛頓組成，出發進攻一枝在北弗吉尼亞的布朗後面深溝高壘人數相當多的「邦聯」部隊。聯邦派的軍隊於七月十六日楔入邦聯派軍隊的正面，結果遭遇邦聯派軍隊右翼毀滅性的攻擊。正和軍在驚慌中向華盛頓回竄，路上擠滿了人員、槍砲、拋棄的輜重，以及本來想來參觀打勝仗的國會議員。北部的其他挫折跟着在密蘇里發生。在波多馬克河的波爾峭壁一役，日後做最高法院法官的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受傷。至此雙方都準備惡戰。

戰事拖延了四個年頭，最後因為南部精疲力竭纔告結束。這一次戰爭所耗費的金錢和產業生命的犧牲是令人震驚的。據估計北部一共徵募了二百萬兵，而當末了一顆子彈射出的時候，已經有一百萬人在戰場上。南方的徵募數目，據計在七十萬與一百萬之間。在「聯邦」方面，戰死或病死的

約有三十六萬人；在「邦聯」方面，死亡約為二十五萬八千人。南部的大部分化為廢墟。森納多亞河谷自頭到尾都被蹂躪；余曼在喬治亞所毀的建築物，價值五千萬美元，所毀的私人產業價值更須以億計；城市如哥倫比亞，里士滿和愛蘭達城 (Atlanta) 都遭火劫；鐵路和工廠被毀。南部的固有勞工制度既已破壞，物質上的產業又已破碎，故在經濟上即呈疲憊不堪。那一帶當時戰爭的痕跡，今日還歷歷可考。當戰事結束的時候，北部雖享受着一種大繁榮，但它也損失很大，其程度是它始料所不及的。

## 戰役

作戰的主要戰線或戰場可以分為四個：海上，密士失必河谷，弗吉尼亞和東部沿海各州，以及外交戰線。第一條戰線可以簡略放過。在戰事初期，事實上那擁有四十艘船艦的海軍全部操在聯邦派手裏，但是分散而腐敗的。在華盛頓的能幹主官威爾斯將其改組，加強它的力量。林肯宣布封鎖南部海岸，這種行動最初力量雖弱，但到了一八六三年便變成極有效的了。這種封鎖既足以阻止南部運棉至歐洲，又足以切斷南部從歐洲運入它所急需的彈藥，服裝和醫藥。同時，一個特出的海軍指揮官法拉加特 (David G. Farragut) 出來領導兩次優美的戰役。在一次作戰中，他率領聯邦派的單桅木船艦隊進入密士失必河口，經過兩個堅強的砲台，強迫邦聯派最大和最富的城市新奧良斯投降。在另一次作戰中，他用強力經過摩比爾灣的設防入口處，俘獲一艘邦聯派的鐵甲艦，並且封鎖了這個港口。海軍幫助北部封鎖南部，佔領重要的沿海據點，擊沉或俘獲南部的商船。

北部聯邦派的軍隊，在密士失必河谷打得一連串幾乎未間斷的勝仗。格蘭特率領着強大的西方部隊。格氏是伊利諾斯人，性情堅持固執，沒有想像力，但能夠清楚地把握着戰略的主要原則。他攻佔了亨利砲台和頓納爾遜砲台，開始在田納西突破聯邦派的一條綿長的陣地，這樣便能夠佔領這一州的西部。聯邦派不得不放棄重要城市那區維爾，聯邦派軍隊於是進展到田納西的南部邊界——那就是距邦聯的心臟不過二百哩。南軍在約翰斯敦和布利加特領導之下集結在這裏。一八六二年四月，他們發動攻勢，這一來幾乎解決了格蘭特。他們的迅速進攻，使格氏的部隊在田納西河的皮次堡碼頭猝不及防，同時格氏部隊背面是水，正面又沒有設防。這一次的突襲，幾乎戰勝了聯邦派的軍隊。可是格蘭特及時獲得增援，同時邦聯派損失了他們能幹的約翰斯敦將軍。結果南軍退到密士失必的科林斯。雙方在西洛一役損失都重——聯邦派的六萬三千人損失了一萬三千；可是林肯說及格蘭特時說，「我不能缺少此人——他是能征慣戰的。」

一八六三年春天，格蘭特被擊敗的部隊緩緩向南推進。他們的大目標在奪得密士失必河的完全控制權。自法拉加特攻佔新奧良斯之後，該河下游已沒有南軍的蹤跡。有一個時候，格蘭特被阻於維克茲堡，「邦聯」派軍隊在削壁上堅強設防，因為地位過高，「聯邦」派的海軍無法攻擊。可是他採取大膽的行動，把維克茲堡包圍起來，經過六個星期的圍攻，結果於七月四日佔領該城，解決了西方邦聯派的大軍。「邦聯」給切成兩部分，幾乎完全不能從台薩斯和阿肯色運到供應品。

可是同時聯邦派軍隊在弗吉尼亞再次打敗。華盛頓與邦聯派首都里士滿之間距離原僅一百哩，但這一片地方被無數的河流所隔斷，成爲很堅強的防守陣地。更有進者，邦聯派擁有兩個很能幹的將

領，李將軍和哲克遜（Thomas J. Jackson），較聯邦派初期的將領都強。聯邦派的軍隊屢次企圖攻佔里士滿並消滅邦聯派的武力，經過多次的血戰，但都給打退了。那種惡戰的詳情，簡直無法描寫。早在一八六二年，麥克利蘭由海道率領精練的十萬大軍到約克河與詹姆士河之間的半島，進攻比他弱得多的李將軍部隊，在里士滿前面進行猛烈的「七日之戰」。有一個時候，他的軍隊已經聽見這邦聯派首都各尖塔上的鐘聲，可是結果還受重創而退。錯失的波勃在布朗的第二次戰役時敗北，被逐向華盛頓退却，這個時候，北部已經在替自身的安全擔憂了。另一個聯邦派的指揮官企圖進攻弗里特烈克斯堡後面的高地，結果被擊退，死傷極衆。還有一個北軍的指揮官在張色勒斯維爾的血戰中慘敗；但邦聯派喪失了李將軍的左右手哲克遜。直到一八六三年夏季，邦聯派在東部都佔着上風。

雖然，邦聯派的勝利沒有一次是有決定性的；聯邦政府又集結軍隊另行嘗試。如果聯邦派的軍隊不能佔里士滿，邦聯派最好的戰略便是採取攻勢了。一八六二年八月，李將軍認為向北進攻的時機成熟，可是麥克利蘭在馬里蘭西部的安狄丹迎擊他，把他堵住了。這一次是打個平手——可是李將軍撤兵。林肯是渴望一個勝利的，認為這次勝利已足夠宣布「解放宣言」了。（*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下一個夏天，李將軍於聯邦派軍隊在張色勒斯維爾大敗之後，又向北進軍，侵入賓夕法尼亞。他的部隊幾乎抵達州的首府，巴的摩爾和費城大為震動；但一枝強大的聯邦派軍隊在葛蒂斯堡截擊他。這裏在三天的戰爭中，邦聯派企圖突破聯邦的陣線。當聯邦派部隊正在集中之際，邦聯派如果迅予攻擊，他們也許便會戰勝。可是結果他們必須與一枝擁有更好地位的更強大軍

隊作戰。比克特在最後一天冒着可怕火力的猛攻，是戰史上最英勇的行動，可是他失敗了，而翌日當李將軍麾下他經戰陣的部隊悲慘地退到波多瑪克河的時候，形勢已經很清楚，「蒂葛斯堡的高潮」便是邦聯派全部希望的高潮。

格蘭特的軍隊此時佔據着維克茲堡。對南部海岸的封鎖已經是鐵桶似的緊密，沒有船隻能夠衝過封鎖線。邦聯的工廠因此缺乏機器和原料，鐵路毀壞，資源幾乎完全枯竭。在另一方面，北部各州則空前繁榮，工廠充分開工，農產品大量向歐洲出口，人力因為人口的移入而恢復原狀了。

在田納西的東南部，密士失必河谷戰役的最後階段也對邦聯派有決定性的不利。這個區域一個繁忙的鐵路聯絡點叫查丹奴加（Chattanooga），其對於邦聯派的重要性僅次於里士滿和維克茲堡。它控制着向西南、東南和正東行的鐵路，其位置足以阻擋聯邦派軍隊在大烟山向東南開的路徑，故是到南方的大門之一。在羅斯克蘭斯指揮下的一枝聯邦派軍隊於一八六三年九月開抵查丹奴加，發覺自己面對着一枝在第二流將領勃拉格指揮下的強大邦聯派軍隊。在寇加摩加一場惡戰中，勃拉格幾乎打勝，但最後因為湯瑪斯將軍的關係，演成一個犧牲重大的僵局。湯瑪斯是一個弗吉尼亞人，他擁護聯邦派。力不勝任的羅斯克蘭斯讓自己被封鎖於查丹奴加，故格蘭特不得不被派趕往解救。十一月，格蘭特得余曼和湯瑪斯的支援，在查丹奴加一役打得勝仗，他的一部分軍隊以猛烈的攻勢把邦聯派軍隊驅離教士山脊。這樣，聯邦派軍隊便得到了一種地位可以開始進入奇治亞，由余曼完成勝利的結束。一枝邦聯派的軍隊於胡特指揮下在田納西與聯邦派軍隊苦戰，雖然勝負未分，但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在納區維爾地方，實際上被湯瑪斯殲滅了。



南部當時如果承認即將失敗，而謀與寬宏大量的林肯談判條件，其結果必比較好得多。可是當時的敵意不容許這種談判。邦聯派繼續作戰，直至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抵抗為止，他們希望法國和英國出面干涉，但到一八六三年這最後希望已經消失。聯邦政府在外交戰線上有很大的便宜。它很技巧地利用這層優點，而在葛蒂斯堡之後，是沒有一個歐洲的使節願意在失敗那一方面下賭注的。更有進者，林肯於一八六二年發表他的「解放宣言」，把根除奴隸制度作為作戰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便提醒了英國人民大衆的道德觀念，使人們也擁護聯邦派了。蘭開廈的工人，本來是因為聯邦派的封鎖而得不到南部的棉花的，也堅定地同情聯邦派，這證明他們是如何爲主義而犧牲。

一八六四年頭，格蘭特東調，任聯邦軍總司令。他一次次無情地打擊李將軍，漸漸摧殘了邦聯派的主要部隊。同時，余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五月發動他壓服喬治亞的戰役。他於九月初佔領愛爾達，然後向海移動，有計劃地毀滅一條六十哩戰線的商店，鐵路和其他產業。十二月他在薩凡那出現，把那座城市作為送給全國的聖誕禮物。之後，他轉而北進，佔領了哥倫比亞，強迫登斯頓投降。那年秋季，急進的騎兵司令余利丹把森納多亞河谷毀壞得那樣的徹底，使「一隻飛過境的老鴉必須帶着牠自己的糧食。」最後李將軍不得不放棄里士滿，並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馬多斯(A. D. Pomatox)率軍投降。

### 內部衝突

在這一個鬥爭的年頭，無論北部或南部都有許多內部的衝突。雙方的政府都沒有高的效率。軍隊

都充滿着粗糙，錯誤和不公平的制度。徵兵法是迴過了，但抽調的辦法並不公平民主；北部容許購買代身的兵，結果促成了暴動。由史蒂文斯、沙姆納和魏特所領導的共和黨「急進派」，抨擊林肯在作戰上太於懦弱，太緩採用釋奴為作戰目標，建議路易斯安那和其他征服州份的辦法太過溫和。在南部，州長如喬治亞的白朗和北加羅林納的樊斯，都歸咎里士滿當局不該頑固堅持着州的權益。雙方，特別在北部，政治干與到軍職的任命。他們提陞能力不足的人物如巴特勒和邦賽特，但英勇而有效率的領袖如湯瑪斯則被他們忽略了。雙方軍隊逃亡者極衆，結果使邦聯派的部隊受嚴重的影響。

北部攻擊南部監獄的腐敗；但北部的監獄也是夠惡劣的。徇私，欺騙和貪污的風氣雙方都盛行。華盛頓充斥着不忠實的包工，投機家，和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人；而南部一些奸狡之徒，則犧牲他們的主張以求自肥。南部紙幣貶值，使物價狂漲，結果勞苦的人民大眾都破產了。在北部，通貨膨脹鼓勵着瘋狂的賭博和冒險的投機，製造出一大批粗魯的百萬富翁。綜言之，這次戰爭雖有它的壞的方面，但也有許許多多英雄的故事，許許多多博愛的努力和愛國犧牲的事蹟。

### 李將軍和林肯

在南部，戰爭產生一個不滅的英雄，便是指揮官中最武勇的李將軍。他領導有方，工作努力，在戰爭的整個時期中尊重人道，而又寬宏大量的接受失敗，呼籲南部人民變成他們過去敵人的忠誠伙伴——這種種都時時令人欽敬。他唯一的錯失便是他美德上的弱點，因為太客氣太多考慮，不能使

頑固的僚屬適當地造就他的意見。他作爲一個戰略家比作爲一個戰術家更爲適當。他能夠敏銳地剖析敵人的計劃，利用軍事情報具有分析性的才智，對於估計軍事單位和陣地力量又有正確的斷判。因爲他有組織能力，有縝密的注意力，對部屬愛護，遇事勇敢，態度和藹，故能令人信任，得部屬的愛戴。他和華盛頓一樣是一個很能自制的人。這個信奉基督教的君子人，無論勝利或失敗，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他都是偉大的。經過五年的戰爭後，他專心致志於求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恢復南部的元氣。

在北部，戰爭產生一個更偉大的英雄林肯。在初期，沒有人認識這個形容粗陋的西部律師的真相，因爲他平庸，醜陋，而且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第二個陸軍部長史丹頓有一時期叫他做大猩猩——雖然他後來宣稱他爲人類最偉大的領袖；敵對的報章罵他做猓字。緩緩地，全國認識他基於縝密研究和周詳思考的深遠的智慧；他對於真理的熱愛，無窮的耐性，以及度量的寬宏。有時他也猶豫和徬徨，可是時間常常證明他懂得怎樣爲國家的利益而期待着，懂得怎樣把力量和機智混合起來。他懂得美國的人民，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讓羣衆的情緒結晶，什麼時候應該勇敢向前邁進。他是一個最誠實的領袖，雖然是個很技巧的政客，可是從來不採用不公道的手段。他常常訴諸有知識的選民，而不訴諸無知的選民。他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是很寬大爲懷的。在作戰的敵對期間，他從未向南部人說過一句報仇的話。他亟望把全國統一起來，不用武力而以德勝；甚至常聯邦派軍隊正在打最後勝仗的時候，他還建議以相當慷慨的款項付償南部的奴隸。他的外交政策顯示出莊嚴，正直和堅決。他雖使用空前的權力，但他熱心地信仰民主的自治政府，並且知道怎樣鼓勵他的

人民對他效忠，故結果他雖使用帝皇一樣的大權，但仍能獲得人民大眾的信賴。他的口才因為實際的需要而日見雄辯——他的葛蒂斯傑演說，第二次就職演說，和一些信件，是英文散文中的瑰寶。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他的遇刺，對全國簡直是晴天霹靂：對於戰勝者和戰敗者，都是一種悲劇性的不幸。

### 這次戰爭的後果

在一個不誠實和條件不夠的新領袖約翰生（Andrew Johnson）領導之下，全國必須面對着重新調整和重新建設的困難問題。林肯遇刺之後，要求報復的事情即刻廣泛地蔓延，故問題更感棘手。這些問題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私企圖更迅速地複雜起來——共和黨想利用時機使它的權力永久存在，而自私的商業集團則想利用時機謀自身的利益。希望有高關稅的廠家，希望利息用金償付的債券持有人，希望得到土地的鐵路建築者，都羣集在共和黨的陣營裏。

這次戰爭給國家留下好和壞的後果的混合傳統。它拯救了聯邦，並給聯邦以一種「不可毀滅的」特質，但由這暴烈的釜裏出來的聯邦並不是開國先哲所希望的聯邦。它已經永久廢除了奴隸制度，可是用的是暴烈手段，並沒有替脫離奴籍的人們打算。它已經打倒了南部的貴族寡頭政治，可是沒有其他的階級準備，負起政府的責任，而南部被剝奪去自然領袖者達一代之久。林肯曾經揭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是沒有一個公平的觀察家能夠說這次戰爭促進了民主政治。

這次戰爭在南北之間留了數十年的憎恨——這種憎恨是林肯所希望消滅的。它使許多人民更加偏

執，特別在政治方面。共和黨的煽動家訴諸人民的偏見，使人反對南部的民主黨人。在另一方面，反對派便變成了「團結鞏固的南部」，跑在民主黨的旗幟下面。這種激烈的黨爭是最不幸的。直至戰事結束二十年後，纔有一個民主黨員進入白宮；直至將近五十年後纔有一個南部生長的國民威爾遜當選為大總統。

### 南部的重新建設

南部失敗，必須予以「重新建設」；這個過程便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自一八六五到一八七七年。如果林肯不死的話，必定堅持以溫和條件對待南部人，很可能使國會多數人贊同他的意見。可是約翰生是一個魯莽，笨拙而且脾氣壞的人，他完全不能把握這個局面。的確，他幾乎丟了他的官。國會制定法律，禁止他未得國會准許而撤某些官員的職。但他撤去了奸詐的陸軍部長史丹頓，打算在法庭上試驗這一條法律。急進派因此於一八六八年八月彈劾他犯大小各罪，在參議院審問他，差一票便把他逐出白宮。同時，急進派在一八六六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勝，負起建設的責任，強迫南部服從一個既羞辱又而不聰明的計劃。

這個重新建設的計劃有三個特點。第一，南部實行軍事管理，因為有五個將軍而成立五個區，由軍隊予以有力的支持。第二，南部的白色人民不獨被迫接受第十四條的修正（保證黑人在日常事務上有平等的權利），同時又接受了第十五條的修正，予有色人種（實際上是全部的文盲）以投票權。最近的奴隸——他們的祖父們也許是非洲的野蠻人——都有權選舉官吏和制定法律。最後，有計劃

的利用這種有色投票人，白色窮人和來自北部的逐利者以建立南部各州的政府。

這些黑人和逐利者的政府，是英語世界中最壞的政府。黑人有一個時期控制着州的議會，選人爲國會議員，佔據州的次要官職。逐利者則擇肥而噬。這些負起重新建設責任的政府，在修橋造路和制定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法律上，的確也有其貢獻。可是就大體而言，他們是不稱職的，浪費的和受賄的。他們縱情揮霍，征收苛捐雜稅，使貧苦的白人絕對無力負擔。有一個時期南部是令人失望的。

但這個時期並不長。這個區、中自愛的白人漸漸獲得自治的權利。他們一部分是用暴力和恫嚇纔得到這種成就。他們成立三K黨(Ku Klux Klan)，強迫許多逐利者返回北部，並脅迫黑人離開投票地方。但他們大部分是和平從事，利用舊的政治機構。許多黑人已經不耐煩再作來自北部的狡猾政客們的工具，悄悄地放棄投票權利；有一些甚至再跟從他們從前的白人領袖。民主黨一個州一個州的予以征服，到了一八七六年，只有路易斯安那，佛羅利達，加羅林納三州尚在「黑色和褐色」的共和黨人手中。即使在這三州，只有用聯邦的戍軍支持纔能保持黑人和逐利者的政權。一八七六年的選舉是美國歷史上最接近和秩序最紊亂的一次，至此大家都明白在軍隊撤退以前南部是沒有和平可言的，所以翌年海斯總統便實行了。這樣一來，共和黨的領袖們便承認他們「急進」建設政策的失敗。他們採取這政策有兩種理由：第一是因爲黨中的理想派想保護黑人，第二是因爲實際派想在南部得票數，官職和權力。結果所屆，便是阻礙和削弱黑人，並使整個南部傾向民主黨。

當我們回顧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這一段內亂時期，這幾乎是一幕單純的悲劇。如果像林肯久經希望的一樣，廢除奴隸制度採取漸進的辦法，並予畜奴者以適當的賠償，國家的處境必會比較安樂。這樣便有時間可以教育黑人，使他們在社會中獲得新的地位。這樣國家便可以保存六十萬青年的生命。這樣南部不至遭受迄今尚未恢復元氣的情境。這樣雙方可以不至有粗糧化的後果——這種後果在戰後謀利和粗鄙的「虛飾時代」表現得最清楚。

可是這一次的風暴却把全國統一起來。就社會和經濟上言，現在南部與北部比較接近。這次戰爭使美國的民族性更深入，更成熟；文學和教育在各方面都更為成長。而且這次戰爭予全國一套深刻而富戲劇性的回憶，令人永遠蘇醒。在數百年之內，這種回憶都可以使人驚心動魄。這是一個史詩的故事，將不斷地被人傳說着。

##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 內戰的衝擊力

內戰在美國的社會和經濟上促成一種革命，這在北部和南部情形都是一樣。現代美國的根，雖生於內戰以前的時代，但現代美國的出現，可以說是內戰時期。這次戰爭大大地刺激了實業，加速自然資源的開發，大規模製造業的發展，投資銀行業的興起，國外商業的擴展，並促成了「實業大亨」和「資本巨頭」的一個新世紀。這次戰爭大大地加速了鐵路網和電話網的建設，並迎入一個鐵路時代。它導引着發明和勞力節約計劃，並證明這些可以大規模應用於農業和工業。它開放了廣大的新地區為農牧之用，為農產品開闢新市場，並着手進行農業革命，解決農場問題。它創造適於城市發展的環境，並以工作供給迅速湧進新世界的千千萬萬的移入人民。南部因為戰敗的緣故，殖民者階段大部分消滅了，黑奴解放了，農業經濟改革了，使一個新的中等階級抬起頭來，並為下一代即將興起的南部奠定基礎。在北部，戰爭給投資和投機事業開闢新園地，產生了大批在內戰時發財的百萬富翁，加速大都市中心資源。實業和財政集中統制的過程，南部和西部受東北部的支配，產生新的階級分野以代替舊的階級分野。

阿波馬多斯事件（按即李將軍部隊作光榮的投降）以後的那個時代，美國現代社會和經濟的型



式漸漸形成。發榮滋長便是一種最令人注意的事實——在面積，數量，財富，權力，社會複雜性和經濟成熟多方面。這個共和國的政治分野到達了最後的形式，十幾個新州參加聯邦，美利堅帝國於以建立。在四十年時間之內，人口由三千一百萬增至七千六百萬。一千五百萬移民——其中由歐洲南部和東部移入的人數與日俱增——湧進這片樂土，而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皮次堡，克利夫蘭和底特律迅速發展起來。印第安人給從高地平原和山嶺河谷驅逐至特為他們保留的地區。鐵冶和畜牧的王國興亡隆替。西部移殖者人民並從事耕種。到了這個世紀的末葉，邊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大規模發見鉍，銅和油礦，便產生了數十種大工業。小商業變成大商業，公司成爲新經濟的有效工具，托拉斯和地產公司成爲特殊的組織。大銀行像摩根銀行等悄悄地在全國的經濟上獲得發號司令的地位。鐵路網已經完成，哩數自三十哩增至二十萬哩，使美國的鐵路系統成爲世界上的最龐大者。勞工組織在戰前是稀少而脆弱的，戰後會員也漸漸增加，在經濟秩序上建立他們穩固的地位。以前小規模和零碎的工業衝突，變成有組織和有威脅性的了。這一小共和國成爲一個世界強國，擴張入於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同時它的渴望市場的工業和渴望投資的銀行家，發展出經濟帝國主義的新技術。美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世代變得這樣快和富於革命性，由林肯和李將軍的農村共和國一變而爲麥金萊和羅斯福的都市工業帝國。美國人民面對着一串錯綜複雜而令人困惑的新問題，他們太缺乏經驗以了解其性質，又無暇予以周詳的思考。這些問題中最急迫的便是財富的分配，大量積聚的財富的統制，在一種不民主的經濟的衝擊力之下保持政治上的民主，大規模的失業和勞工糾紛，都市的擁擠和國外生長人民的同化，農田收入的減少和農田租佃的增加，天然資源因輕率的開發而迅速

耗竭，海外統治和世界政治的責任，政治制度爲一個小農村共和國的需要而產生，以應付一個大工業國的挑釁性的要求。

### 南部的變形

戰爭和南部戰敗的衝擊力是即刻的和劇變的。在納區維爾戰役和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當灰髮的老戰士疲憊地跋涉回家時，他們觸目都是美國史無前例的破壞。弗吉尼亞和田納西的大部分，受敵對的雙方軍隊所蹂躪；余曼在喬治亞和南加羅林納的中心打開一條五十哩的路徑；漢特和余利丹曾經掃蕩弗吉尼亞的肥沃河谷；北阿拉巴馬，密士失必和阿肯色夷爲廢墟。驕傲的城市如里士滿，查斯頓；哥倫比亞和愛蘭達被炮火所摧殘。橋梁斷折，道路失修，數百哩的鐵路軌道翻覆，車輛毀壞，碼頭船塢荒廢。正常的經濟生活幾乎麻痺了。「邦聯」的錢幣毫無價值，而那些被囤積的和聯邦派軍隊帶入佔領區的竟成爲唯一的錢幣。銀行關門，保險公司破產，工商業破壞，而大部儲積於貨倉的棉花付諸一炬，或被軍事當局所充公。

政府不見了，沒有有效的當局可以收稅，辦學校，主持路政或執行防治盜匪的法律。教堂都已被燬，會衆散失了；學校的基金和財產喪失了，圖書館和實驗室已經毀壞；阿拉巴馬大學的圖書館長只在火焰中搶救了一本書；那便是一本可闕經。大部分的公立學校關閉，教育宣告停頓。

就是農業也呈現一種無望的狀態——數以千計的農場廢置了，雞也倒了，水溝長滿了雜草，堤壩和碼頭毀壞了，牛馬被盜或死亡，犁具在田地上生鏽，勞工制度澈底的解體。加羅林納的米工業永

久破壞了。鹹水汎濫着農田；路易西安那的糖工業毀損了。一八七〇年，弗吉尼亞的煙草比較一八六〇年減少了二百萬英畝；直到一八七九年南部才能種植和十一州脫離聯邦那一年（按即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間）同樣多的棉花。一八六五年的冬季，南部大部分都鬧饑荒，白種人和黑種人都受聯邦軍隊或新組成的脫離奴籍者事務局的支持。正如南部詩人蘭尼爾所寫，「全部生活，多數只求不死。」

重新建設所帶來的新悲愁和新負擔，其沉重的程度，幾乎與戰爭的悲愁和負擔相等。南部必須分攤國債和全國性政府的經費，此外南部棉花還須付國產重稅。但打敗的南部以驚人的精力轉而從事物質的重建，農業經濟的善後，和文明社會制度的恢復。一個喬治亞的編輯格拉底後來追述着說：「破壞是空前的澈底，而復原亦空前的迅速。」里士滿，查斯頓和哥倫比亞從廢墟中復興起來，戰事結束後六個月，一個到愛爾蘭的旅客報告說：

「一個新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生長起來。狹窄而不規則的街道，有兩輪車和馬車，有手車和貨車，有拉車隊和叫喊着的人們，有一載載的木材，磚和沙，有大量的傢具和數以百計的包裝好的箱子，有灰泥製造者和運桶伙，有木匠和泥水匠，有清潔伙和建築工人，有熙熙攘攘而緊張興奮的人羣，都是從事建築，經商和想發財的人——這個新城市自早晨到夜晚都是熱鬧而活躍的。」

鐵路的鐵軌重行鋪上，新路推進到西南部，橋梁重新建築，堤壩和碼頭恢復了；船隻再度駛入諾爾福克，查斯頓和摩比爾各港口；商店，銀行和保險公司開門了。

舊的工廠再度開門，但資本被吸收到新的工業上去。大量的白松和黃松成爲繁榮的木材工業的基

礎。曾經經過賓漢姆和北加羅林納而得到華盛頓公爵所製的煙草的聯邦士兵，寫信回來要求再要，北加羅林納大煙草工業的基礎於是建立；到了一八八八年，賓漢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煙草工廠，每年運出煙草一千萬磅。麵粉廠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供給當地的需要；對種棉極為重要的肥田料工業重新建立起來。田納西和阿拉巴馬北部發見煤鐵宮藏。一八七〇年伯明翰只是一片棉田，在二十年之間便變成一個五萬人口的城市，是繁榮的鐵工業的中心；有六條鐵路供它使用。到了一八九〇年，南部出產全國生鐵塊的五分之一。其他城市如查丹奴加，賓漢姆，溫斯頓賽林姆和丹維爾，都成爲繁盛的工業城市。

自葛利格於一八四六年在南加羅林納的格林乃特維爾開設棉織廠之後，南部海岸的紡織工業便很發達，但紡織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戰爭的影響全部解體。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十年間，這種工業利用當地的賤價勞工，接近水力，和容易得到原料，再度向前緩緩發展。數十家小工廠，幾乎完全由當地的資本所支持，沿加羅林納和喬治亞的內地建立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南加羅林納有五十萬紡錘，而全部南部則可誇稱四倍其數；新英格蘭的工業家至此對這一方面的競爭已經發生憂慮了。同時到了一八九〇年，南部開始發生勞工問題。

南部的紡織工業保留着地方的色彩，同時具有一種奇異的封建特性。附近的農家，受高工資和工作安定的吸引，全家遷到工廠村落來。與他們俱來的是在農場所養成的工作習慣和態度。他們都假定工作是長時間的，而且他們全家——男人，婦人和小孩子——都參加工作。這些工廠村落，散佈在一些城鎮的附近，由建廠的人所擁有和管制。工人就住在公司的房屋裏，參加公司的禮拜堂，入

公司的學校，從公司所設的商店購買食物和衣服，嬰孩由公司的醫生接生，死者由公司的牧師埋葬在公司的墳場。它是一種新的封建主義，初期施行雖當相順利，但給禾來帶來了很多麻煩。

南部雖有鐵、木材，煙草和紡織工業的興起，但大部分還是農村，和農業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除新奧良斯外，南部沒有一個城市擁有十萬人口。即令它的工業與農業保持密切的聯繫，煙草和紡織品的出產極大，但由製造業所實際增加的價值，比較上是微小的。南部人的大部分住居在他的農場上，種植主要穀類，但農業在戰爭時期也解體了。

大的種植家都因為戰爭和重新建設而弄窮了。他們在奴隸身上所投的資本輪清了，他們的勞工分散了，捐稅和成本增加，故大部分人被迫把他們的田地劃分，或拿出來賦稅還債。結果所屆，促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土地革命。良好的土地每畝售三四元，數以千計的小農便擴大他們的產業，數以萬計的貧窮白人，脫離奴籍的人，沒有田地的工匠和店員等，都能夠滿足他們的土地饑饉而一躍處於地主的地位。一八六〇年，南加羅林納有三萬三千處農場；二十年之後，此數飛躍為九萬四千。一八六〇年，密士失必在十畝以下的農場不上六百處；在十年之內，此數增至一萬一千以上。在整個南部，農場在千畝或千畝以上者減少了一半之多，並在二十年時間之內，農場的平均面積由三五畝減為一五三畝。同時，肥饒的新土地在阿肯色和台薩斯開闢了，不久奧克拉荷馬開放為殖民地。曾經一度從他的王座顛覆下來的棉花大王，也把他的帝國重建並予擴展。

奴隸制度廢除之後，便不得不有一種可以代替的勞工制度。種植家沒有錢可付工資；黑人沒有錢可租田地。為着需要使產生了第三種方法：無數的自傳和引述把這方法的起源告訴我們。戰爭結束

之後，種植家召集從前的奴隸，告訴他們從今解放了，要求他們在舊地方留下來，依舊工作。付工資是沒有問題的了，而且當收穫的時候，種植家必須和他的工人分產物。這就是分穀制度的起源。這種制度有一個時候成爲有組織的和有規則的。種植家以一間草屋、田地、農具、肥田料和一頭騾供給佃戶，並答應在收成之前維持他們。分穀的佃戶付出勞力之後，可以得三分之一之產物的酬報。這種制度的施行似乎頗爲順利，不久由黑人佃農推廣到白人佃農。

實際上這種分穀制幾乎純粹是一種罪惡。完全依靠主要穀物的小農民，往往價台高築而變成奴隸，抵押於維持他們的種植家或商人。因爲他們沒有產業可作爲他們所收到的供給品的抵押品，他們只得以此他們正在種植中的穀物作爲抵押物，這樣一來，便演變而成爲腐化的「穀物留置權」制度。這種制度把佃農在穀物上的任何真正利益都剝奪淨盡了，鼓勵不整潔和不合科學的農業，使利益入於種植家或債權人的商家手裏，令佃農生活困苦。因爲棉花看起來好像是最安全的投資路線，債權人便堅持要他們的佃農不得種別的東西，只可種植棉花，這樣便阻礙了農產品的多樣性，並使南部只有實行害人的單一農產的經濟。在一個世代之內，土地的廣泛分配和堅強的小地主興起的希望消逝了；在南部的地方，農民百分之七八十是佃農，平均每處農田有一種留置權。一九〇〇年的南部，比較一八六〇年的南部，更缺乏自給自足的力量，而在許多部分，這些年份中農田的財富實際上低落了好些。不久「煙草路」便代替「黑人額天錄」成爲南部生活的代表作。

黑人也發覺他們地位的改變，與其說是在實際方面，無甯說是在法律方面。立法解放他們的國會，對於保障他們的經濟安全絲毫沒有作爲；國會只浪費時間作保證他們政治平等的工作。黑人有

一二年時間好像戰區的難民一樣。數以千計的黑人在路上漂泊，無目的地一郡蕩過一郡；我們可以說，釋奴第一年所折散的家庭，比較實行奴隸制度的任何一年所折散的為多。千千萬萬黑人因為疾病飢餓或受虐待而死亡。最後由於比較負責的南部人的努力和聯邦當局的合作，秩序恢復了；當黑人發覺他們不能得到「四十畝田和一頭驢」的時候，他們回復到他們所懂得的一件事——耕田。

有些比較有進取心的便跑到北部去，或跑到南部正在興起的工業城市，但大部分的人成為分贖物的農工，這樣他們覺得生活和戰前大同小異。他們耕田，在白種人的農場上割棉；他們依舊住在傾斜的草屋裏，依舊吃着玉蜀黍飯和鹹豬肉，依舊穿着襤褸的襯衫和褪色的藍斜紋布衣服。他們不想投票選舉，不想把子女送入白人的學校讀書，也不想社交上求地位的提高。

戰後那一個世代南部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便是一個堅決而獨立的中等階級的出現，這個階級包括小農民，店員，商人，銀行家，工業家和專業者。這個時候他們是從奴隸制度的夢魘解放出來，同時他們把自己從失敗的心理的夢魘解放出來。他們願意忘記有月光和花園的南部不以痛苦而以驕矜的回憶去緬懷原野和葛蒂斯堡。他們熱心地把南部歸入全國性的經濟，並把他們破碎的社會制度重建起來。學校重開了，李將軍就任弗吉尼亞一個小小的華盛頓學院的院長，以為整頓南部示範。各州把它們的教育制度民主化，至少在咨面上規定公共教育的初級普遍免費。教堂重建了，黑人參加教會者增加了，故教會的人數比戰前為多。在社會立法、救濟貧弱和走向勞工立法的微小的姿態也有顯著的進步。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南部再度參加全國性的機構。

## 北部的革命

當南部痛苦地重建其經濟和把本身調整以適應新工農制度的時候，北部收穫了勝利的果實。共和黨自它的開始便主張高關稅，國內改良，授與鐵路土地和免費農田。在薩姆特炮台一役之前，它不能把這政綱的任何主要部分制成法律。可是在南部各州脫離之後，國會的議場上已經再沒有任何有力的反對派，而戰事促使其全部政綱可以迅速制成法律。一八六一年摩里爾關稅案，突然與久已存在的低關稅的趨勢相反，訂立了顯然是保護性的稅率；後來的法案把關稅提得更高，到了內戰結束的時候平均稅率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至四十七。至此北部的廠家的地位幾乎是不可動搖的；直到一九一三年才有一個政府能夠實行減低關稅。國會為要鼓勵商業起見，不久取消所得稅，並廢除戰時對煤、鐵和公司所得的稅。國會在一套鐵路法之下，用六千萬元的借款和一萬萬畝以上的公地為津貼，建造橫過大陸的鐵路。

因為有這種補助和受戰爭需要以及激增的人口需要所刺激，工商業空前繁榮。工業適應着武裝部隊無窮的需求，同時也適應一個戰爭經濟的更大需求。在十年之內，敷設鐵軌二萬哩，大部分是在西部。橫通大陸的鐵路以令人暈眩的速度向平原和山區推進。電話線由一個城架過一個城，不久便橫過大陸；海底電綫橫過大西洋，而且在十年之內，電話亦成爲閃電交通的一種新工具。

戰爭的結束並不使工業活動終止。在阿波馬多斯事件後的五年，幾乎每一種工業的紀錄都給打破。這五年比以前歷史上的任何五年成績都好。更多的煤、鐵、銀和銅鑛開採出來，更多的鋼鍊出



來，敷設更多的鐵軌，鋸更多的木材，建築更多的房屋，紡織更多的棉布，磨出更多的麵粉，煉出更多的煤。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的十年內，廠家的總數增加百分之八十，製造品的價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工業革命已經是一種既成的事實了。

銀行家和投資者與工業家同受其益。國會由於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的國家銀行法案，把傑克孫派的民主黨人所珍視的獨立銀行制度取消，而代之以有利於私人銀行家的一種制度。爲要使國家銀行的鈔票通行無阻，於是把州立銀行的鈔票課稅，使其無法生存。在戰爭時期，政府發行紙幣數億元，因爲只由政府信用作擔保，故價值迅速貶抑下來。國會決定不再發行這種「綠背紙幣」（按卽背面花紋以綠色印刷的紙幣，一八六二年開始發行），使其餘的紙幣價值到達水準，故採用一種大有利於債權人和投資者而不利於農工階級的通貨緊縮政策。

對綠背紙幣和政府債券的投機，使許多人大發其財。在戰爭的最黑暗時期，綠背紙幣每元只能賣四角錢，但用以購買政府債券它還有十足價值。當國會保證用黃金付還這種債券本息的時候，很明顯的，投資在這方面的聰明人所得之利是十分可觀了——據約翰孫總統的估計，得利可在百分之三百至四百之多！政府的財政政策強化了階級界線，因爲這樣一來，士兵們所得的是綠背紙幣，每元僅值五六角錢，債券持有人則以十足價值的錢償付，農民借入的是每元只值五六角錢，但必須以十足價值的錢還債。這一件事的意義，便是全國須以當原來一倍的款項償還債款。

但發財最多的是投資於鐵路，鑛業、木材、肉食包裝行，鐵、鋼、油和與戰爭以及開發西部有密切關係的事業。不久鐵路建築家如萬特比爾特、史丹福和威拉特，肉食包裝商如阿曼和歐夫特，木

材大王如魏耶霍塞，鋼鐵巨頭如卡內基和希威特，煤油大王如羅基斐勒，都是家喻戶曉的名家，其名字比國內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還要響亮。這次戰爭以浪費和不謹慎的手法重分配國家的財富。金錢左右了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錢可通神，使社會都崇拜有錢的人，不久萬特比爾特和高爾斯的家族，和舊日的紐約世家同樣受人尊重；金錢建築了高樓大廈，形成了紐約的第五街和芝加哥的密西根街；金錢開辦了學院和大學，資助禮拜堂和教會，主辦樂隊和美術館。財富的集中，顯明是沿着地理的界線，同時亦沿着階級的界線：紐約、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三個州，付了一八六四年所得稅的百分之六十。

農民所得雖不如他們想像之多，但亦從戰爭和戰後繁榮獲得一些利益。共和黨用「投票為你們自己爭得一個農場」的口號予以援助，而當它執政的時候，即重制宅地法——這是一個民主黨總統從前所否決的。由於這法案的規定，任何人同意耕種五年即可得公地一百六十畝。這一個開明的立法使數十萬農民能夠移居於西部的處女地，因此促進了經濟的民主。但同時更大的區域則授與鐵路和其他公司，或售予地產公司和投機者。這些區域的大部分，結果還是歸給農民——然而是用錢買的。國會同時通過另一法案，以數百萬畝的公地授與農業學院和工業學院。

可是戰時和戰後的農業擴展，並非依靠政府的津貼或鼓勵。軍隊的需要，城市激增人口的需要，海外千百萬饑民的需要，在在足以刺激穀麥種植者，畜牧者和牛奶場的主人。鐵路迅速敷設，橫過平原；經過未敗壞的土地，因此剛剛上市的收割機、犁、刈草機、捲束器，使從前兩人才能做的工作，一個人——或一個小孩子——便能夠做了。在林肯當選後的二十年間，玉蜀黍、大麥、小麥、

蜜麥的產量倍增，牛、羊和豬的數目也同樣的增加。當新英格蘭和南部的農業實際衰落的時候，這種進展大部分是發現於舊西北部和外密士失必西部。在戰爭期間，密蘇里的人口增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以幾乎二百萬人的州份作為參加聯邦的第五個州。內布拉斯加於一八六七州參加聯邦，一八八〇年的人口幾達五十萬。達科他於十五年後有五十萬以上的農民人口。羊毛產品已經由伐爾蒙特移到俄亥俄，不久西部的山區各州便領頭了；衣阿華、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明尼蘇達，開始成為出產玉蜀黍最多的地區。農業區域不可抗拒地向西移動。

但農民受繁榮時期之惠，少於除工人外的任何其他階級，而且農民最先感受到艱苦時期的衝擊。過度的擴展促成了過度的生產；購買較大的農場和昂貴的農具便意味着債台高築，在這種情形之下產品只有售出高價才能夠維持下去。舊日移殖在東部的農民，敏銳地感覺到西部新土地的競爭；受惠於肥沃土地的西部農民，則遠離市場，故必須乞憐於鐵路。農民和從前一樣，在烈日之下做長時間的勞作，而結果還是勞而無功。

工人離開了大多數的集團而孤立，不能從這次戰爭得到物資的報酬。他們每天工作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或在煤坑裏，或在煉鋼爐邊，或辛勞於紡織機和製鞋機旁，或造船廠，對於聯邦的勝利會有偉大的貢獻，他們中也有大部分人曾實際作過戰。因為戰爭的衝擊力和物價飛漲，受一八五七年恐慌影響而瓦解的勞工組織再度聯合起來。勞工是需要組織的。工資是增漲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物價比工資漲得更高。據保守的估計，一八六五年工人的狀況比較一八六〇年還壞。因為有百萬以上的軍人回復平民生活，國、移入人民的增加，職業的競爭變成十分劇烈，技術工人迅速組織

起來以求保護他們的技術。但大多數的工人還是置身於這種組織之外，慘遭經濟機構迅速改變之苦，不久便發生恐慌和不安了。政府對勞工階級並沒有什麼協助。一八六八年，政府建立公共工程八小時工作制，可是這個令人羨慕的榜樣並沒有廣泛受人遵守。把訂約勞工的入口變成合法的一八六四年的法案雖不久廢止，可是這行為繼續二十年之久。

## 政治

戰後時期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便是它們的不重要。其他政府——如皮爾斯政府和布根納政府——都是暗淡而無能的；格蘭特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乃是保留下來的。在國的建設時期，最急需的是政治家的風度，可是代之而起的乃是政客的跳梁，而政客與政黨，特權階級和腐化行為是朋比為好的。

重新建設的政治的基本原則在於共和黨的執政。那一個黨是一個比較新的黨，而且幾乎完全是一個區域性的黨。在戰爭的時期內，它自行其素，固保門戶。但戰事結束之後，有些南部州份回歸聯邦陣營，故共和黨操縱政治各部門的希望便渺茫了。當戰爭尤其是重新建設使南部成為這民主國的堅固部分的時候，民主黨保持着多數和力量的優勢。如果北部和南部的民主黨人對候選人和政策意見相同的話，很可能把共和黨的政府打倒而恢復民主黨的政權。

岌岌可危的不只是黨的優勢，黨的政策維持情形亦然。新的關稅壁壘、國家銀行的制度、鐵路津貼計劃，而更重要的是貨幣緊縮政策和以黃金付償官債等都是問題。當然，這些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如黑人地位——和情緒問題——如獎懲忠背等等，都是糾纏不清的。

這個時候共和黨人必須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夠明白的了。爲要維持和促進既經開始施行的經濟政策，共和黨必須繼續執政，直至政策已經徹底建立起來不能改變時爲止。他們曾採取步驟，如拒絕大部分聯邦派領袖投票選舉和做官，把比較反抗的南部州份逐出衆院的大門。但顯然的，這種事不可長久幹下去。一種遠較有希望和比較有永久性的政策便是在南部建立一個共和黨。這個組織的基礎是那些早在南部反對統治階級的白人——貧窮和失去利益的人，當然歡迎一個使他們聲音被別人聽見的機會。但這些人並不衆多，不能保證成功。欲保證衆多的力量，只有把選舉權授給黑人——並注意他們投票投得對。這最初是由重新建設法案，後來憲法修正案予以安排的。

這計劃是夠簡潔的，可是行不通。軍事的重新建設使南部的反對更加頑強；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榨取黑人的企圖。共和黨的主義因此與種族平等的概念符合——這個時候這概念是大多數南部人所不能容忍的。這些短視和錯失的政策，非但不能加強共和黨在南部的力量，而且予以削弱。故當聯邦軍事當局撤退以後，共和黨機關即刻瓦解，而南部的民主黨人迅速設法禁止黑人投票。從此南部的民主黨即我行我素。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八年，沒有一個聯邦派的州份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選票。

不過如果共和黨的經濟計劃不受軍事重新建設或黑人選舉權的憲法要求所永久保證，它是受新寫憲法的另一條款所保護。重新建設的最初階段，當急進派還在與約翰生總統齟齬的時候，國會的混合委員會擬定修正案，規定公民資格，保護脫離奴籍者的公民權利，剝奪聯邦派領袖的公權，保證聯邦的債務而宣佈聯邦債務無效。這便是著名的第十四修正案，其第一款規定：

「無論任何州份，不能制定或施行任何足以縮小美國公民權益之法律；無論任何州份，未經適當法律手續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無論任何州份，不得拒絕任何人獲得平等之法律保障。」

這些可紀念的語句是在共和黨不能實行時作的；他們對產業和大商業利益予以憲法上的准許。同時法院把它們解釋為無論任何州份不得立法剝奪公司的產業或此產業的公道利得。這種解釋未到一八九一—一九〇〇這十年還未充分發揮——這時恰恰足以應付和阻抗美國平民黨主義的高潮。

格蘭特政府所注意的是維持重新建設政策，使南部服從北部，使民主黨服從共和黨。在這一方面他大部分是成功的。這個政府的後面，有戰勝的聲威和格蘭特本人的威望，而其權力的保有，因為對與奴隸制度和脫離聯邦舉動有關係的任何政黨的不信任而延長，同時因為商業利益的，樂於擁護而加強。不過這些利益是被放棄了。格蘭特是一個偉大的軍人，但他是一個可憐的元首，除外交之外，他的政治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失敗。青年的亨利·亞丹斯批評自華盛頓到格蘭特這一段美國歷史時，說格蘭特把演變弄得極為滑稽。但令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失望的，不是他的力不勝任，而是他對他政府中營私舞弊的默許，和對貪污所採取的友好態度。格蘭特上台的時候，他的聲譽比傑克遜以降的任何總統更大，共和黨也獲得一七八九年以降任何政黨所無的最大建設機會。在四年時間之內，共和黨分裂了，一個自由共和黨出現，宗旨在於改革和言歸於好。民主黨雖與自由共和黨聯合，力量還不足以打倒格蘭特，但二年之後，民主黨便控制了眾議院，而一八七六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比共和黨的候選人多得二十五萬票。

## 第十三章 大商業的興起

### 工業帝國的始基

傑斐遜所夢想的是一個充滿自立的自由民的農業大共和國，一個不受大都市所惡化，不受工廠或煤礦奴隸制度所惡化的自由國家，因為他在英，法，義等國所見的太令人恐怖了。他說：『當我們有土地可耕耘的時候，讓我們永遠不必看見人民在工廠裏工作。』他相信他已經創立了一種農業的民主政治，而因為買入了路易斯安那，又使農業更有發展的餘地，他說這兒有足夠第一千代人使用的土地。他在選舉中打敗了漢密爾頓，並把漢密爾頓派想把美國變成當時的英國的計劃打消了。這個國家當時是向西發展的，越過山嶺草原和平野，而不是向東渡過大洋；它將成爲農民的樂園，而不是商人銀行家或工業家的獵場。在傑斐遜的繼任者遷入白宮和他的擁護者控制國會的時候，他的夢想似乎很有實現的可能。當美國的疆界向西推進到太平洋向南推進到格蘭得河的時候，農業領域的擴展，遠較工業機器的擴展爲速。甚至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全國的大部分還是農村的，而許多觀察家評論南北戰爭，謂不是抬頭的工業主義和擴展中的農業之間的衝突，而是棉花大王和小麥大王的鬥爭。

可是最後打勝的還是漢密爾頓，至少在經濟戰線上。他對銀行的意見被施用了，他的重商主義給

採辦了，他的「製造品報告書」成爲美國的福音。漢密爾頓在威霍根決鬥場被擊倒之後一百年，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它比較地球上任何國家發見更多煤鐵礦，鍊出更多的銅，提煉更多的油，敷設更多的鐵軌，建築更多的工廠，在一百年之間，製造品的價值比較農產品多五倍，財政界和工業巨人在華盛頓操縱着政策，而農民看起來有成爲貧農的危險。

美國經濟這種迅速變形，雖然是由政府政策協助所致，但究其實也是完全自然的趨勢。美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有六：（一）原料之豐富和種類之繁多，除俄國人外，沒有其他民族有美國人這樣得天獨厚；（二）發明和技術把原料變成製造品；（三）充足以供應擴展中的經濟要求的水道和鐵路運輸系統；（四）一個國內市場，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國外市場的發展而迅速擴展；（五）勞工的供給經常因外人的移入而有新的改變；（六）州或區域之間沒有討厭的關稅壁壘，沒有抵抗外國競爭的保護關稅，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政府津貼。除這幾種基本因素之外，也許還須加上企業的精神和樂觀主義的空氣，因爲這就令這個國家與人不問的因素。

工業革命是以煤，油，鐵和電力爲基礎。在賓夕法尼亞和弗吉尼亞西部的山間，在伊利諾斯的草原下面，沿着大煙山的斜坡，在堪薩斯，可勒拉多，台薩斯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下面，都是用之不竭的有煙煤和無煙煤；單是新墨西哥一處便誇稱有充足之煤足供美國工廠一百年的消耗。到了一九一〇年，美國每年採煤五億噸，但此數還不及蘊藏量百分之一。油是美國力量的另一種基本大來源，其蘊藏量與煤同樣豐富。自一九〇〇年以降，美國的油產量沒有一年少於其餘世界的產油總量，而台薩斯，奧克拉荷馬，堪薩斯，伊利諾斯和加利福尼亞等處油田的開採，又使從前認爲此重要資源



有枯竭可能的恐慌消逝了。鐵礦也極豐富——在蘇必利爾湖濱一帶，南有田納西的煤和鐵，西有可勒拉多的鐵和燃料，都漸漸佔着重要的地位。據開發五十年後的細心估計，認為這些資源至少還可供二百年之消耗。美國的天然水力，也比較任何其他國家為大，足以供給三億餘人口的工業需要。

美國天然資源的歷史上有一種驚人的事實，便是許多天然資源到了一八五〇年以後才有大規模予以利用的可能。鐵礦在早期殖民時代便開採了，可是使美國在鋼鐵上執牛耳乃是開發北密西根和蘇必利爾湖以後的事。特拉克上校於一八五九年在賓夕法尼亞西部採油。在五年之內，每年產量增加在二百萬桶以上，數以千計的鑽孔器和數以億計的金元投資在這方面，大家奔向「油區」的潮流，可以與十年前奔向加州的尋金熱媲美。密西根開闢之初即開採銅礦，可是直至九十年代才開發蒙達那和阿利桑納的富饒鐵脈；安那康達鑛於一八八二年開採之後不久，整個的蒙達那即成爲「銅鑛巨頭們戰爭」的戰場，他們的爭鬥不單爲着爭取工業上的專利，同時也爲着爭取政治上的操縱權。一八五九年在可勒拉多，七十年代在內華達和蒙達那的開採銀鑛富藏，大大的影響着國家的經濟機構和財政政策。密蘇里和伊利諾斯的加侖納區的鉛鑛在內戰以前便著名；但到了八十年代鉛產大增的時候，才使唧筒和印刷方面能夠大規模使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波特蘭的士敏土問世；一八八七年，電解方法使鋁在商業上大爲通行，到了一九〇〇年，產量超過七百萬磅。一八九三年，亨利·亞丹斯參觀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的時候，他看見發電機，他的結論是這種發明是近代史的最重要事件。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美國的工程師們便把發電機應用在水壩上面，準備以電氣代替水蒸氣了。

美國人的發明，可能比較任何其他民族爲多。在一八六〇年與一九〇〇年之間，得美國商標局特許專利的發明，不下六十七萬六千種之多；那個時期以後，這種數目幾乎達到天文學的數字。重要的發明，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末葉或十九世紀的初葉——惠尼的軋棉機，福爾頓的汽船，豪胡的縫衣機，因特里區的和磁橡皮，麥柯密克和哈賽幾乎同時發明的收割機，都在這個時期發明。但新用具的大量生產，則須候鋼工業的發展和電氣應用到工業上的時候。

把最動人的新發明做一個簡單的列舉，便足以看出這些發明在締造現代美國上的任務。在墨西哥戰爭之前，摩斯發明了電報的原理，並勸說國會在華盛頓與巴的摩爾之間架設電報綫；一八五六年，西方聯合公司組成，以冀利用這種發明，不久它和其他公司在大陸上遍設電報柱和電綫。在六十年代的中間幾年，曾經有人努力想敷設一條大西洋海底電綫，但不能成功，到了一八六六年，大東公司從紐芬蘭架設一條海綫至愛爾蘭，永久的海底電綫才大功告成；美聯社即刻用幾乎六千元的代價，以普魯士的威廉對議會的演詞拍發過來，這樣美國人便能夠了解應用科學的利益了！一八七六年，一個蘇格蘭的移民貝爾，以一種電話機公開展覽，在數年之內，幾乎每一個商業辦公室都有一架電話機，而大城市的街道，都被頭上的電綫所遮黑。二十五年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組織成功，擁有資本二億五千萬元。

運輸也隨着國家的擴展而大加改良。自動信號，空氣制動機，車輛聯繫器，以及一九〇〇年後鋼車的使用，使鐵路旅行更加安全；普爾門睡車的發明，又使鐵路旅行更加舒適。在九十年代的初期，美國人實驗着電車，在那年代結束之前，已經有二十個城市——包括巴的摩爾，波士頓和里士

滿——有架空電車的設備。汽車的發明是在二十世紀的第十年代。亨利·福特的工程技巧和商業天才，使汽車成爲一種普遍的需要品。福特回憶最初使用汽車時的情形說：

「那個時候汽車初問世，聲音很是喧鬧，又時時驚嚇着路上的馬匹，被認爲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它又有阻礙交通之害。如果我在城裏任何地方停下我的汽車，必有一大羣人把它團團圍住。如果我暫時離車他去，必有一些好研究的人上車打算開動。結果，我不得不帶同一條鐵鍊，當我必須離車的時候，便把車鎖在街燈柱上。」

在這同一年代裏面，蘭格利也在大地試驗着「飛行機器」，這種機器，在嘲笑它的人們還在世的時候，已經足以轉變世界各國的命運。

發明加速了商業的節拍，使大量的婦女和「白領工人」進入辦公室，又擴大了交通的重要性。電語迅速成爲每一個辦公室和商店的重要設備。蕭爾斯和格利頓合作發明的打字機，於一八七三年在市場上發售，翌年馬克·吐溫使用打字機打出一封信說：「一個人可以靠在他的椅上來打字了。它可以把很多字擺在一張紙上。它使案頭的東西不必弄得亂七八糟。」不久，隨處都有打字機，每個商業辦公室都有年輕的女打字員。算數機和現款計算機可以保證會計上的正確；姓名住址印寫機可以廣告和宣傳品向公眾進攻；卡片目錄對美國圖書館最有幫助，是世界上最方便的一種工具。電氣排字機，何氏捲筒印刷機，和電氣印刷方法，在書報的印刷上促成一種革命。

對工業，運輸和交通極關重要的電氣，密切地影響到全國的社會生活。一八七八年，俄亥俄州一個青年工程師布拉區，得到一種弧形燈的專利權，即刻被幾個前進的城市採用爲街燈。更實用的

是愛迪生的電燈。這個時候電燈在商業上的可能性已經很大。一八八二年，愛迪生在紐約建立一個發電和配電站，數年之內，聰明的商人便取得特權在城市開設電廠。在二十世紀第十年代裏，愛迪生試驗着一個電影機；十年之後，電影的商業歷史於以開始，這種有力的工具發動着征服的作用，帶着美國的言論和行動到地球上的天涯和海角。在社會意義上有同等重要性的無線電廣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有效的應用；二十年之後，每個家庭置有自己的收音機了。綜言之，電話、電燈、電影、和無線電打破了孤立，而把社會習慣標準化了。因為這些需要大量的投資和大規模的組織，故大大地加速了大商業的成長。

第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線完成四十年後，鐵路網大略完成，每年運貨十億噸；商船也從長期的不景氣中恢復過來，足以使美國旗再度飄揚於七大海洋上；五億噸的鑄苗和穀類駛過了，蘇聖馬利運河而巴拿馬運河也將近把大西太平洋兩洋結合起來。歐洲的紡織機，亟需美國的棉花，亟需美國的麥和豬肉；在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的五十年間，美國貿易的累積出超額逾二十二億元，到了一九一〇年，常年出口已超過二十億元的標準。

勞工繼續供應着需要，而大部分勞工是賤價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湧進美國的工業中心。他們或來自國內農村，或來自婦孺階級，或來自義大利，奧地利和波蘭人口稠密的都市。一八七〇年後的三十年間，工資階級的總數自一千二百萬人增至二千九百萬人，但參加製造業的還不夠三百萬至七百萬人。但更勤人的一件事，是婦女在工業上的人數自八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一，同時十歲至十五歲的童工的人數，增加到一百七十五萬人。來到美國的移民空前增多，他們是南歐和東歐的較為貧

窮和技術較差的人民；新世紀最初的一個年代，美國從奧匈帝國吸收到二百萬不愉快的人民，還有二百萬人則來自義大利，一百五十萬人來自俄國。他們大部份願為他們所能得到的工資而工作；他們一九〇九年在製造業的每年平均工資只稍高於五百元一點而已！

這興起中的工業主義有一個因素是值得考慮的，那便是政府的任務。在內戰後的那一世代，商業的利益不獨負責全國的立法，同時也負責州的立法。內戰時期建立起來作為緊急措施的保護關稅制度，給繼續採用，而鐵、銅、銅、大理石、羊毛、紡織和磁器等工業則是特別受惠的。國會對鐵路和津貼辦法，受各州和地方社會所仿效，直至全部鐵路擁有價值七億五千萬元的土地，證券、免稅和其他的賜予。對於土地的攫取，木材的採伐，和在公地上經營畜牧事業，政府當局是採取一種滿意的態度；許許多多財富是從榨取國家的產業得來的。國會不表示打算限制私人企業，而法院對各州送來的限制性立法也以特別待遇處理。這種『倔強的個人主義』哲學：直到換了世紀之後才開始受到有效的挑戰。

## 鐵和鋼

我們可以追溯這種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到美國工業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章——鐵和鋼的故事。美國早在殖民時代的初期便開採鐵礦。一六一九年，約翰柏加利在弗吉尼亞的福林河設一熔鐵爐；一百年之後，柏特上校在他的「進展到鑛山」裏，對在西部的發展有一番生動的記述。海灣殖民地有一家富冒險精神的公同，獲得免費土地，免稅和設立熔鐵爐的專利權。「青山部隊」的領袖亞倫，在

康涅狄格的列區菲爾特山設一鼓風爐；賓夕法尼亞東部的燔鐵爐，替華盛頓慘遭壓迫的部隊製造砲彈；西點附近的斯特林燔鐵爐製造最大的鐵鍊，緊迫哈得孫河以阻英國的艦隊。早期最重要的鐵工業在澤西的北部。後來古柏在這地方建立一個大工業，希威特開始採用新的煉鋼方法。一八〇〇年之後，發達的鑄工廠在防里芬尼斯山脈以西如雨後春筍地興起，在皮次堡地方，有鑄苗，煤、石灰和木材；這裏燔鐵爐及時建立起來，替潘萊海軍副少將和傑克遜將軍製造砲彈。

但這些早期的熔爐都是小規模的。遲至一八五〇年，全國的塊產量每年不過五十萬噸，而鋼的製煉更是微不可言。因為鐵的供應不足，煉鋼的本錢極高，故增產的希望極微。之後，便發生工業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革命。一八四四年，測量隊在威斯康星與密西根北部的邊界上，發見他們的羅傑針向兩旁急劇擺動。他們報告有黑鐵苗大批露出。許多世代以來，這裏的印第安人即流傳着一個傳奇性的鐵山；一八四五年，一個撿菸華會長馬捷基捷，引導一個銅鐵探尋者去對面臨蘇必利爾湖的馬基山脈，不久數以百計的狂熱的獵富者向荒漠湧進，為銅鐵而作孤注之一擲。用火車運輸沉重的鑄苗既困難而又浪費；故一條水道是極端重要的。密西根州建議在聖馬里斯河的急流處辟一運河，聯接休倫湖和蘇必利爾湖，但這一個意見，就是美國制度之父的亨利·克雷也予以嘲笑。他說：『這一種工作，如果不是在月球上，也是在美國最疏遠的殖民地之外。』但結果私人企業和年輕的哈飛的邁進精力把這條運河鑿成。它於一八五五年開放給船隻行駛，不久其航運的頻繁比較世界上任何其他的運河為甚。碼頭在馬基，阿須蘭和艾斯肯那巴修築起來，及至門諾敏尼山脈和哥基比克山脈開發以後，強大的「紅肚子」商船隊運載着數以百萬噸計的鐵苗到遙遠的工廠去。

不久，半島北部的蘊藏量，與蘇必利爾湖以西地區的蘊藏量相較，已有小巫見大巫之感；的確，這個大湖的全部，都是由綉綉圍繞着。一八九〇年又發現了密沙比山脈的鐵礦，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富藏。兩年之後，一條輕便鐵路穿過森林，叢莽和沼澤，運出了一百萬噸的鐵苗。在十年時間之內，密沙比曾經把四千萬噸的鐵苗運至皮次保和芝加哥的龐大工廠。

明尼蘇達北部這些鐵礦苗的富藏，具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無的優點，使美國在鋼鐵生產上佔着執牛耳的地位。這些鐵礦苗不是深藏於山巖的地下，而是僅僅在地皮的下面。這些鐵苗非常的純淨；可以用大汽割取出；而且接近大湖，容易用低廉的代價，運輸到工業區和煤區去。

但怎樣把紅鐵苗變成白鋼呢？在內戰以前，肯達基一個小城艾地維爾有一個鐵匠叫威廉·凱利，曾經有過一個幻想；以爲他把冷氣吹鐵，便可把鐵製成鋼，結果他證明這完全不是幻想。稍後一些時候，英國工程師亨利·比森麥爾也有同樣的意見。他不但證明這種意見是正確的，而且成功地應用起來，結果當凱利一無所得，只有爲其發明而發生麻煩的時候，比森麥爾大發其財，而且獲得「助爵」的榮銜和震動寰宇的聲譽。凱利——比森麥爾煉鋼法的本身是十分簡單的。

鐵苗、煤和科學使煉鋼工業成爲可能的；保證其成功所需要的只是企業、技術和資本，此時重心在於工業史上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安特盧·卡尼基於十二歲時就從蘇格蘭來到美國，他的父親是一個精練的織工，因爲工廠制度的興起而破產。他們在皮次保有親戚。這家庭遷到這繁榮城市來後運氣即不極泰來。卡尼基最初是一個捲絲管的童工，漸漸升爲管理汽鍋工人，入電報局，最後在賓夕法尼亞鐵路上工作。他忠實，聰明，勤快，警覺，而其經常保有的良好態度，贏得了年紀較老的人

的信任和友誼。他在三十歲以前，從對油、鐵、快車和臥車公司的機警的投資每年收入可達四五萬元。一八六五年他就決定放棄其他事業，集中力量經營鐵業。這一點已足可見其眼光遠大和胆力過人了。數年之內，他組成各種製造鐵橋，鐵軌和機車的公司。三十歲的時候，他搬到紐約，開始替他的許多公司作賣貨手，同時為許多鐵路公司和製鐵公司作經紀人。後來他說，他曾經把價值三千萬元的美國證券賣給倫敦。這樣，他在開始經營鋼業以前，即已參加數種事業，這些事業如電報、鐵路、油、普爾門車、快車公司和鐵，都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卡尼基在採用比森麥爾方法上雖然遲緩，當他看到這一點時，他的改變已經完成；一八七五年他在布拉多克戰場蒙諾加希拉河岸所設立的工廠，是美國的最大工廠。這個工廠在一年時間之內所製造的比森麥爾鋼，比美國其他工廠的總產量還多。卡尼基隨時注意每一種新的改良，並能夠乘人之危收買或打倒競爭者。卡尼基在鋼工業上寢假而躍登領袖的地位。他的帝國一年一年地擴大——新工廠，煤焦產業，來自蘇必利爾湖的鐵苗，一支大湖的汽船隊。厄里湖上的一個港口城市，和一條聯絡鐵路。事實上他所擁有的是一種縱的托辣斯。他的鋼鐵工業與其他十多種工業有密切的聯繫，能夠從鐵路和輪船公司獲得很有利的條件，而且資本充足，有擴充的餘地，同時又擁有最好的工作人員和最聰明的經理人才。雖然羅基斐勒帝國力量是與它匹敵，但它這種組織總在美國史無前例的。一八七八年它的資本是一百二十五萬元，不久每年便得利二百萬，其後又增至五百萬。一九〇〇年當它再重新集資三億二千萬元的時候，它每年出鋼三百萬噸，每年獲利四千萬元。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勞工。鐵工業和卡尼基公司的經驗是典型的。早期的鐵礦工人，



大部份是從康華爾和威爾士召募而來；之後是來自瑞典和芬蘭，再後便是斯拉夫人和馬札兒人洪流的湧進。這些工人是耐苦的。他們每天必須工作二十小時，每星期必須工作七天，而且是在酷熱和喧鬧的地獄裏工作。因為不熟練的工人汗牛充棟，故工會很少有進展，而當它們有進展的時候，也會給殘暴地壓制下來。卡尼基的勞工政策是徹頭徹尾的惡劣。

但無論如何美國的鋼鐵工業是向前邁進的。到了一八九〇年，產量已超過英國；到了一九〇〇年，美國所煉的鋼，比英德兩國的總和還要多。到了一九二〇年，美國工廠可出產銼塊二千七百萬噸，鋼四千二百萬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看出必要的時候產量還可增加到八千五百萬噸。

卡尼基公司的歷史，足以表示美國大商業的興起。這一個富企業野心的蘇格蘭人，雖稱霸於鋼鐵業者極久，但他不能壟斷天然資源，運輸和包括煉鋼的工業計劃。羅基斐勒擁有密沙比鐵山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和一支大湖的汽船隊；田納西煤鐵公司在南部管有龐大的產業；新公司的興起對卡尼基公司的權力也有威脅的力量。卡尼基受競爭所刺激，聲稱要收買新鐵，建築大規模貨船隊，並開始製造真空管、鐵絲綫、鉛版和一百種其他物品。當鋼業界人物失望地移轉思想進行合併的時候，卡尼基寧願用自己所定的價錢將他的工廠出賣。他是一個老年人，早就想退休，把金錢用出。他願意聆聽一種建議，就是把他的所有合併入一個包括國內大多數重要鋼鐵業的新組織。一九〇一年美國製鋼公司出世，資本十四億元——這個數目比較百年前全國的總財富還要大。

### 托辣斯和專利獨占

美國製鋼公司的組織，說明了進行已三十年而繼續不斷直至今日的一種方法。這便是把各種獨立的工業企業合併而成爲聯合或集權的帝國。卡尼基公司在極盛之時，亦不過是六百家鋼鐵廠之一；美國製鋼公司則企圖吸收或消滅這些工廠的大部分，並製造全國鋼產的三分之二。在另一世代的時間內，一百家大公司幹着全國聯合商業的一半業務，而其三十萬家小公司則幹着另外一半的業務。

林肯時代的美國，是一個小企業的國家。當時完全不知專利獨占爲何物；自殖民時代的無力的皇家專利公司以來，要算古老的阿斯多皮貨公司和新組成的西方聯合公司最接近這個意思。許多社區，尤其是北部的社區，都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他們的傢具來自當地製造木樅的工匠，肉來自小屠戶，馬車來自馬車廠。製造業和鑛業很平均的分散着；數逾二千家的工廠製造着犁具，耕耘器和刈割機；單是賓夕法尼亞一地便有煉油廠在二百家以上，康姆斯多克鑛脈的財富由一百個物主分配着。可是四十年之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國際收割機公司幾乎製造全部的農業用具；美孚油公司實際獨占了煉油業；二三家東部公司擁有和開採康姆斯多克鑛脈。

這種改變在內戰時期內便開始，而於八十年代之後以革命的速度繼續下去。聰明的商人認識，如果能夠把競爭的商號歸併爲一個單獨的組織，他們便能夠減少成本，而更重要的還是能夠控制價格。達到這些目的的初步工具便是公司，然後是聯合，再後是托辣斯。公司是虛構一個人格的計劃，這個人能夠享受一切合法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規避一個人的大部分道德責任。它享受一種永久的生命，有權募股募債，限制債務的責任，受特權所約束，有權在全國任何地方經商。托辣斯則實際上是個公司的合併體，各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把股票交與託事會全盤處理。有時「托辣斯」這個

名詞是指任何大商業的合併體。托辣斯的優點也是很顯明的。它們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合併，集中管制，消滅缺少效率的單位，合併各種專利品，而由於它們力量的雄厚，能夠有力擴充，有力與外國公司競爭，與勞工作錙銖計較的論價，從鐵路得到有利的條件，在州和全國政治上發生強有力的作用。

企業的合併是一種普遍全世界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美國最為明顯，除德國外，恐怕沒有其他國家比較美國更風行着這種潮流了。有一部分理由是廣大的資源正在等候開發。但還有其他的理由存在。鐵路系統的完成保證製造品可獲得全國性的市場。專利法對於專利獨占的事業極為重要。慷慨的土地讓與和對土冊法的寬大解釋，都落入大公司之手，這些公司力足以大規模開採木材和銅鐵、煤礦。聯邦制度使一個公司可能在法律寬大的州裏組織起來，同時在其他州份經營商業，而保護關稅的制度，又使他們不至受外國競爭所影響。

在前面領頭的是美孚油公司。當賓夕法尼亞西部經營油業的人正在作劇烈的競爭時，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地方一個沉默樸質的青年商人悄悄地收買本地的煉油廠，把它們歸併為一個單一的公司。他的兒子日後說：『美國美麗的玫瑰花，只有犧牲生長在它周圍的早期蓓蕾才能求其燦爛芬芳。』一八七二年，羅基斐勒利用短命的「南部改進公司」，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與厄里鐵路公司的減價待遇，取得克利夫蘭地方煉油業的完全操縱權。這一看成功之後，他便開始行動，以求控制紐約，費城和皮次堡的煉油業。一種卓越有效率的交易制度於以建立。之後，羅基斐勒控制着輸油管，而在十年時間之內，對於石油的運輸和提煉業務，實際上取得專利獨占的地位。一八八二年，美孚油公

司以第一個大托辣斯的姿態出現；它被俄亥俄州的法院所解散，但即刻以一個股份公司的資格在新澤西州比較寬大的法律下重新組織起來，而且進行非常順利。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羅基麥勒即把紛擾的煉油工業整理到秩序井然，消滅了他的大部分競爭者，積聚了大批財產，在國內建立一個最大的專利獨占企業。

其他托辣斯和專利獨占事業也迅速接踵而起；例如一八八四年的棉子油托辣斯，一八八五年的亞麻子油托辣斯，一八八七年的鉛，威士忌酒和糖的托辣斯，一八八九年的火柴托辣斯，一八九〇年的煙草托辣斯，和一八九二年的橡皮托辣斯都是。富野心的商人，跟着羅基麥勒和卡尼基的脚步，開始為他們自己劃定廣大的領域。四家大罐頭商組織一個「牛肉托辣斯」。加肯漢姆公司控制着阿利桑納和蒙達那的彭特銅礦，這些銅礦在三十年時間內的出產，約值二千萬元，號稱「世界上最富饒的礦山」。麥柯密克公司在經營刈割機的事業上成績卓著，而當它的地位遭受威脅的時候，它即割合併成一個「國際刈割機公司」，其目標完全在於獨占這一方面的商業。杜克家族建立一個煙草大托辣斯。其他如銀、鎳、鋅、橡皮、皮革、玻璃、糖、鹽、餅乾、雪茄煙、威士忌酒、糖菓、油、煤汽、電力，其變成托辣斯的故事都是大同小異的。根據一九〇四年的考察，可以看出三百一十九家工業托辣斯（資本在七十億元以上）吞併了五千三百家從前是獨立的商號，而一百二十七種公用企業（包括鐵路）有資本逾一百三十億元，吸收了二千四百家小企業。

一個普通人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大大地受到這種變遷所影響。幾乎每一件他所食所穿的東西，他屋子裏的傢私用具，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托辣斯所製造，或受托辣斯所操縱。他坐下

來喫早餐的時候，他所喫的鹹肉是牛肉托辣斯所製，喫雞蛋所用的精鹽是密西根鹽業托辣斯所製，喝咖啡所用的糖是美國糖業托辣斯所提煉，燃美國煙草公司的雪茄煙，是用的鑽石火柴公司的火柴。喫完早餐之後，他騎自行車或搭電車上班，這架自行車是自行車托辣斯所製，這輛電車是由一家專利的公司所管理，電車所行駛的鋼軌是美國製鋼公司所鑄造。這樣一來，他的食物和交通或許比較一世代以前更有效率些。但普通人所最注意的是托辣斯對他的社區的商業所發生的影響。當地的工業凋落了，工廠閉或被歸併吸收，他們的抵押品歸入東部銀行或保險公司，鄰人們不爲自己工作，而是爲着遙遠的公司工作，他們受政策的改變所影響，但這政策是他們所控制不到的。

實行合併的不僅限於製造業和鐵業，在運輸和交通方面這種趨勢更爲可觀。繼大托辣斯的老前輩西部聯合公司而起的是貝爾電話公司和規模宏大的美國電報公司。粗暴的老海軍提督高特比爾特早就認識有效率的鐵路需要路線的統一，故在七十年代的時候便把十三四條分離的鐵路合併成爲一條連接紐約城和巴法羅的鐵路；其後的十年間，他獲得通達芝加哥和底特律的鐵路線，而紐約的中央鐵路網亦告成立。其他的合併運動也已經在進行中。不久全國大多數鐵路組織成幹線和「系統」，由高特比爾特、高爾特，哈里曼，希爾和銀行家摩根與比爾蒙特予以控制。

摩根事業的崛起，說明了企業合併過程中的最後和或許最重要的發展——所謂「貨幣托辣斯」的產生。久從事於把美國證券與英國投資者的 T. S. 摩根於一八六四年把其公司的美國分行交其子 J. P. 摩根負責經營。數年之後，小摩根參加在費城的特萊色爾的老銀行爲股東，一八七三年，特萊色爾摩根公司已經羽毛豐盛。在九十年代裏，摩根投資和改組鐵路，把他的力量擴展到這

重要的領域。一八九三年的恐慌，使全國鐵路的一半落入破產管理人之手，到處經營鐵路的人轉向「古羅馬之天神」摩根求救。一部分是因為這種生意是有利可圖，一部分是因為它對於保持他已售於國外的證券的健全方面極關重要，故摩根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當恐慌的雲霧最後消散時，摩根的經濟勢力支配着十餘條主要的鐵路線——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南部鐵路公司，折撒比克與俄亥俄鐵路公司，聖大非鐵路公司，洛克島鐵路公司，和許多其他的鐵路線。

同時，摩根的勢力向其他方面發展，直至這世紀的最初十年，幾乎沒有一種主要的商業沒有摩根的決定力量參與其中。摩根曾投資經營聯邦鋼業公司，結果便產生美國製鋼公司。他把農具製造商組織起來，結果產生了國際收割機公司。他曾組織國際商船公司，投資於通用電力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紐約快速運送公司，和其他十幾種大規模的公用事業。一九一二年國會一個委員會發見摩根所支配的銀行，和羅基斐勒的利益，壟斷着三百四十一種企業，例如鐵路，船務，公用事業，銀行，快車公司，煤，銅，鐵，鋼和保險等等，其累積的資源價值二百二十億元。威爾遜總統曾經說過：「本國的大獨占事業便是貨幣的獨占。」

企業合併和托辣斯潮流的盛行有什麼重要性呢？它產生史無前例的一種缺席業主制——煤，銅，鐵，木材，鐵路的龐大產業，由紐約的公司擁有和指導。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它把全國經濟的控制權集中在東北部一個小區域裏，產生一種新的區域主義以代替舊的區域主義。它把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開，數以萬計的股票持有人根本就很少有責任感，也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公司的財政和勞工政策。它產生了資本的新積聚，其力量足以左右州的和全國的立法，並影響着外

交和內政政策。無疑的，它消滅了許許多多劇烈的商業競爭，得到更大的效率，撥金錢作必要改良和研究之用，並使大量生產和低價出品成爲可能的——可是這種補都是用犧牲社會的極大代價換來的。

### 政府的干預

卡尼基稱這種種儂「勝利的民主」；其他的人也都準備隨時承認它是勝利的，但並不敢完全確定它是民主的，的確，他們四周一看，發見大部分的天然資源，工業，鐵路，和其他公共事業，都不是爲社會的福利而是爲幾個人的福利而受管制。這個時候他們開始對民主政治能夠持久一點表示懷疑了。鐵路的過度索價，歧視，和大規模的攫奪土地，羅基斐勒和卡尼基排斥競爭者所採取的惡劣手段，許多大公司彈壓勞工的殘酷權力，托辣斯科學和發明的儲蓄的囊括，公司代表們運動立法機關通過有利於他們法律的可惡行動，在在引起人們普遍的警覺和痛心。

專利獨占在普通法律上早就非法的行爲，許多州的憲法有條款規定，禁止專利獨占。可是這種憲法上的禁例是幾乎完全不發生效力的。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許多州在法典上制定比較嚴格的法律，有些甚至規定解散托辣斯。但在這一州被解散的托辣斯，可以到法律比較寬緩或執法比較鬆懈的州份去重整旗鼓，並以同樣的立場繼續經營。很清楚的，這是聯邦的問題，非州的法規所能解決。

專利獨占所引起的各種憤激，其第一個實際的結果便是對於鐵路的限制。早在一八七〇年便有價

激的農民大聲疾呼，反對鐵路的專利獨占，說它運費太高，服務不良，並爲着投機的目的使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得不到市場。因農業團體的要求，中西部各州在法典上加入法律，限制鐵路的運費，並規定減價，對某種船公司的特價，在同路上短程案價高於遠程，以及免費乘車等等則爲爲不合法。

限制鐵路的工作比限制托辣斯的工作簡單得多。它的基本困難也許不在於商業的龐大和錯綜複雜，而在於美國人頭腦的混亂。美國人是懼怕大商業的，但他們同時又羨慕大商業，他們一方面自己得到保護，不至受專利獨占所危害，一方面又希望享受大規模生產的利益。他們信賴政府限制商業的法規，同時也信賴私人企業和個人主義的好處。

當各州無法解決托辣斯問題時，國會不得有所行動。一八九〇年的余曼反托辣斯法案，把一切合同，合併企業和專利獨占等都列爲非法。但當政府牛刀小試以企打倒某種專利獨占企業的時候，法院又支持它們，因此它們依舊逍遙前進。余曼法案十年之後，我們看見一些最龐大和最著名的托辣斯成立起來。

因爲美國製鋼公司的成立，美國大衆反對托辣斯怒潮洶湧了。報章和演說對此大加抨擊。書籍各塔貝爾的「美孚油公司歷史」，羅素的「世界最大的托辣斯」（牛肉托辣斯），和洛遜的「瘋狂的財政」（銅托辣斯）銷數都以萬計。而新的流行雜誌如麥克魯雜誌，人人雜誌，和柯里爾雜誌，都充滿着揭發大商業罪惡的文字，同時這種文字也發現在有地位的老雜誌上。這種抨擊是多麼普遍和多麼猛烈，故有人稱這一世紀的最初十年爲「紀實者時代」。



更有效執行反托辣斯法的要求是不可抵抗的，提奧多·羅斯福總統予以熱心的響應：他說「我們一定要執行反托辣斯法，而當訴訟發生的時候，除政府勝利外毫無妥協可言。」令華爾街驚愕不置的，是老羅斯福總統命令他的檢察長解散三個鐵路巨頭（摩根，哈里曼，希爾）所主持的一個鐵路合併企業——而在北部證券公司一案他是勝利了。接着是對肉類托辣斯，煙草托辣斯和美孚油公司的檢舉，都是政府獲得勝利。

可是這種行動雖動人於一時，但不是實質的勝利。大托辣斯解散後，其組成分子又尋出別的辦法保持一個利益的領域。而老羅斯福總統除設立一個公司局後，沒有做出什麼事加強反托辣斯法的力量。縱然他在法院內成功，又公開斥責「大財富的兇徒」，但當他退職的時候，托辣斯的聲勢比較他登台時還要浩大。羅基斐勒說：「合併的企業必在這裏存在。個人主義已成過去，永不會回頭了。」他說這話的時候，顯然他是說得正確的。

## 第十四章 勞工與外人移入

### 工人和工資

美國豐富資源的開發，工業的機械化，專利權占事業的興起，把財富的洪流不斷湧進少數大商人和較多數狡猾的投資者手裏。但幹全部苦工的工人則少受其惠。勞工是大商業發達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在分利的時候，勞工被人遺棄了。在分配社會酬報時候，勞工也被遺棄；工人很少被人看得起，人家不邀請他們參加俱樂部，他們的領袖受學院和大學所忽視，榮譽學位只有大資本家才有福享受。財富有了新來源，在理應該意味着更廣大的分配，但這難實現還遠；應用節省勞力的機器，在理應該意味着更短的工作時間，但這也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科學本來應該保證工人有更安全和快樂的工作情況，但事實上他們繼續處於酷熱噪鬧和空氣不流通的工廠裏；或時時受礦坑裏的危險所威脅，工業的失事和疾病一年年的增加，情形極為可怖。國內的工人，擁擠在大城市的小街陋巷，受不景氣和失業所打擊，又須與來自國外或南部的不熟練的大量工人競爭，故他們的命運很是悲慘。欲改良這種情況也大不容易。組織和罷工受人懷疑，在州議會和國會理，勞工代表很少。

的確，對工業美國的成長最有貢獻的一些發展，實際上對勞工是絕對不利的。有兩點可以簡單的

予以注意：工業的機械化和公司的興起。機械化就全盤看起來，是傾向於降低勞工的標準。工人們千辛萬苦學來的技術，至此失去了昔日的價值，因為一個熟練技工所做的，機器能夠做的更好，更快和更便宜。工匠的創造本能大部分被破壞，工人變成機械製造過程的一部分而已。自動機每天每一分鐘都在幹着單調而令人耳聾的工作。機器還有一種傾向，就是篡奪工人在工業經濟上的地位。機器代表着大量的投資，能夠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並決定工作的情況；熔鐵爐必須不斷燃燒的事實，對於鋼鐵工業保持二十四小時工作制達五十年之久是一種決定的因素。最後，對於許許多多的失業，機器也應負一部分的責任。結果機器所創造的職業比較它所消滅的為多，這也許是正確的，但得到新職業的，往往不就是那批失業的人，而在較老的人覺得新工作之前，常常有一個匱乏的痛苦時期。故大規模的失業乃是機器時代的一種產物。

作為僱主的大公司的成長，往往也是對勞工不利的。小規模的工業，與它的工人和社區有密切的關係。在討論工價上，與本地僱主交涉比較與遙遠和沒有人性的組織交涉容易成功。

在美國，也有其他數種特有的因素左右着勞工的福利。第一種因素是內戰結束一世代之後，賤價的好土地已不復存在。如果說西部是勞工不滿的「安全門」或許許多多工人的避難所，乃未免說的太於誇大。很顯然的，經過二三代之後，這一大片廣漠的土地曾經吸收盡鄉村甚至城市的過剩人口和外國移入的人民。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移入美國的五百萬人民，如果不分佈在全國各處，而集中在東部的工業城市，勞工的地位必會更加惡化。因為耕種成本的增加和賤價好土地的消失，剩餘的人口曾經逗留在工業區域。耕種已經不復是工廠以外的一條實際退路。勞工已經不復能

規避工業化社會的各種問題，而不得不起而謀面對問題了。

第二種因素是美國特有的因素，那便是繼續和沒有限制的外人移入。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四十年間，湧入美國的人民數在二千萬以上。即使不把婦女和孩童（許多是作工的）算在內；這種移民就意味着每年有數十萬個人加入勞工階級，急於在工廠和鑛山裏獲得工作，無論多少工資或什麼工作情況他們都願意。這還不是北部勞工的唯一競爭者。在世紀改變之後，數以萬計的壯健黑人來自南部，隨時準備與波蘭人，義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並肩工作。不是每一個來自國外或南部的新人都奪去一個工人的地位；在繁榮的時際，有工作可容全部的工人。而新來的人只有使當地勞工提高其地位至成爲第一流工人。但外人大規模流入的普遍趨勢，是減少工資，降低標準和使工會瓦解。

第三種美國特有的因素，便是國家經濟與聯邦政制比肩存在着。在採煤工業，紡織廠，和鋼鐵工廠裏，這些勞工問題是全國一律的，但直至近年爲止，對付這些問題的權力，只有在各州單獨使用。競爭的規模是全國的，而規定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權力則是州的。在新英格蘭的紡織工業或紐約的服裝店，工人可能爭得重要的讓步，但這樣一來，其唯一結果是這些工業遷移到法律不大嚴格的州份，使讓步完全成爲泡影。在「新政」實施之後，這一切是改變了。聯邦政府設法對勞工關係的整個範圍建立全國性的統制。

直至近年，大多數美國人認爲商業的合併是好的，但對勞工的合併則採取不同意的態度；他們假定商業可以參加政治，但如果勞工也參加政治便違反了美國的慣例；他們贊成政府扶助工業，但認爲政府扶助勞工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或對壓力集團的投降；他們認爲投資者有天然權利要求投資獲

得滿意的利息，但假定一個工人無權利要求他的勞力獲得任何利息，而失業不過是上帝的意思。當全國在現代工業主義上受到教育的時候，這種態度便改變了，但他們留戀於阻礙工會工作的時期夠長了。

不過我們對於工業時代的勞工狀況，亦不能描繪一張太過陰暗的圖畫。一般的說，對於願意工作的人，是有足夠的工作的，而工資雖然不豐富，但也足夠維持一個家庭的衣食住。在美國時時有機會可以改變職業，由一種收入集團改變為另一種收入集團，但在美國沒有和許多歐洲國家的意義一樣的「勞工階級」。就是在二十世紀，一個到美國的旅客，也不能在美國發見顯明的階級界線。免費的公共教育，使工人的子弟能夠在商業或其他自由職業上奮雲直上，而「舉制度」又是工人強迫立法機關通過友好法律的有力武器。來到美國的旅客，當他們與旅外僑談話時，很少發見他們不喜歡這新世界，也很少渴望回歸老家。數以百萬計的窮人，繼續的向美國湧進。

### 工會的力量

商業組織的道德在勞工方面也沒有喪失。這個共和國自初期開始，即有一種工會存在，但這種工會大部分是地方性質的和無力的。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有一些強有力的技工聯合會成立起來——印刷工會是最老和最重要的一個——但這僅包含勞工階級的很小一個成數而已。

在戰後時期，有三類勞工組織出現。第一類是工業聯合會，其最好的代表是「勞工武士會」。第二類是技工聯合會。第三類是急進或革命的勞工集團，他們在人數上並不居重要地位，但態度極為堅

持。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以前，這些組織都不能包括大多數的美國工人。大批的勞工人口——農場工人，漂泊工人，家庭工人，「白領工人」——還是在組織範圍之外。

最重要和或許是最有趣味的早期勞工組織，是勞工武士會。武士會的最動人特性是它的民主和它的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前途。它歡迎一切的工人——農夫、廠工、礦工或工匠，無論熟練的和不太熟練的它都收納；只有賭徒，酒館經理人，銀行家，律師，和證券經紀人不能做它的會員！它的宗旨在於「使勞力者在他們所產生的財富中能得到其應得的一份；更多本來屬於他們的暇晷；更多社會使利……工人們有了這種種權益，然後對於好的政府才能夠享受，欣賞，保衛，並使其永續下去。」這些富有希望的目標，並不是用罷工和暴烈手段而是用政治示威，教育和工作合作以求其實現。武士會的政綱是急進的，但相當分散：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廢除童工，為共事業收歸官辦，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實行土地改革。以理想和勸誘的混合物來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不能收效，但一八八五年之後，武士會訴諸罷工了，而他們有一些地方也獲得成效，會以人數大增，在一年時間之內，他們誇稱擁有會員七十萬人。因為受勝利所鼓舞，他們為着八小時工作制而支持一個計劃很惡劣的總罷工。罷工鼓勵了芝加哥赫市屠場的大會，有不明姓氏的無政府主義者投了一枚炸彈，炸死了許多警察。這一次暴動雖不由武士會負責，但輿論都認武士會與炸彈案有關。因為這個案件和其他多次罷工的失敗，武士會便每况愈下了；一八九二年當他們與平民黨聯合的時候，他們便由沒落變成滅了。

同時，有一個新的組織崛起為強：美國勞工聯合會。一八六三年有一個荷蘭籍猶太人貢波士決心

放棄倫敦的雪茄製造廠，到美國碰碰運氣。他帶同他的十三歲兒子聖牟·賈波士，這位小賈波士即刻參加捲煙枝的工作。翌年，這個小孩子參加雪茄工會；從此聖牟·賈波士與工會有不可分的關係，而美國工會的歷史也就離不了他。他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但雪茄製造廠給他在勞工史和經濟學上以透徹的訓練。賈波士熟讀英國改革家和德俄兩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他還受過實際的教育；由於罷工，窘迫時期和現有工會不足的痛苦教訓，賈波士認識需要一種現實而頑強的勞工政策。他認為工人必須一致守紀律，必須儲存大量基金，以備罷工和不景氣時之用，並且必須避免與政客，急進派或教條主義者往來。一八八一年，他召集各工會代表，組成一個「美國加拿大工會聯合會」。五年之後，這個組織變成「美國勞工聯合會」。

美國勞工聯合會比較美國勞工武士會更接近英國的勞工組織。它和武士會不同，它是一個技工總會，把會員資格限於上層的勞工，並組成一串自治的工會，其聯合起來的方式，很像美國各州的組成聯邦。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政策上是傾向於實際主義和機會主義，這一點也與勞工武士會不同。它的一個發言人曾經說過：「我們沒有最終的目的。我們只為着最近的目標而奮鬥。」他們的目標大部分是限於更高的工資和更短的工作時間，但也不忽略有關的事務如童工，衛生保健法律，禁止訂約勞工和罪犯勞工，以及拒絕中國人移入等等。不過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綿長而成功的歷史上，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保守的，機會主義的，同時還有些獨占排斥他人的性質。它規避政治，可能時與資本家合作；以基金支持必要的罷工，保持嚴格的紀律，並用清醒樸實的政策爭取民衆的信任——由於以上措施，它克服了敵意的攻擊，渡過了種種難關，戰勝了競爭者；而當賈波士於一九二四年末

次擔任它的主席時，這個組織的會員已經將近三百萬人。

第三類勞工組織是沒有力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有長久的背景，但他們的早期表現多半是如布魯克農場一類的烏托邦的實驗；最接近社會主義制度的是猶他州的摩爾門政體，不過勞工沒有參加重要的部分。八十年代間，有一個秘密團體叫摩利·馬凱斯的在賓夕法尼亞的無烟煤礦場施行恐怖政策，後來被武力所收平。八十年代又有一批德國的知識份子企圖建立美國社會主義。他們對馬克斯和拉薩爾學說的熟識，更有甚於對美國勞工的認識。摩斯特於一八八二年來到美國，又增加美國勞工左翼的革命傾向。摩斯特不容於德國和英國，他逃到美國來，謀使美國工人採取暴烈政策。他認為欲澈底解決勞工問題，必須「用積極的，無情的，革命的和國際的行動，毀滅現存的階級統治。」他為「黑色國際」創立了一個美國分部。黑色國際除幹零星的暴烈行動外，絲毫沒有成就，惟有玷辱整個的勞工運動而已。

急進的勞工團體，及時把自己從外國的糾葛中解放出來；一九〇五年正式成立的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它雖借用些福利爾的工團主義，但它是徹頭徹尾的土產。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在西部的木材工廠和鐵場，以及東部的紡織中心雖有一些成就，但它從來得不到實際人數上的力量，而它的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使它幾乎一蹶不振。

## 勞工衝突

美國勞工的故事，充滿着罷工和暴動。美國勞工開始就須為他們之所得而苦鬥；為着組織，罷



工，糾察的權利，爲着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工資，爲着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失事賠償金，爲着廢止童工和禁例，爲着限制外人移入等等。這些鬥爭大部分在工業範圍發生，有時也在政治的領域內舉行。在這長期的苦戰中，勞工大都是孤軍苦鬥，沒有外援，而商業則得到輿論，警察和法庭的支援。因爲遭逢到這樣頑強的反對力量，故勞工在罷工上所得到的勝利較少於其失敗或妥協，但它的勝利次數已足夠令他們繼續用罷工爲一種武器。不過有一點不可忘記的便是，在勞工關係上訴諸武力與在國際關係上訴諸武力，同樣是理智失敗的一種紀念碑。

在美國建國的初期，罷工並非不尋常的事，後來使用以與它鬥爭的武器也不是不熟識的。一八三四年羅威爾紡織廠女工罷工的時候，一家報紙這樣報導：『她們已經做了女性不該做的事，如在街上遊行，揮動她們的手帕和圍巾，而且其中有一兩個作公開演說。』輿論受這些不適當的舉動所震驚，結果罷工瓦解了。在六十年代時，紡織、煤礦、製鐵、和其他工人之間，掀起了罷工的浪潮，可是他們大部分結果都是失敗的。暴烈舉動的真正時期，開始於一八七七年的一「大罷工」，與勞工武士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和托辣斯專利獨占事業的興起同時。自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發生罷工不下三萬七千次，有些是地方性質和短促的，有些則是曠日持久和全國性的。

這個時期最動人的罷工是一八七七年的鐵路工潮，這是美國大規模工業暴動的第一次；一八八六年麥柯密克收割機工廠的罷工，結果促成威赫市暴動的慘劇；一八九二年荷姆斯台特罷工，曾在愛農加希拉河兩岸發生對陣戰；一八九四年的普爾門罷工，曾使全國一半的鐵路都停頓了；可勒拉多煤礦場的罷工，發生了克利普河的惡戰；一九〇二年無烟煤工人的罷工，幾乎使全國工業都發生麻

墟，最後由老羅斯福總統的干涉才告解決。要詳細回溯這些歷史上的事蹟，既不可能也毫無益處，但我們可以擇一八九四年普爾門罷工潮來說，因為它在許多方面都可作美國工潮的代表。

這一次工潮由伊利諾斯州的「模範」城普爾門開始。這裏的工人住着舒適的公司房屋（房租較他處高四分之一），買公司的煤氣和水，並從公司內的商店購其他物品——這於喬治普爾門和其他股東都是有利的。及至二十世紀第十年代的初期，工人工資削減，以求維持紅利。當工人代表向普爾門呼籲把這問題交付仲裁的時候，普爾門置之不顧。於是工人們立刻停工。在青年戴伯斯領導下的新組成的美國鐵路工會，把普爾門工廠工人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訓令它的會員不要用普爾門的車輛。這樣一來，鐵路與工人間的戰事於以開始——而且影響到全國的一半地區。在數星期時間之內，北部和西部的運輸都麻痺了，一家大都市日報預料到打破罷工所採用的方法，宣佈這是「反對政府和反對社會的戰爭。」僱主機關「總經理協會」深恐罷工成功，決定在鐵路工會尙未能再進一步搗亂之前將其擊潰，於是要求聯邦政府實行干涉，以保持鐵路交通不至中斷。

總經理協會這次要求勝利了。克利夫蘭總統的檢事長奧尼是一個從前的鐵路律師，他對於僱主的觀點完全同情。他接得要求之後，即發表命令，禁止一切罷工行動。伊利諾斯州的州長奧特蓋爾特本來就準備用州的民團來維持秩序，但他沒有行動的機會，克利夫蘭總統已經命令聯邦軍隊開入芝加哥。禁令打破了罷工，而軍部幾乎打破了勞工運動。戴伯斯拒絕服從禁令，結果以侮辱法院罪入獄。奧特蓋爾特提出抗議，謂聯邦軍隊如此開入州境，已經違反憲法和破壞州的主權。他這次抗議被克利夫蘭和法院駁回。這樣一來，鐵路僱主方面似乎全部勝利。

可是後來國會委員會和研究者的調查考察，幾乎支持罷工者和奧特蓋爾州長的每一點理由。他們斥責普爾門的工業封建主義；認為罷工者不必負擾亂治安的責任；總經理協會是做慢和無法無天的；奧尼的政策不適當，使用禁令在法律上頗成疑問；調動聯邦軍隊為不必要和不適當的舉動。這不愉快的插曲，使這時期許多左右勞工地位的力量為人所注意；一個大公司的傲慢，同情罷工的任務，反托辣斯法的使用，約束勞工的禁令的使用，法院的敵意，和政府同情資方而不同情勞方的趨勢。它使勞工問題成為即將來臨的競選運動中的主要問題，並使勞工不信任克利夫蘭總統。它增強了社會黨的地位，並造成一個勞工的偉大領袖戴伯斯，奧爾蓋特的聲譽也因此提高。

到了一九〇〇年，勞工贏得了它的基本權利的大部分——集會結社的權利，罷工的權利，集體議價的權利——而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運動也獲得進步。但很顯然的，這些收穫僅限於勞工人口的小部份，至於整個工人安全和社會的大問題還談不到。情勢漸漸明白，勞工問題並非離其他社會經濟問題而獨立的，而工人的福利和安全對社會是有害關係的。在工業不能付適當工資的地方，社會必須設法予以補助。在工業不能給予充分職業的地方，社會必須設法解決失業問題。在工業把工人弄得殘廢老弱的地方，社會必須支持他們。女工童工不僅是他們與僱主之間的問題，而是有關係於前途的大事。社會能夠忍受工業戰爭多久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因為無論那一方面獲勝，社會往往是受損失的。

很顯然的，這些都是需要政治行動的問題。除非競爭者都願採取同樣行動，沒有一個僱主能夠幹這樣大規模的改革計劃如失業賠償金和養老金等等。當大多數的工人尚散漫無組織的時候，集體議

價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的禁止童工，規定女工工作條件，要求失業賠償金，援助失業業者，老年者和工業廢棄者，視察工廠，改善建築物，並做其他許多事以避免毫無約束的現代工業主義的罪惡後果。英、德、丹、奧、澳等國對此早已採取適當的行動。但在美國，因為有邊區的傳統，有許多的工作機會和頑固的個人主義，故社會立法的制定，曠日持久沒有實現。當問題變成緊急的時候，美國便表現她能夠迅速處理，在老羅斯福總統和威爾遜總統任內，已經有相當可觀的開始，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美國在勞工和社會立法上已經趕上工業國家的老前輩了。

在社會改革的鬥爭上，勞工在社會工作者，基督新教徒，學者和知識階級之間獲得有力的同盟者。在反對工業罪惡的任何鬥爭史上，新聞記者雷伊斯，芝加哥赫爾館的亞丹士，一神論教士格拉頓，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康麥斯等的名字，必須大書特書。他們不斷努力，使社會大眾明瞭童工的社會損失和其租房屋的危險，鼓舞懶惰的立法機關採取行動。這些改革家在一些州份——馬薩諸塞、紐約、威斯康星、奧勒岡——獲得顯著的成功，不過問題是很困難的。

可是到底還是獲得真實的進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大多數州份已經禁止小童勞作；有許多州份規定女工只許作八小時工作，建立失事賠償制度，嚴格視察工廠和礦場，禁止訂立不合法合同和在工業糾紛中使用私人偵探和私人警察。這一種成就可用童工法的歷史予以說明。

一九〇〇年，童工成爲社會的恥辱。一百七十五萬個十歲至十五歲間的兒童被雇用。許多在工廠和礦場裏工作，其他的則在罐頭公司，甜菜農場和紅莓苔子田地工作。一個視察員發見八家紗廠裏有五百五十六個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另一個視察員發見有六七歲的兒童於早晨二時開始以蔬菜裝入

罐頭。史巴古所著的「孩子們的慘哭」一書，是這一世紀賓夕法尼亞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煤礦實情目的擊記，這一本書令全國都震動了。

有些州的法律是反對這種罪惡的，但往往不夠嚴格，容易被人規避。南加羅林納後來規定工廠工人限於十二歲以上，但這種限制令家庭不能負擔時則另作別論！當馬里蘭規定年在十六歲以下而需要工作者須獲得批准方許工作時，請求的人數較上次人口調查時十六歲以下人口總數多了一倍！立法只能對工廠工人生效，而兒童信差，擦鞋小孩，漿果園和罐頭公司的工人都不算是工廠工人，故數以十萬計的兒童都不能受到保護。到了一九〇九年，美國才有一個州——特拉華州——規定「兒童年在十四歲以下者不得僱用以擔任有酬報的職業。」

州法律力量的不足，結果使國會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一九一六年，國會制定法律，禁止童工產品運出州境。這個問題表面算是解決了——但法院宣布國會無權制定這一法律，於是不能生效。三年後國會再度嘗試，此次把「童工產品」字眼刪去。法院又予以否決：國會不能用間接方法做它直接不應做的事。二十年後最高法院承認這完全錯誤，可是事情已經做了。在繁榮的三十年代全部時期，童工繼續存在，據一九三〇年人口調查，十八歲以下的男女童工數在二百萬以上。之後，「新政」實施，克服了憲法上的困難，實際上把這種恥辱結束了。

勞工由於這兩種方法——集體議價和立法——大大地改進了他們的地位。商業也開始對勞工問題採取比較開明的看法，並把自己陣營的秩序弄好。從此商人不至於再說：「勞工是一種商品，到底還須受供求法則所管制。」「供求法則」曾經為着廠家，銀行家和農民而修改過；現在它也為着

勞工而修改了。

## 銘鍋

大多數美國人從未了解移民在他們歷史上所發生的影響。他們把移民認做一個「問題」，並且認做是過去五十年才發生的事。而當他們想到移民的時候，腦際便浮現一幅圖畫：膚色紫綠的義大利人，或滿面鬍鬚的猶太人，或帶着顏色鮮豔的披肩的波蘭農婦，從船的跳板上上愛麗斯島。他們沒有想到漂泊的神父們，十六世紀法國的新教徒或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甚至沒有想到窮苦的黑人在中部道路的地獄裏受苦。

但全部美國人除印第安人外，都是外國移入的人民或移民的後裔。移民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環境裏從地球上不同的部分移入美國。可是他們都有同樣的經驗，老家蕩然無存，移到美國來重整旗鼓。他們的全部，即使是無知識和下賤的人，都帶同他們的精力，文化和信仰到美國來。他們都是這龐大的美國大鎔鍋的組成分子。

我們已經略知組成美國人口的各種流派。在共和國建立的初期，人民繼續從舊世界移到新世界來，他們大部分是自願的。自一八二〇年初次有紀錄起至內戰開始止，約有五百萬人從愛爾蘭，英格蘭和德國移到美國來碰運氣。就是內戰也都沒有嚴重阻滯人口移入的潮流，而在阿波馬多斯事件之後，這潮流簡直便成急湍了。一八七〇年的美國人口是極為複雜的。那一年，一千個美國人中，四百三十五人是土生父母的土生白人，二百九十二人是外國或父母不同國籍的土生白人，一百四十

四人是外國出生的白人，一百二十七人是黑人；此外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和一個中國人，湊成了一千的整數。在一八七〇年與一九二〇年之間，幾乎有二千萬個外國人移殖美國。但外國出生和土生人口的比例沒有什麼大變動。最驚人的變動恐怕是黑人人口的相對減少和墨西哥人的增加。

可是在美國人口改變的特質上有一重要事實可使每一個觀察家震驚。那便是東歐和南歐移入人口的急劇增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部分移入人民繼續來自英國，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國家。但就是在這個時期，已經有「新的」移民小潮流了。富進取心的輪船公司與那不勒斯，但澤，米美爾，阜姆和雅典建立直接的聯繫，並在義大利，波蘭和奧匈帝國設有數以千計的代理以吸收運輸乘客。富進取心的公司，設法在愛麗斯島迎候移入人民，帶領他們到礦區或工廠城市。及至英，德和斯坎的納維亞的人口壓力漸漸鬆弛的時候，這一帶播遷到新世界人民的洪流便和緩了。可是「新的」移民反而激增。例如新世紀的最初十年間，來自愛爾蘭的移民不過三四〇・〇〇〇人，此外另有三四〇・〇〇〇人來自德國，但來自義大利的竟達二百萬以上，來自奧匈帝國的也達二百萬。在最後禁令發布以前，義大利移來的人口逾四百五十萬，奧匈帝國四百萬，俄國和波蘭三百二十五萬。

對於這一批批移入的新人——對於逃避宗教的迫害而尋求信仰自由的人，對於逃避兵役和逃避參加戰爭的人，對於渴望有一個更民主的社會的人，對於希望解脫窮苦而想染指新世界的非凡財富的人——美國實在是一片樂土。他們都參加偉大的探險；他們都夢想着更好的生活，而他們大多數都為着自身和其子孫建立這樣一種生活。威爾遜總統曾經否決二件企圖限制外人移入的法律案，他

說：

「每一隻向西駛來的船，不是載着他們祖國被壓迫人們的希望麼？當他們望見美國海岸的時候，他們的心是怎樣的跳躍！他們早就渴慕着這邊的居民，沒有帝王，沒有特權階級，沒有令人壓抑絕援的一切束縛，這裏忠實的可以獲得充分的果實，是一個如手如足的大團體，不想互相欺詐，而企求造成一種普遍的良善！」

自由神像的巨影初次出現在地平線上，的確是現代史上最動人和最富戲劇性的經驗。自由神的手握着希望的火焰，它的基石刻着這些字句：

都交給我吧，

你們疲憊窮苦的人民，尋求自由的過度擁擠的大眾，

最卑賤，最悲慘，最困苦的人；

把這些人都交給我吧，

這裏我握着明燈，

照耀看到自由和機會的金門。

「舊的」移民在北部和西部很勻稱地散佈着，其參加農業和工業的人數也大約相等。但因為要創辦一個農婦需要錢，因為最好的土地已經沒有，因為城市有工可作，而且是自己的殖民地，又有天主教會，故「新的」移民聚集在東部和中西部的工業中心。一九〇〇年，外國出生的人民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到了一九二〇年，這個數目已增加到四分之三。紐約城有數以千計的義大利人，波蘭



人，俄國人和猶太人；恬靜的波士頓有大量的義大利人和法籍加拿大；教友派的費城有俄國人；克利夫蘭有俄國人和波蘭人；聖保羅和明尼阿波利斯有斯坎的納維亞人；而芝加哥則是什麼種族都有的五色雜陳的城市，在小的工業城市如福爾河，史克蘭頓或漢特拉姆克，外國出生人民的百分率，甚至比大城市還高。這種事實的意義是新來自東歐和南歐的人，都想在礦場和工廠裏找工作。例如早在一九一〇年，賓夕法尼亞的煤礦工有四分之三是國外出生的，而其大多數是義大利人，波蘭人和斯洛伐克人。一九二〇年，國外出生的人民，佔人口總數八分之一，但他們三分之一受雇於工廠，一半以上則作工於礦場。

移入人民有什麼貢獻呢？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精力，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信心。他們對美國有很多的貢獻，美國對他們也施了很多的恩惠，他們幹着辛苦的工作，使美國的資源能夠迅速開發。他們開墾草原；他們敷設通過大陸的鐵軌；他們發掘銻鐵、煤鐵和銅鐵；他們砍伐西北部森林。但他們的貢獻，不僅限於不熟練的勞動。他們使美國生活豐富而色彩，而在某些地方大大增加了美國文化的傳統。在音樂和美術方面！他們供給創造力的大部分。一九三〇年，美國主要樂隊的領袖，沒有一個名字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名字。在繪畫方面，許多名畫家都是外國人。在商業、政治、科學和教育上，外國出生的人和他們的子孫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但移民也有它的問題。勞工界感覺到他們是職業的競爭者；正如一個勞工領袖所說：『我們的生括是由移民來衡量；我們的工資以移民為基礎；我們家庭的狀況受移民所左右』。城市政府在房屋，衛生和治安方面都發生新的問題。學校發生應付文盲和社會調整問題，但外國出生人民的同化

並不困難。平均的移入人民都渴望成爲美國人。瑪麗·安玳在她的「樂土」一書所述的經驗，可說就是千千萬萬人的經驗：

『一個日麗風和的九月早晨，當我進入公立學校的時候，我的公民的自尊心和私心的滿足達到了頂點。我一定永遠記住這一天。入學的第一天，在大多數人看起來是一個紀念日。在我看起來則有一百倍的重要性，因爲我期待這一天太多了，路途太遙遠了，我的期望太大了……父親親自帶我到學校去。他不會把這工作讓給美國總統做的。他等候這一天的來臨，其焦急的情形和我相同。他在路上催促我們時所看見的事象，令我夢寐難忘……最後我們四人圍站在女教師的桌前；父親用他那令人聽不懂的英語，說出心裏已經無法埋藏的對於我們的希望，把我們付託給女教師。』

引起同化和社會調整的問題的，於其說是移入人民的本身，無寧說是他們的兒女。好些是從根拔起和德性敗壞。在家庭裏，他們是處於一個世界，在家庭以外，他們是處於另一個世界。經由他們的父母和教會，他們還是與舊世界保持聯繫，可是這種聯繫，不是根本的而是不真實的。因爲他們的容貌和語言之不同，故不完全爲他們的美國伴侶所接受。他們往往在未獲得新的傳統之前即向舊的傳統背叛。公立學校本來是很好的溶劑，但有時不會消滅歧異反而增加了歧異。第二代的美國人的比第一代發生更多的社會紊亂，騷動和犯罪的問題。

一九〇〇年左右發生了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爲已經到了必須限制外國人移入的時候了。勞工憎恨移民的競爭；「舊血統」的美國人深恐他們的血統受新來的北歐人和地中海人所混淆；一般的普通

人則認為美國人口和問題夠多了，不必招入更多的人口和問題。早在一八八二年，國會已經決定停止中國人移入，同年又禁止他們認為「不良份子」的移入——即患病者，神經不健全者，道德敗壞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等。這在質方面可以發生一些效力，但在量方面則否；所需要的便是兼顧質與量的一種限制辦法。結果提出來的辦法是識字試驗。英國、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既幾乎沒有文盲，而義大利、波蘭、俄國和南歐東歐各國則文盲甚多，這辦法便具有一種長處，即一方面可以削減「新的」移民的總數，一方面又不至嚴重影響到「舊的」移民。

三位總統——克利夫蘭、塔虎脫、和威爾遜——都否決過以識字程度為移居美國條件的法律案，他們的理由是這僅是機會的試驗而非能力的試驗。但一九一七年國會終於勝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洲戰區人民大規模移入美國的可能性極大，故問題似乎已經不僅在於限制，而是進步成為排斥或拒絕了。國會於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制定一套法律，對於將由國外來美的人作量的限制——結果是限定十五萬人。

這樣一來，到了一九三〇年美國歷史的一個時代便告結束。美國雖仍是一個鎔鍋，但已經不再是世界各國窮人和被壓迫者的「樂土」了。

##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 開發最後西部

當南部正從戰爭的痛苦和重新建設的紊亂中恢復過來的時候，當北部正把它的經濟適應工廠和機器的時候，密蘇里以西的西部，其改變更爲可觀。一八六〇年，這一片約等於美國一半面積的區域，大部分還是荒野。新的州加利福尼亞自誇人口四十萬；在歐拉密特河谷有五萬個奧勒岡的拓荒者；羣集在大鹽湖周圍的摩爾曼教徒，人數也約四十萬；格蘭得河上游兩岸集結着漂泊着的布物羅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冒險的白人，人數又約九萬。其餘的地方便是印第安人的區域了——希奧克斯族，布拉克佛特族，克羅族，優特族，基阿華族，康登區族和阿巴區族。這些印第安人，騎着成羣結隊的馬，養着大羣的水牛，漫遊在平原，羣山和沙漠之間，除受獅子和狼以及相互的騷擾外，可說是自由自在，不受外力的壓迫。

可是三十年之後，這一切都變了。印第安人受文明的過程所擊敗和征服。咆吼的水牛羣已被肅清。開鑿的人住居於整個的山區，在內華達，蒙達那，可勒拉多，甚至在達科他的黑山間，都建立了小小的社區。鐵路大胆地衝過了草原，在峯巒之間尋出了路徑，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聯繫起來。養牛的人，利用免費的青草，鐵路和新市場，領有了自台薩斯州潘漢特以至密蘇里河上遊的一大片草

地，而牧羊的人則在河谷和山坡間與他們競爭。之後，農民擁入平原和山谷，把東部與西部間的罅隙填補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邊疆已經消逝，五六百萬男女橫過大陸，在羚羊和草原狗所遊戲的地區從事耕種。

對於這廣大地區的征服爲什麼拖延得這樣久呢；而當進行征服的時候爲什麼又這樣快呢？美國人用兩百年時間從大西洋岸逐漸向西推進。一八五〇年，人口的邊疆已約達經線第九十五度——在這裏，人口便停止前進，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他們並不逐漸向前推進，而是跳過平原和落磯山脈，到太平洋的水邊去創業。這件事的解釋在於地理和氣候上。歐洲人是來自滿佈林木和河流的國度，他們認爲新世界也有林木，河流和充分的雨量足供耕種之用。現在大平原橫在他們的面前，這於他們無疑的是新的事物了。這裏是缺水之地，雨量極少，有長期的旱災；河流極淺，而且不大可靠；林木也少，建屋和築籬缺乏材料。故無怪早期的拓荒者繞過這些地區而到灌溉便利木材充足的太平洋岸。

在農民獲得適應新環境的工具之前，他們是無法征服這些大平原的。幸而適應環境的工具如期獲得。鐵路便利運輸；人工挖鑿的水井和風車供用水；旱地耕耘和灌溉部分解決了雨量不足地區的農業問題。拓荒者有了這些新工具便能夠生活，種植穀物，在平原上樹立永久的社區。由於這經驗而產生的，不僅是農業的新方法，而且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制度。

密蘇里以西的廣大西部，雖大部分是未經墾殖的，但並非大家不聞名的地方。勇敢的尋路人像路易士，克拉克和佛萊蒙特都曾經試探過；替西北皮貨公司或阿斯特皮貨公司或替自己工作的捕獸者

和皮貨商人，對這個大地區是很熟識的；沿着聖大非小路的商賈曾開闢通達西班牙屬西南部的路線；新教和天主教的傳教士在印第安人間勞苦工作；沿着奧勒岡小路的墾荒者，摩爾蒙小路上的教徒，加利福尼亞小路上的獵富者，都對建造通過大平原的公路有偉大的貢獻；軍隊曾經建築堡壘以保護移民和商賈；測量隊在此為鐵路線作測量工作；甚至當新時代揭開的時候，林肯總統還簽署一項法律案，規定建築第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

五十年代以降，幻想者即夢想着一條橫過大陸的鐵路，但這在人口湧進加利福尼亞以前還未成為迫切問題。在此以後，對路線問題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辯。南部人主張築一條鐵路把加利福尼亞南部，台薩斯和新奧良斯或孟斐斯聯繫起來；北部人則主張築一條鐵路由聖路易或芝加哥通西北部。測量工作是做了，可是紛爭未已，直至聯邦派各州退出使北部人士可以放手做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算解決。一八六二年的太平洋鐵路法律案把兩條鐵路合併起來——「聯合太平洋」鐵路和「中央太平洋」鐵路。聯合太平洋鐵路是由衣阿華州開始向西築造，中央太平洋鐵路是從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向東建築，以求最後兩條路連接起來。聯邦政府為要促成這偉大工程的完成，曾把二千四百萬畝公地劃歸這兩條鐵路，並貸款約六千五百萬元。

兩路的主持人，受這種種賜予和州的立法的優遇所策勵，精動的執行他們的計劃。他們面對一個極艱巨的工作。一千七百哩的鐵軌必須敷設過草原，山嶺和荒漠，這一帶所住居的都是含敵意的印第安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工程問題尤其難以解決，這裏沒有工人，最後只有從遙遠的中國運入一萬名苦力。每一磅鐵軌，每一輛車身，每一輛機車，每一種機器，都必須繞過合恩角或運過巴拿馬

地峽：有一個時期，公司租用了五十隻船專做這種工作。經過希拉山脈是沒有路徑的，數以千噸計的器材，包括笨重的機車在內，必須用大雪橇拖過雪堆。食糧，火藥和其他種種供應品，都須經由這條艱難的路線。要敷設鐵路，必須把山岩炸裂，在山峽間架設鋼橋，在六十哩路程之內，經過希拉山脈須鑿十五個隧道。當大雪使工程無法進行的時候，聰明的工程師們又建造三十七哩長的雪棚，使工程可以進行無阻。

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工程艱難比較少——這也許單單一部分是正確的，因為道奇將軍是一個最偉大的工程師。他的工人是由愛爾蘭人和聯邦派與邦聯派的老兵組成。在他的精明強幹的領導下，鐵軌敷設工程每天達二哩，三哩甚至四哩之長。道奇自己也用自傲的態度描寫這一次的成功：

「有一次我們用了最少一萬頭牲口，而大部分時間是用八千至一萬個工人。造橋組往往在鐵軌前面五哩至二十哩地方工作，很少有鐵軌敷設好而沒有橋梁的事發生。要運物資和給養來敷設一哩鐵軌，需要四十輛車，因在平原上，一切都必須從密蘇里河轉運來。因此每當我們向西推進一百哩路的時候，運輸上的負擔便大大的加重。但我們的工程有系統地計劃着和進行着，我從未聽到在全部建築時期內發生過耽擱一個星期或缺乏材料情事。印第安人的麻煩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直至鐵軌在勃羅蒙多利聯接起來時方告結束。我們建築克尼炮台至苦溪那一段的時候，喪失了大部分人員和物資。在那個時候，每一哩路都須在軍事保護之下工作。我們給每一工程隊的命令是被襲擊時勿逃跑……而據我所知，這命令沒有人違反過，印第安人未能把工程隊永遠驅離他們的工作地點。」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日，兩條路在猶他州的物羅蒙多利聯接起來，全國熱烈慶祝。這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一篇堅韌、技巧和勇敢的史詩。但它帶來這種豪傲的成就，同時也帶來了恥辱。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四巨頭」組織自己的建築公司，從中漁利；他們每人逝世的時候，都存下四千萬美元。聯合太平洋鐵路的董事們亦然，得利之大，數以百萬計。

同時橫過大陸的其他鐵路也經設計，而且有四條宣告完成。北太平洋鐵路是葛克所創始而由比林斯和維拉特兩人予以完成的。這鐵路由國會撥公地四千萬畝予以協助，於一八八三年把蘇必利爾湖和布加特海峽連接起來。另有兩條橫過大陸的鐵路也受惠於公地的賜予——聖大非鐵路和南太平洋鐵路，前者沿古時的小道，自堪薩斯至新墨西哥，然後橫過沙漠以達南加利福尼亞州，後者由新奧良斯至洛山磯和舊金山。這些鐵路不僅受聯邦政府的協助，同時也受州政府和郡政府的協助。唯一未受政府協助的鐵路是「大北鐵路」。這條路是加拿大生長的希爾所創辦，自聖保羅至西雅圖一段與西太平洋鐵路平行在經濟方面，它算是最穩固的，它的經濟社會政策也最有益人羣。

## 礦牧王國

建立「遙遠西部」第一個前哨站的是開礦的人。加州的發見黃金，把這一片新西班牙的畜牧地區變成一個美國的繁盛州份，並促成補補新的經濟活動——農業、船務、鐵路和製造業。這種經驗在礦業王國的歷史上是屢次重演的。開礦者到了一個地方，便建立政治社區，並為更永久的殖民地奠定基礎。當金和銀已經挖盡，或入於東部公司手裏，而開礦的熱狂減退了的時候，殖民者便轉向農



業和畜牧，或求職於鐵路上。有些社區還是幾乎完全從事開礦的，但蒙達那、哥勒拉多、懷俄明和愛達荷的真實財富，和加州一樣都在於青草和沃土上。就是在鑛產富藏方面，以前吸引冒險家的寶貴礦產，不久也被多麼豐富的銅煤和油所凌駕了。

礦業王國的衰落，與其興起時同樣的迅速，但它在美國人的腦海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開礦的帳篷是十分動人的。一次新的發見會使數以千計的獵富者遠播到荒漠的前哨站。在數天時間之內，溪流兩岸或藏富的山嶺的山坡間，即林立了帳篷和簡陋的草屋。有一些房子成爲酒肆或跳舞廳，一次買醉需要五角錢，又有女招待給予開礦者以盡情的款娛。在這裏無法無天的事情，雖沒有寫小說者所想像的那麼厲害，但的確很少有文化的享受，而帳篷的生活則是野蠻的。不過等到家庭、學校、教堂、和法律遷來以後，礦業社區也便秩序井然了。

這礦業王國的成就，不僅在於宣傳西部的農業，吸引殖民者，並以材料供給後來的小說家和電影製片者。它促成了印第安人問題，把鐵路推進到西部，使財富的洪流湧進東部投資者的銀庫，爲國家財富增加了二十億元的貴重金屬品，這樣一來，綠背紙幣便可以回籠，「貨幣問題」成爲美國政治的一部分。

當開礦者在內華達和蒙達那山間正在挖掘的時候，西部歷史已經在寫着新的和更重要的一章。這一章便是畜牧王國的興起。這個王國的物質基礎，在於西部的草地，由格蘭得河伸展到北部邊界，由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伸展到落磯山。這裏從前有數以百萬計的水牛自由吼叫，但在二十年時間之內，水牛幾乎完全絕跡了，代替它的是更多的台薩斯的長角動物和懷俄明及蒙達那的牡犢。

西班牙的紳士們和傳教士，有一百年時期在墨西哥北部沿格蘭得河一帶和加州南部的山谷間牧養牲畜，但價值僅限於本地的消耗和利用其脂肪及皮而已。後來有了鐵路，聖路易、堪薩斯、俄馬哈和芝加哥都有罐頭公司，此外還有冰箱車的設備，故改良牲畜品種，並把牲畜北驅至市場是有利可圖的生意。內戰結束之後，長途驅趕牲畜的事成爲常年的事業。數以萬計的牲畜蹄痕佈滿路上，牲畜城市像阿比林和颯延都在新路的終點如雨後春筍的建立起來。同時經營畜牧的人，發見他們的牲畜可以在北部的草地上度過冬犬，而這畜牧王國的領域，便擴展到哥勒拉多，懷俄明和蒙達那。台薩斯的牲口最多，但最典型的畜牧地區還算是懷俄明。在這裏，許多年沒有其他事業可與畜牧事業競爭，一切都受懷俄明畜牧協會所控制。

在開始的時候，幾乎什麼人都能夠選幾頭母牛和小牛，讓牠們在公地上喫草，這樣便可開始他的畜牧事業。但在短時期後，畜牧大亨和大畜牧公司——許多是在東部威蘇格蘭組織的——把這種企業統制了。他們的辦法是先從印第安土人取得公地，把土地圍起來。有一家畜牧公司在哥勒拉多圍起公地一百萬畝；另一家幾乎把台薩斯州整個的瓊斯郡圍起來；在颯延地方，有一家畜牧公司租到土地四百萬畝；印第安區的開化部落，曾以六百萬畝土地授予一個公司。畜牧的大亨們對付小競爭者的手段是無情的，他們向牧羊人挑起殘酷的戰爭，因爲牧羊人的羊羣破壞了草地。

畜牧王國和礦業王國相似，有它的浪漫的一面，這在美國人的記憶上是時時存在的。平原上的孤寂生活，遠程的趕畜，畜羣的驚奔，技巧的騎術，和五光十色的牧人衣服，這種種都在美國的民謠和歌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在高原平原養殖牛羊是很自然的事，許多牧人認為農民想在這裏成家立業是錯誤的觀念。在這個世紀的初期，派克曾經報告說：「在堪薩斯河、布拉特河、阿肯色河和它們的支流上，在我自己看起來，似乎只能移殖有限的人口……居民最有利的事業似乎只是養牛、馬和羊，」而在五十年後美國一個反對堪薩斯參加聯邦的參議員也聲稱：「我們渡過密蘇里河之後，除幾條溪河的流域外，沒有一塊地方合適移民住居。」這種看法結果雖證明是錯誤的，但後來的事實，顯示乾燥的西部的大部份地方，從事農業是無利可獲的。經營畜牧者認為西部的草地是大自然賜予他們的。他們用種種手段破壞土地法，圍起廣大的地區，壟斷水道，企圖阻撓農民向西推進。

但他們的戰爭失敗了。經營畜牧者雖可以嚇退孤單的農人，可是不能永久蔑視聯邦政府，而當阿瑟總統和克利夫蘭總統下令撤去鐵絲網把草地公開之後，畜牧者的獨占即告結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這個時期，鐵路貫通平原，進行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北太平洋鐵路擁地四千萬畝，在歐洲大登廣告，描寫西部土地的富饒，而維拉特一個時期在海外派有八百多個代表，為土地買賣作宣傳。聖大非鐵路運入了數以千計的俄國門諾宗派教徒；南太平洋鐵路吸引了德國人和斯坎的納維亞人；希爾建設其帝國的方法是以金錢貸與貧窮的農民，津貼科學的耕種方法，建設禮拜堂和學校。印第安人的抵抗破壞了，戰敗的土人殘都不是被逐出便是馴服了。工廠在平原的邊緣林立，數以千計的風車和鑽洞機使乾燥的土地可以耕種。有八百萬移民湧進這個地區，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萬；當地市場對於農產的需要增加的時候，對於較早殖民地地區的壓力也增加了。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人民大批向平原地區湧進的時期。加蘭特回憶他到達科他去時的情景說：

「擠滿了自世界各國移來的人的火車爬向平原去。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蘇格蘭人，英國人和俄國人，都混雜在尋覓土地者的洪流裏面，湧向落日的平原，這裏是一片土壤肥饒的河谷，是由好心的山姆叔叔劃出來讓每個人都受益的……街上擁擠着做買賣的人羣。一切的談話都是有關地皮的事情。這樣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過去，直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探尋財富者旅行未被人佔有的區域回到旅館，他們飢餓疲倦，可是喜氣洋洋。」

平原上處處的景象，都是大同小異的。在二十年時間之內，明尼蘇達人口增加三倍，堪薩斯增加四倍，內布拉斯加增加八倍，達科他由一萬四千人一躍而有五十萬人，台薩斯人口二十五萬，代馬薩諸塞而成爲第六個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二十年時間之內，這些農業州份——明尼蘇達、堪薩斯、內布拉斯加、達科他、可勒拉多、蒙達那——人口總數自一百萬增到五百萬左右，較全國人口增加速率大了八倍。法國旅行家戴士格維爾在五十年前便說過：『歐洲種族向落機山脈這種漸次而廢續的推進，是具有天命的嚴肅性的。它好像是人類的洪水汎濫，從不低落地向高漲，天天由上帝的手推着前進。』

到了九十年代結束的時候，向平原移民的風氣已成強弩之末，有些地方發見退潮的現象。艱難困苦的日子和旱災，把許多有野心的農民從堪薩斯西部，內布拉斯加和達科他驅回到東部來。人口的增加減緩了：例如內布拉斯加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人口僅增加了四千，堪薩斯僅增加了四萬。

但西部開發史最有聲有色的一章還沒有寫成呢。西部墾殖者對於台薩斯與堪薩斯之間的沃土，虎

視耽耽者達五十年之久，而這片地方則是劃給印第安人五十個開化種族作為永久安居區域的。到了九十年代的中葉，要求土地的壓力極大，政府已不能夠予以抵抗。從此印第安人權利被人收買，而在一八八九年四月，這塊土地門戶洞開，供人移殖。湧進這新地區的情形是瘋狂的。一位目擊的新聞記者寫道：

「當向北部界線進發的消息發出的時候，大家用各種不同的速度前進。想在這地區北端的路旁經營的人，都發見這些地點早為他人所先佔。有一些人索性跑開了，有一些則繼續向前進入內地……當火車停下來時候，情形是怪好看的。小孩子，中年人和老年人，都爭先恐後跳下月台，開始他們的競跑。他們互相追逐擁擠，有些帶着東西，有些於慌亂中把東西丟光了……似乎條條路都是通土地局的，在這裏已經排着一百多碼長的人的行列。他們靜止了一些時候，然後又騷動，爭着找空地……在另一列火車到達之前，中間是隔着相當時間的，但第三列和第四列是緊接着開到的，每一列車都卸下它所載的人，增加了可驚的擁擠情形。在三點鐘之前，一共開來了十列火車，故在這片地區正式宣布可供移殖的三小時後，至少有六千人已在加斯里地方了。」

數年之後，當奧克拉荷馬北部赤洛基地方開放時，又發生了一次的湧進。到了一九〇〇年，這片新地區的人口幾達八十萬。

礦業王國和畜牧王國已經消逝；現在也沒有邊區的存在了。的確，西部還存有礦場，可是已經是限制得極好的事業，由東部的公司擁有和經營。自台薩斯和新墨西哥以至於蒙達那和達科他的草原

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牲口在上面養殖，但公共的畜牧區域已經沒有，畜牧已成爲一種經濟的利益了。西部也還有土地，可是大部分都是山地或在乾燥區域，只有興辦水利才能使農業有利可獲。這樣，西部在它的經濟機構上，漸漸與美國的其他地方同化了。

在政治方面，同化工作的進行也很快。內華達早在一八六四年即被承認爲聯邦的一州——主要的是因爲林肯認爲也許需要這一州的選票。內布拉斯加於一八六七年取得州的資格，而哥勒拉多則於一八七六年成爲百年紀念州。以後便是一個長久的拖延時期，此時最後的西部填補起來，而政黨則競爭着控制新的地區。最後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障礙除去，六個西部州份參加聯邦——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懷俄明州，蒙達那州，愛達荷州和華盛頓州。數年之後，猶他也成爲一州。奧克拉荷馬是一九〇七年被承認爲州的，而兩個西南州份亞利桑納和新墨西哥則在一九一二年。這樣，美國的政治邊界已經作永久性的劃定，而一七八七年「西北法令」所開始的工作於以完成。

在政治組織上，西部和東部相似。到處都採用着大家都熟識的政制——三權分立，兩院制度，地方行政的城郡制。但在某些方面，新州的憲法與舊州的憲法確有不同之處。新州的憲法比較周詳縝密，就全部看起來又比較帶自由主義的色彩。它們大多數授予婦女以選舉權，禁止托辣斯和專利獨占事業，限制鐵路，建立進步的勞工標準。可是它們的哲學和精力根本上與鼓舞整個美國前進者相同。

## 最後邊疆的生活

邊疆的生活往往是艱危的，最後邊疆的生活當然不能例外。離開東部城市和森林農場的男女，他們想在高地平原碰運氣，邊疆的生活自然是艱難困苦，而且常常令他們發生苦痛的失望。這裏的工作比較俄亥俄或密士失必河谷農場更辛苦，這裏所得的酬報比較俄亥俄或密士失必河谷農場更微薄。這無垠的草原，巨浪一樣的雲翳，光輝燦爛的日落情景，在一些人看起來有它們本身的美麗處，但在大部分人看起來，這一片平原是灰黃的和單調的。在夏季，炙人的太陽曬着耕種的農人，乾燥和熱的風從南方吹來，使夏夜更令人難以忍受。冬天又很快的降臨，可怕的寒氣使氣溫降至零下三十度；大風雪有時一連幾天之久，結果常常是牲口屍體滿佈草原，人也往往有所死傷。

男人有他們的工作和野心；感覺最苦的便是婦女。她們在東部本來生活舒適，可是到了西部後便須住於地窟和草泥小屋裏，光線不足，空氣不流通，門窗須用氈或牛皮掩閉，一下雨地板便變成泥水沼，以後的房屋雖較舒適，但其陋則無二致。這些房屋都是在無樹木的草原上匆促建起來的，狹小，刷深灰色，夏季既感酷熱，冬天又覺苦寒，幾乎全年沒有令人高興的時候。在東部，甚至最貧瘠的農場上都有樹木，但在這裏便沒有。這裏覓水不易，故園藝不能發展，甚至家裏洗澡，都成爲問題。在發生旱災的時候，五穀枯槁，葡萄乾死，水井涸竭，南風吹來殘酷的塵土，氣溫日夜都在九十度以上，至此最熱心勇敢的人亦失望了。司徒華·亨利於回憶堪薩斯一八七四年旱災時這樣描寫：

「婦女們垂頭喪氣在火紅的爐邊準備菲薄的三餐。精力是必須保持的，人的骨架上是必須有飢渴的。就是最有虛榮心的主婦們也不事修飾了。她們讓髮乾枯蓬亂，很少人注意着她們的刷子和梳子。婦女們眼睛深陷，精疲力竭，她們至此也不管容貌怎樣，不管身上穿的好壞了……男人們則在咒咀，不再玩撲克了。做父親的怕見他的兒女，因為小孩的衣衫越來越襤褸不堪。水少，孩子們的污穢不潔也無法洗滌。做丈夫的怕回家喫飯，為的是回家難應付妻子，妻子往往是要求他把家遷回後方的。」

比較熱氣，塵土和勞役更惡劣的是孤獨。因為沒有社交的娛樂，沒有教堂的慰藉，沒有醫生的照顧，許多過癮的主婦們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嬰孩出生僅由好心的鄰家予以協助，或常常連絲毫協助都沒有；嬰兒死亡率極高；因為醫護困難，疾病流行。蚊子帶來的瘧病是隨處皆是的；污水促成了傷寒；霍亂，肺炎和麻疹是尋常的事，因意外而死的數量也大。被困惱的鄉下醫生，施行英勇的手術，他們往往是沒有止痛藥的，所用的是最粗糙的外科儀器。狄克說過有一個青年醫生沒有止痛藥即施行第一次剖腹外科手術，而且是在火油燈光下面。

城鎮裏面的生活便比較有多樣性和社交性，但還是灰色的孤立。這個時期的城鎮是小的和臨時的，它的居民都在夢想着輝煌的將來，準備隨時播遷到更適當的地點。我們可以想像，一條泥濘的狹窄街道，有木頭的人行道達草原的邊緣，兩旁排列着東傾西倒的房屋，灰色的粉刷被太陽曬得起泡。最重要的建築是酒店，雜貨店，馬廄，旅館和火車站。火車站是很重要的地方，每天城裏人們聚集在這裏等候火車。火車帶來的報紙雜誌，郵購物品名冊，東部親友的信件，有時還帶來旅行



商，債券代理人 and 買穀者。街的一端常常是一座禮拜堂——監理會派，浸信會派或長老會派。再過去是一間小學校，只是兩間房，學生用的是長板凳，教師才有桌子和椅。當教師的是師範學校出來的青年或需要職業的未婚女人或寡婦，幾個比較進步的城裏人曾經種植樹木，偶爾發見有一列向日葵，蜀葵或牽牛花之類，表示有些家庭主婦曾作勇敢的嘗試，想在這裏創造美的環境。穿白洋布或斜紋布衣服的孩子們在後庭遊戲，或聚精會神看鐵匠的工作；隨處有長鬍子的人遊蕩於雜貨店和馬廄間，他們所談的是五穀的前途，玉蜀黍的價值或政治上的故事。

這裏犯罪和不規矩的事情極少，但酗酒的事則極多——星期六晚當農民於一週辛苦後入城的時，便會發生許多爭吵的事件。在七月四日或農莊野餐的時節，偶爾有大規模的集會，城內的人和遠道農民把馬和車都擊好，到最近的河岸作長時間的慶祝。狄克曾描述內布拉斯加藍泉地方一次七月四日慶祝會的情形：

「爲着補鮎魚，組織了一個三人委員會……到了四日那天，這些人已經在附近一條溪流的出口處圍攔着一千磅的大鮎魚……另一個三人委員會搭好一個天幕，並在一家鋸木廠獲得木板，做成一隻四十隻脚的大餐桌和一個跳舞的小台。一大堆木材可作爲燃料。他們在四十哩外的白則維爾村運來一隻重二百五十磅的豬，故有充足的豬油可以煎魚。一架儀玉蜀黍機是臨時用鐵片製成的。餐食雖然不精，但好的玉蜀黍麵包則很多很多。鮎魚一道菜很是宮麗堂皇，此外還有些白麵包，是買來當餐後甜點的。那天下午，第三批人開始到達。翌日，已經有一百五十人。他們有的步行，有的騎馬，有的乘牛車，無論如何他們是有方法走到。婦女們戴的是遮日帽，穿的是常服。在

羣衆之中，只有一人穿着絲的衣服；有些男人則是赤足的。國旗升在七十呎高的旗杆上；宣讀了獨立宣言；大家用餐之後，在八十哩區域內搜覓來的四弦提琴開始響了，大家也開始跳起舞來。這節目持續到五日，然後殖民者才回歸他們的孤零的家，想念着這次的輝煌事件，淒涼邊疆生活的沙漠中的綠洲。」

這種小城鎮有些繁榮起來，街道和人行道鋪好了，磚和石代替了木材，一間新的旅館，一座歌劇院，銀行和商店，一間中學校，都表示着這裏的繁榮和驕傲。其他的都凋謝了；單就堪薩斯而言，有二千個地理名詞已經從地圖上消逝。邊疆城鎮之成敗，大部份是受鐵路和政治所決定；爭奪郡治地點的鬥爭是極劇烈的。

這最後的邊疆和早期的邊疆相同，都是十分民主的。大多數新社區採用婦女選舉的一些形式——早在一八六九年，懷俄明已是這種運動的倡始者。有些新的憲法規定限制權和公共問題的國民表決權，而大部分官吏——甚至法官——都由普選產生。但民主風氣在社交上所表現者，較在政治關係上所表現者更為顯明。任何人如果穿得比鄰人漂亮或表示矜誇者，即被人用懷疑的態度看待。銀行家，商店老闆，律師，農民和馬夫，同坐在廣場上，連袂坐在禮拜堂裏的長板凳上，全體兒童都進公立學校，更有進取心的青年男女則進附近各教派學院，或入師範學校和州立大學。許多種族在邊疆的社區裏混和起來——英國人，德國人，挪威人，波希米亞人和少數的猶太人，與來自鄰州的美國土人共同生活；這裏容納各種不同的種族，語言和教條。這最後的邊疆，在美國的一切邊疆中，許多方面都可說是最民主和最富美國風味的區域。

## 第十六章 農民及其問題

### 農業革命

工業革命就被人認為是現代歷史的基本事實。但農業革命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製鐵者，鐵路建築者，工程師，工業和財政巨子的勝利，鼓勵了兩代美國人的幻想，但農民和「反抗饑饉的鬥士」的功績並無遜色。當然，這兩種革命——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是相生相成的。沒有機器和鐵路農業革命不可能發生；沒有大量的穀類流入大城市的倉庫，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人們經過幾百年的奮鬥，以生產足夠維持生命的食糧，而人口進展的本身，則受食糧數量所控制。數百年來饑荒是人們熟知的幽靈，使人類死亡者數以百萬計。十九世紀把人類從糧食不足的恐怖中解放出來，而對這種解放，美國農場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自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四十年間，美國農業畝數增加了一倍，而實際上在開墾中的土地的畝數則增加兩倍。換言之，這一個世紀所開墾的土地，比以前二百年所開墾的土地大一倍，生產方面不只是配合着農業畝數的增加。一八六〇年的二百萬個農場，生產約二億蒲式耳的小麥，十億蒲式耳的玉蜀黍，和幾乎四百萬捆棉花；一九〇〇年年六百個農場，生產六億五千五百萬蒲式耳的小麥，二十五億蒲式耳的玉蜀黍，和幾乎一千萬捆的棉花。在這同一個時期，全國人口增加到一倍以

上——增加的大部分在於城市——但美國農民生產充足的穀物和棉花，養了充足的豬牛，剪了充足的羊毛，不僅足以供應美國的工人，而且把繼續長增高的剩餘運到歐洲去，作歐洲人的衣食。

有兩種基本的因素可以解釋這個非常的成就。第一種因素是農業領域擴展至於西部；第二種因素是把機器和科學應用在農業上。關於第一種我們已經相當耳熟能詳。新的西部平原和山岳河谷是農業的區域，在神奇的短時期內，這區域的農產竟躍登全國的領導地位。小麥地帶從沿俄亥俄河的各州西移以至於密蘇里河谷。一八六〇年，伊利諾斯，印第安那，威斯康星，俄亥俄，弗吉尼亞和賓夕法尼亞各州是領頭的產小麥州份；到了一九〇〇年，只有俄亥俄還留戀着這種資格，改種玉蜀黍的運動並不動人，可是在這裏，這種運動也是自俄亥俄到密士失必河谷。棉花的故事也是同樣的：在世紀變換時，台薩斯還不是領頭的州，約半數的棉花出產於密士失必河以西。在這同個時期內，牛羊羣不可抵抗地移入平原和山岳的牧區。

農業西移的運動。對東部和濱海區南部的農民自然是很大的打擊。他們不能與西部肥沃的處友地競爭，同時捐稅又增高，故在這區域從事農業已是走下坡路了。弗吉尼亞的潮水區已成爲格拉斯哥在其小說中所描寫的「荒地」；賓夕法尼亞和紐約的大片土地變成荒漠或度假期者的遊戲場所。新英格蘭的許多地方都荒蕪了，成爲叢莽和森林；在內戰後的五十年間，這區域在開墾中的田地幾乎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一個經過新英格蘭的旅客這樣寫道：

「威廉城（馬薩諸塞）和柏拉托波羅（伐爾蒙特）的中途，我看一個山頭似乎有一座大天主堂，後面襯着薄暮的天空。驅車抵達時，是舊式兩層樓的龐大禮拜堂，一個大規模的中學校，一個有

一百五十呎寬的大街的鄉村。驅車前進，發見禮拜堂已是廢棄的，中學校一切設備都拆卸了，鄉村裏沒有人煙。擁有村北農場的那一個農民住在大街的一邊，擁有村南農場的另一個農民則住在大街的另一邊。他們兩人是這裏僅有的居民。其他的人都離去了，或跑到工業村莊去，或跑到大城市去，或遷移到西部去了。這兒有的是工業，教育，宗教，舒適和滿足，而那邊則僅有被捨棄的窮鄉之可怕的淒涼。

單單土地的展拓不能說明農產激增的理由。農產激增與墾地或從事農業人數的增加不成比例。解釋還是在於耕種效率的增加。農業的機械化遠在工業機械化之後，這是一樁奇怪的事實。一八〇〇年工廠工人和礦山工人所用的工具是他們父輩和祖父輩所不知道的，但一八〇〇年農民犁田的方法，與一千年前遠祖的方法大同小異。他的犁是木製或鐵製的粗糙東西，由單牛和單馬拉着；他播麥種或種玉蜀黍蕃薯都是用手；他用鋤頭除去雜草，用鎌刀收割穀物，在穀倉的地上打禾，用手剝去玉蜀黍的皮。當婦人孺子都參加幫忙時，一個家庭最多也只能耕種八畝或十畝田地。

第一種美國的重要發明是惠尼的軋棉機。這發明大大地影響着農業，使南部的整個經濟發生一次革命。但與軋棉機有關係的不是種棉的方法，而是製棉的手續。實際上，除犁，墾和噴霧外，棉花沒有受機械所影響。其他的農產比較幸運，但大部分在應用機械方面都是長時間拖延的。然而試驗是不斷在進行。犁的故事是典型的。第一種登記專賣的犁是在一七九七年，自那時起，約有一萬二千種犁問世。最初的問題在於找出一種犁，一方面可以把泥土整齊地翻起，一方面又不與土地糾纏或碰到樹根和石頭便告折斷。傑克遜曾經試驗過，把犁土板所遭遇的抵抗力減少到最低限度，獲得

巴黎皇家農學會的金牌獎章。一八三七年，狄爾在伊利諾斯草原上將木犁包以鋼皮，使其力足以翻起處女地的草根泥，不久這種犁便被廣泛採用。七十年代後期上市的奧利佛式犁，把光滑的鋼面和堅韌的鐵底聯合起來，似乎滿足了草原農民的要求。

收割機的故事更是重要。一八〇〇年的農民如果他鉤力作的話，用一把手提鎌刀每天能夠割半畝麥；三十年後，他用着一種刈禾器，每天可以割兩畝。但他用這種原始的工具，不能大規模種植穀物，不能侵入西部平原。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有兩個農民試驗着一種機械化的收割機，他們便是哈西和麥柯密克；到了一八四〇年，他們兩人都表現奇蹟，用他們奇異的工具每天可割五六畝。哈西跑到巴的摩爾製造並銷售他的收割機；麥柯密克眼光比較遠，他西向走到年青的草原城市芝加哥。一八四七年，他在這裏創設他的收割機製造廠，開始以新的產品應市。到內戰爆發時，麥柯密克的工廠共售出收割機二十五萬具。因為農民採用了這種工具，便有許多人力可抽出來從軍，這位移居的弗吉尼亞人對聯邦勝利的貢獻，實在不次於任何指揮軍隊作戰的將領。

收割機每年都有一些改良。把穀物收集和捆束起來的勞苦工作，因為移動台的發明而減輕了許多。之後，一八七二年發明自動繩捆法，數年後又有盤曲捆法。同時打禾機已經完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間，這龐然巨物在中部地區的農事活躍。九十年代便發現了富革命性的收割打禾器（或名聯合機），一切收割，打禾，清除和裝穀入袋的工作，都可在一次的繼續動作中完成。它由二十或四十四馬拉著——後來用蒸汽和汽油曳引機——每天能夠收割七八十畝。

在農業的每一部門，除揀棉工作不算外，機械對農民都有幫助。玉蜀黍種植機，玉蜀黍刈割機，

剝皮機，去殼機，戴拉伐爾式乳酪分化機，施肥機，番薯種植機，草秣乾燥機，膠卵機，肥田料，和其他一百種的新發明，大大地減輕農民的勞力而同時增加他的效率。用了聯合機，以前三百人才能做的工作，現在四個人便可做了，而且做的更好。玉蜀黍剝皮機使一個人可做八個人的事，而玉蜀黍去殼機則使一個人可做五十個人的事；收割一噸的草秣的時間，至此減少了五分之四。二十世紀應用蒸汽，汽油和電氣於農業，把以前專用為牧場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解放出來，同時還削減人力而增加農業效率。

吸收新收割機，去殼機和曳引機最多和最快的是中西部和遠西部。工廠製造了多少他們便吸收了多少。在東部，農場太小，農業種類太多，投資於昂貴的機器不上算；在南部，勞工價廉，而煙草和棉花又不必靠機械化的種植。一八六〇年農業機械的價值為二億五千萬美元，到了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三十五億元，但大部分的增加是得自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區域。一九二〇年，單單衣阿華一州農民對機械的投資，即大於新英格蘭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農民投資的總數；一個南達科他農場機械的平均價值為一千五百元；產棉地帶每個農場機械的平均價值為二百十五元。

農業的機械化使農民能夠養活數目激增的城市居民，並可把過剩的產物運銷海外，結果又幫助工業和道路的擴展。這對於農民的本身，並不是一種不複雜的好處。他們許多人必須用去比較他們所能負擔者更多的費用，強迫他們擴展業務，替那些投資辯護，並集中在主要產物上面。它給與大戶農民以顯然的優勢，使小農民無法和他們競爭，並即刻加速發展用精良機械的大農場和租佃制度。六十年代能夠自給自足的小農場，到了二十世紀便這規模龐大的棉麥業主所壓倒。這些小農場就是

食糧還要仰給於雜貨店。

科學的重要性並不次於機械。美國的農業，其發展的趨勢自開始即着重於向外擴展，而不注意於原地的精密經營，因為取得新土地比較保持舊土地似乎還容易些。但南部潮水地帶土壤的迅速消耗使種植家震驚，故許多南部人企圖應付這種危機，用新種，採循環種植制，改良牲口品種等等，華盛頓和傑斐遜不過是他們中最重要的兩人而已。傑斐遜曾經說過：「對國家的最大貢獻，莫若任它的文化上增添一種有用的植物。」但這早期的改革大部分失望，因為阿巴拉契安山脈以西廣大土地的開發和軋棉機的發明，使農民向前移動到饒沃土地去，比較在原來土地上孜孜經營以求恢復土壤的肥美更為有利可圖。故新土地的開發，在邊疆是不斷的進行着。

聯邦政府於一八三九年初次撥特款鼓勵農業；但政府對農業表示關心，實際上是始於一八六二年的摩利爾土地讓予學院法案。這法案規定以公地授與農業和工業學院；每一州派國會議員一人至華盛頓即可得公地三萬畝。在這法案之下，一州繼一州地獨立創辦農學院，或與州立大學聯合，結果促進了農業科學的研究。一八八七年的赫區法案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法案撥大批款項在全國各處舉辦農業實驗站。同時給農業部作研究工作的直接撥款數以百萬之計。到了一九三〇年，有七八千個科學家替政府機關作研究工作，他們在實驗農場和實驗室裏的貢獻是十分重要的。

這批「反抗饑饉的鬥士」中最典型的一個是卡勒頓，帶古班加和卡科夫的小麥到美洲西部的便是他。卡勒頓在堪薩斯經營農業和授課，他在這裏一年年地看見旱災和黑銹菌怎樣殺害平原農民所能種植的結實小麥。可是他看見由聖大非鐵路移殖來此的俄國門諾宗派教徒所種的麥則收成較佳，因



此他便發見他們的麥是種籽長大起來的，而這些種籽則是由他們的祖國帶來的。卡勒頓因此深信在烏克蘭或歐亞草原上，必可找到抵抗旱災和黑銹菌的麥種。

一八九八年卡勒頓得農業部之助，起程往這一片樂土了。最後，他在烏拉河西面的土爾階大草原上——那裏氣候和地形極像堪薩斯的西部——找到他所要找的東西：古班加小麥。他在平原上種植這種小麥，好像是奇蹟一樣，不怕黑銹菌了。古班加小麥種植最成功的區域，是自明尼蘇達以至於薩斯加楚宛；但奇怪得很，在南部平原便不成功。所以卡勒頓再度赴俄，在烏克蘭卡科夫附近即四十年後德蘇惡戰的地方，找到了卡科夫小麥。到了一九一四年，全國冬季的小麥，有一半是古班加種或卡科夫種。

其他「反抗饑饉的鬥士」的貢獻也是重要的。杜色特征服了可怕的豬霍亂症，摩特征服了在牲畜中造成恐怖的神祕蹄嘴病。華德金斯從北非洲帶回卡佛玉蜀黍，韓森從土耳其斯坦運入黃花苜蓿。柏班克在他的加州實驗室裏產生數十種新的水菓和蔬菜。柯克在他的南加羅林納實驗農場證明山脚和高地可以種長纖維棉花。巴谷克在威斯康星大學發明試驗牛乳的方法，用這方法可以知道牛乳裏面包含多少奶油。在塔斯基基學院工作的黑人科學家卡伏爾，發見普通農產物的數百種新用途，如花生，甜番薯和大豆都有了新的用途。那浦由東方介紹入稻的新品種，並創辦示範農場，改良南部的農業方法，這樣他挽救了戰後米業的危機。

## 農場的艱危時期

美國農民每年都表現更高的效率，收穫更多的產物。他是勤勞的，聰明的，同時又得益於肥沃的土地，技巧的機械和現成的市場，他應該是發達的，愉快的。但事實上他的命運是苦的，而且越來越苦。在歷史上農業擴展最驚人的世紀的末期，農民不是如傑斐遜所說的「上帝的選民」，而已經成爲一個主要的經濟問題了。這個矛盾的解釋是怎樣呢？

農場問題是錯綜複雜的。對於南部種植家，種穀者，玉蜀黍和豬的經營者，畜牧者，牛奶場經營者和菜園主人，它的外貌是十分不同的。它有時是一個鐵路問題，有時是一個貨幣問題，有時又變成一個土地政策問題；它牽動到區域利益，政黨政綱和國際關係。不過農場問題每一方面都有相當不變的因素。主要的是土壤的耗竭，自然的空想，主要農產的過度生產，自給自足情況的降低，和缺乏充分立法的保護與協助。

南部的土壤因爲種植煙草和棉花，以及使用無知的工人早就耗竭了。那一區域的較老部分，有數以百萬畝計的土地變成荒蕪地帶，而水從沒有堤壩的溝壑流下，每年沖去肥沃的表面泥土數百萬噸之多。南部購用美國全國所賣肥田料百分之七十，南加羅林納所耗費於肥田料的，即佔他們棉產價值四分之一。這一點事實足以看出南部土壤的積累的貧瘠。在西部，地質的沖坡和暴風把土地弄荒廢了。高地平原中，有許多地方不適合耕種，甚至不適合畜牧。

循環的旱災也是平原農民的災害。在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十六個月的時期內，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的農民得不到一次豪雨去拯救他們。破產的拓荒者本來是抱着極大的希望來此的，至此不得不受東部的救濟。這種事在平原上是十分平常的，有時旱災繼續了數年之久。

昆蟲疫癘和植物疾病的威脅也是同樣嚴重的。在昆蟲方面，最壞的無疑是象鼻虫。一八九二年，這種災害自台薩斯渡過格蘭得河，其蔓延速度是每年約五十哩，結果把整個棉花王國都染上了。安特柏萊斯（在阿拉巴馬州）的農民，曾建立一紀念碑以紀念他們採用農產變化方法的成功，但在最壞的年頭，廣大區域的棉產曾削減百分之五十以上。消滅象鼻虫的種種努力未能收效，種棉農民預防的唯一方法只有提早種植和過度施用毒藥。

昆蟲疫癘的災害是嚴重的，但為害最大的要算是蚱蜢了。平原農民於一八七四年初次碰到蚱蜢的災害，從以這種災害迭次發生。臭虫，玉蜀黍鑽孔虫和肯溜象鼻虫都幾乎有同等的破壞力量。

農民是把他的產品向一個世界市場銷售的——與俄國、阿根廷、加拿大和澳洲的農民競爭——而購入的用品則是來自一個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他的小麥，棉花或牛肉的價錢，是由利物浦決定；他們為收割機、肥田料、鐵絲網、鞋、衣服、木材和傢具所付出的價錢，則由躲在保護關稅後面的托辣斯所決定。他的成本無情地高漲——他在農場所用的，運費，借款的利息，付給政府的捐稅，沒有不增加的。新的土地和機械雖然使他每年能生產更多的東西，但他的收入並沒有增加許多。在農業大擴張的時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美國農產的價值僅增加五億元；在同一時期內，製造品的價值則增六十億元。農產價格是不規則地向下跌。八十年代小麥每蒲式耳值一元，到了這一世紀最末十年跌為五角錢。一八七三年棉花每磅一角七分錢，二十年後即跌為九分錢，後來又跌至六分錢。玉蜀黍，蕎麥，大麥，煙草和其他農產品的情形也大同小異；在八十年初期代，十種主要農產每畝平均僅十四元，到了這世紀最末十年的初期，則跌為九元。

農民所受最厲害的經濟打擊是貨幣價值的提高。他向當地銀行家或做抵押生意者借款，須付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如果我們不考慮到農產品的價值而考慮到貨幣的價值，我們便可更快地了解這一點。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這農民能夠用一蒲式耳小麥，兩蒲式耳玉蜀黍，或十磅棉花，換到了一塊錢。到了一八九〇年，他要換到一塊錢，便需要一蒲式耳小麥，四蒲式耳玉蜀黍，或十五磅棉花了。一八七〇年這農民借款一千元，可用一千蒲式耳的小麥去還清債務；可是如果他在八一九〇年借這筆款，便需要二千蒲式耳的小麥才能還清。

在這種逆境之下，美國農民之債台高築乃是自然的結果。一八九〇年，伊利諾斯典押農場有九萬家，內布拉斯加有十萬，堪薩斯的數目則更多。這些典押品大部分落在東部手裏；新漢普夏的居民擁有西部典押品二千五百萬元。租地也是上漲的，全國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八，但在南部和西部，所佔的成數比較大。

這些便是農場問題的主要原素。農民不能利用政府作為保障他的工具，實在是他的毛病的因和果。農民雖然居全國人口之半，但他們在國會和州議會裏很少有代表。在這世紀末一年代的初期，雖有參議員裴斐和眾議員辛浦森到華府去，可是都被他人作古董看待。制定法律的人，都比較熱心於和議廠家，銀行家和經營鐵路者的利益，很少顧到農民的福利，這樣立法也便反映他們的這種熱心了。保護關稅也許可以協助商業，但它令農民於購買每一件東西時都須付出更多的代價。列入法典的銀行貨幣法對銀行家和投資者是一種恩典，對農民則成爲一種可怕的負擔。限制托辣斯和鐵路法律，被人如此寫成和如此解釋，使它對於托辣斯和鐵路經營者沒有什麼不便之處，當農業州份打

算制定更嚴格法律的時候，法院又予以駁斥。甚至本來想協助農民的立法，例如宅地法案，結果只有宣告失望。

阿波馬多斯事件三十年後，美國農民才把其領域擴張到整個大陸，有新式機械和科學之助，增加生產到可把剩餘供給歐洲的地步。

### 農民組織起來

商業，銀行和勞工都正在組織之中；此時正是農民仿效他們的良機。但組織農民是最困難的工作。農業利益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單位，每個單位都分別行動，每個單位都有競爭心；農民天生是個人主義者，不願受外來的管制；就是土壤和氣候也都是不能受限制的。結果，在聯邦政府負起責任以前，沒有實行過農產的統制辦法。同時，農民如果想避免受鐵路，托辣斯，抵押公司和中人所剝削，他們就必需有所行動。

第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是農會（Grange），或農業促進會。一八六六年有一個政府的書記叫凱萊的，在被戰火所蹂躪的南部作長途旅行，他所目睹的令他深信，欲求貧窮落後而孤立的農民能夠改革前進，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的行動。他和幾個朋友組織農業促進會，其社會的和教育的目的，在於「在我們自己之間發展更高和更好的男女人格。增加我們家庭的快樂和吸引力，並強化我們對事業的忠誠，……使我們的農場能夠自給自足。」有幾個農會在紐約和賓夕法尼亞成立起來，但權力既操諸東部之手，結果毫無進展。一八六九年，農會總部遷到中西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艱危時

期，它像野火一樣的蔓延了。到了一八七三年，幾乎每州都有農會，會員人數達七十三萬。農會在中西部力量最大，但它在南部和沿太平洋岸也很發達。

凱萊的意思是，農會應該是一個社交的組織。婦女和男人一樣都可入會；一種隆重的儀式有一部分是仿效共濟會的；舉行有教育意義的月會，愛國慶典和其他節期同樂會。最大的目的在於打破農民的孤立狀態，把聲色和趣味打進他的生活，促進意見的相互交換，建立休戚相關的一種關係。在這種種方面，農會都是極成功的。農會報紙銷路甚廣，農會圖書館發行農業刊物，農會演講員在鄉間學校的集會上演講，農會的野餐成爲一種既定的制度。加爾特回憶到一次農會的野餐時說：

「那是莊嚴的氣象，那是鼓勵人的景色——長行列的車輛，從小路蜿蜒下來，在叉路上碰頭，直至最後郡北全部農會聯成一個偉大的縱隊向野餐場地進發。會場上演講員以沉靜的莊嚴和高度的決心在等候我們。在美國的農村生活上，沒有一件事比這更動人，更快樂和更有益身心的了。」農民在這種集會上談起政治，自然是不能免的事。談話的結果往往促成行動，不久許多州農會成立合作交易組織，商店，借款代理處，甚至設立工廠。他們往往經營得不大好，而且自開始即碰到商家的強烈反對。但他們畢竟替會員節省不少錢：例如衣阿華農會運送五百萬蒲式耳到芝加哥，可以節省百分之十至四十，而用合作購買的方法，他們所購的每具收割機可以替會員省一百元。爲要應付這種競爭，並供應農會的需要，蒙哥馬利區的郵購店於以成立。

農會會員還是參加政治的。在一些中西部州份，他們選舉他們會員爲州議員，努力從事制定限制鐵路和倉庫的所謂「農會會員法」。但農會會員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未曾組成一個政黨，也未曾組成

像日後國會中的「農業集團」一類的東西。

跟着他們許多商業的失敗，他們立法努力的挫折，以及八十年代後期相對繁榮的回頭，農會衰落了。後來它是恢復起來的，但純粹是一種社交和教育的組織。同時不滿的農民流入綠背鈔票黨——一個湊合得很壞的農民，工人和教條主義改革家的集團——這個黨於一八八〇年推選農會老領袖威佛爲總統候選人。

農會的真正繼承者是「農民同盟」，那是美國歷史上最饒興趣的一種組織。農民同盟起源於九十年代的末期。這個時期是空前堅苦的。平原上發生連年的旱災；收成攤分制和收成留置權制令南部苦不堪言；小麥跌至每蒲式耳五角錢，棉花每磅六角錢；把玉蜀黍當燃料燒比運至市場還要上算。在華盛頓，半瞎了眼睛的國會議員只顧到大商業的要求，於一八九〇年用空前未有的麥金萊關稅把全國都束縛死，維持一種殘酷的銀行信用制度，打消了鉅額的恩給金等等。因爲受政府措施不公所刺激，農民同盟運動好像流行病一樣的蔓延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各同盟的會員人數已離二百萬不遠。

西北部和南部的同盟，在許多方面都像早期的農會。他們實施縝密的教育計劃，發行書籍——如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和愛華德·貝拉米的「回顧」——出版同盟報紙——單單堪薩斯即有一百家以上——派演講員作農民顧問，以科學農業的最新發展告訴他們，並鼓勵制定補救的法律，成立農民學會和讀書會。他們還實施廣泛的經濟計劃。台薩斯的同盟主持購買，交易和倉庫的合作辦法；達科他的同盟舉辦收成保險；伊利諾斯的同盟則舉辦農民交易所。這種事業有些是成功的，

替農民節省數以百萬元計的金錢，因為他們如此不必受商人和中人的剝削；其他的事業，則因碰到銀行和鐵路的敵對而宣告失敗。

不久同盟產生了一個政黨。他們開頭就揭發一種政治改革計劃：鐵路國有，貨幣貶值，廢除國家銀行，禁止外國人購置土地，減低關稅，擬定「低級財政部」計劃，使農民借款容易。這最後一點特別有意思。它主張由聯邦政府在每一個農業的郡建築倉庫，以便農民收藏產物。這計劃又以最低利率貸款給農民，使他們能夠控制產物以待好價時售出，使通貨膨脹——這樣便增加了農產品的價值。最初提倡的時候，它被斥為輕率 and 社會主義的計劃；但在一世代之內，它的主要部份已經被聯邦政府完全採用了。

在一八九〇年與一八九二年之間，農民同盟變形而成爲平民黨——美國政黨中最有聲有色的一個黨。這個黨的成員是南部和西部的農民，但也包括許多其他的少數派集團——勞工武士會，綠背鈔票黨和聯邦勞工黨的殘餘，婦女選舉權的提倡者，社會主義者，單一稅制的主張者，白銀派，以及職業改革家。它的力量集中在中部邊區，它的領袖們也來自中部邊區。這一世紀末期平民黨革命掃捲過草原和植棉區域，這是美國政治上所從未有過的現象。一個目擊者記載着說：「它是一種宗教的復興，一支十字軍，一個政治的聖靈降臨節，捲在裏面的人，每個人都有如簧之舌，好像有神靈使他們口若懸河一樣」；另一個人回憶着說：「它像十字軍一樣是一種狂熱主義。」農民在農場裏辛苦一天之後，挈妻兒緩步上農會或學校，傾聽領袖們的激動演說。最偉大的女宗教家瑪麗·索斯發表演說道：「這已經不再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抬，



華爾街所享的政府了。我們的法律是一種制度的產物，而這種制度則使流氓們衣冠楚楚，使忠誠者襤褸不堪。」暴亂的農民們投票主張發表新的獨立宣言。其中一篇這樣說：「過去二十八年的美國歷史，是傷害，暴虐和竊佔的歷史！世界上沒有一段可與倫比，而一切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個乾脆的目的，即在自由美國的廢墟上建立一種金融貴族政治。」

一八九〇年的選舉令這個新黨在十多個南部和西部州份獲勝，派出不少土製的參議員和下議員到國會去。這個黨受勝利所鼓舞，打算獲致更大的成就。一八九二年獨立紀念日，一千個熱心的代表流着汗集會於奧馬哈，推選一個總統候選人，通過董納利所草擬的下列話語，作為一個大胆進步的政綱的序言：

「我們當國家臨近道德，政治和物質崩潰的邊緣時召集會議。貪污左右了投票權，州議會和國會，甚至污蔑了法院的尊嚴……報紙大部份是受人津貼或被人封閉了嘴；我們的家典年度日；勞工窮困；土地集中在資本家手裏……平民大眾勞力的果實被人大胆盜去建築少數人的龐大財富……獲得這大批財富的人則不顧大眾利益，反而對自由有所危害。由於政府不公道的同一個多產的子宮，孕育了兩大階級——窮人和百萬富翁。」

平民黨得了一百萬以上的票數。但選入白宮的不是威佛（James B. Weaver）而是克利夫蘭。南部棉田和西部的草原雖颳起革命的暴風，但舊的政黨如常走着他們的路。只有一次地震才能夠搖撼他們。這次地震不久便發生了。

##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二年情形已經很壞，之後又逐漸惡化。在儀表極佳的克利夫蘭第二任宣誓就職不久以後，國內發生一種嚴重的恐慌。商店倒閉，銀行關門，鐵路出賣，工廠破產，貿易衰微，債主們削去抵押品取贖權。在城市裏，失業者如雲；在鄉村裏，流民越來越多。這種情形較一八七三年的恐慌更壞，在影響上更為廣佈和更具破壞性。

在這種禍災之下，政府對經濟的紊亂採取不干涉的傳統政策。克利夫蘭是一個能幹的領袖，他忠實、勇敢，善意，在打擊貪污和特殊利益上，他是孟却斯特自由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他在第一任總統期內（一八八五年——一八八九年）有很好成績。但他與放任主義的哲學結下不解之緣。他的施政方針還是減低關稅和改革行政，而拒絕救濟經濟的立法的大部分建議。他深信風暴會自己停息的；不景氣可用自動的力量予以消滅。這樣情勢逐漸惡化者達兩年之久。一八九四年發生了普爾門的大罷工，柯克西的失業羣在華盛頓的遊行，以及農產價格的再往下跌，種植棉花，玉蜀黍和小麥的地區發生暴動。民主黨的南部派和西部派以反對舊黨為威脅。一八九四年，克利夫蘭阻撓膨脹政策，密蘇里的老戰馬柏蘭特便宣布「我們已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候了。」那年秋天，一批心懷不滿的民主黨人與平民黨人携手，平民黨因此可以得到一百五十萬票。

當衰老的自由黨組織已經瓦解，年青而精力充沛的共和黨代之而起的時候，許多人預料一八五四年——一八五六年的危機會再度發生。但西部民主黨的聰明領袖們還不準備讓步，南部民主黨又滿

懷白人優越感，不讓第三黨有一個機會。南部和西部的民主黨急進派領袖，並不倒向平民黨去，反而積極控制黨的組織。農業的民主黨員投票選舉，以求在貨幣問題上進行鬥爭。這一著常被認為錯誤，但是其他問題能否吸引這樣多的投票人，則是一個疑問。那個時候的貨幣問題是複雜的，但建議把它變成一個通貨膨脹對通貨緊縮的問題，必不至太於令人迷惑不解。當人口增多和商業發達的時代，政府多年來即採取一種通貨收縮政策。在一八七三那一年，正當西部銀鐵的出產有令貨幣貶值之勢以前，國會用純粹平常的辦法，把白銀剝奪去通貨的資格——那就是說，拒絕再購入白銀或再鑄造銀幣。之後，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九〇年，政府被迫大量購買白銀，使美國的金本位受到嚴重的危害。一連串的總統，由國內全部保守力量予以支持，決定保持這種本位。克利夫蘭總統特別打了一次大勝仗。許許多多農民都深信，這貨幣政策應負價格低落的大部分責任。恢復白銀，鑄票開出的都作鑄造之用，把貨幣廠開放接收世界上一切寶貴的金屬，這樣貨幣的價值便會回復正常狀態，物價便可飛漲，而繁榮也即可以恢復。這都是白銀派提出來的理由。

保守的硬幣派人士還認為這種政策在財政上有害。通貨膨脹一經開始便不能遏止，政府本身便將被迫走上破產之路。只有金本位才可以保證平衡。不獨如此，他們還認為金本位不僅是健全的財政，而且是健全的道德。他們不公平地斥銀幣為「不忠實」的貨幣。這是一個舊的糾紛，也可說是一個新的問題。

在戰略的理由上，自由白銀問題的鬥爭有許多話可說。銀鐵主人面臨着破產的危機，自然願意出錢支持這個運動。在五六個人口稀少的西部州份，白銀派是佔絕對優勢的——這裏平常是共和黨的

範圍，在選舉代表團裏控制着不平均的票數。這些票如果倒到民主黨方面去，便可使選舉形勢整個改觀。易得的貨幣對各國的債務階級是動聽的，對一些工人和農民也是同樣容易入耳。最後白銀具有易被利用的感動人的性質。黃金是富人的貨幣；白銀是窮人的良友。黃金是華爾街和倫巴特街的貨幣；白銀是草原和小城鎮的貨幣。

但它還不夠發動一個鬥爭；白銀派還需要一個總統候選人呢。紐約世界日報說：「白銀派所需要的只是一位摩西。他們有原則，有勇氣，有銅樂隊，有旗幟，有宣傳，有選票，和有所謂領袖的人物。但他們在荒漠漂蕩，正像一羣迷途的羔羊，因為他們之中無人有勇氣，胆量，號召力和智慧足以做一個真正的領袖。」

他們結果找到他們的摩西，那便是內布拉斯加州的布利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利安是參加一八九六喧囂的芝加哥大會的代表，報名對貨幣問題發表演說。那是六月八日溽暑之夜，他走上講台之際，即是他不朽事業的開端：

「我們不是以侵略者的姿態而來。我們的戰爭不是一個征服的戰爭；我們是為保衛家園和後代子孫而戰。我們曾經呼籲，但我們的呼籲無效；我們曾經請求，但我們的請求被人忽視；我們曾經哀懇，但我們的哀懇遭人嘲笑。我們的災難來臨了。我們不再呼籲了；我們不再請求了；我們不再哀懇了。我們決向他們挑戰！」

這是布利安所說的話。他的每一句都博得雷動的掌聲。當他發表他的著名的結論時，會場喧噪震動，有如尼亞加拉瀑布，這是美國集會從未有過的情形：

「如果他們有勇氣出來在開闢的戰場上爲金本位辯護，我們決予以澈底的痛擊。我們後面有全副和全世界的生產羣衆，有工人的利益，以及處處勞動界，我們決以這句話來答覆他們保持金本位的要求：你們不應以這荆棘之冠壓戴在勞工的額上，你們不應把人類釘死在一個黃金的十字架上。」

布利安在大會之前已經作過計劃縝密的運動，故即令他不發表這篇演說，他也是可以被推選爲總統候選人的。他發表演說之後，其被選爲候選人可說已成定論。民主黨的白銀派的勝利至此已經完成。他們草擬政綱，推定候選人，強迫平民黨人跑過他們的陣營來。

因爲這次運動，布里安踏上了全國的政治舞台，在政治上活躍者達二十年之久。在某些方面上，他是亨利·克雷以後最特出的政治領袖。他的儀表極佳，頭髮是黑的，一雙黑眼炯炯有光，聲音具有流暢的美，思想敏捷，智慧充足，而又有大無畏的精神——這種種都使他爲平民大眾所擁戴。他們認爲他便是他們中間的一人，稱他爲「偉大的平民。」按布里安出身於農家，入一個農村的學院，後來遷至平原鄉間，執行律務並參加政治；他是一個虔誠的長老會派教徒，他的政治演說充滿着從聖經引出來的話；他是個樸實的民主黨員，未受成功所敗壞，誠心致力於公衆的利益，並深信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他是受有許多限制的，因爲他沒有多讀書，又不是一個富創造性或深奧的思想家，不過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

一八九六年的競選運動，其劇烈的程度是傑克孫時代以後所未有的。布利安的工作是困難的。他的黨分裂得厲害，黨的有名無實的領袖克利夫蘭處於反對地位，而黨的大部分東部領袖們則羣趨入

共和黨陣營。民主黨也受不公平的譴責，謂須負三年不景氣的責任。反對布利安的幾乎都是有勞力的集團；商業，大學校，報界和金融界。共和黨的老闆漢納籌措選舉運動費用，據估計是三百萬至七百萬元之鉅；在另一方面，民主黨的選舉運動費不足五十萬元。民主黨只有一點是佔了顯然的優勢——那便是在布利安一個人身上。他從新英格蘭橫過大陸到西部，搭乘酷熱而多灰塵的白天馬車，每天演說八九次，向工人和農民說話，向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份子呼籲。他的競選運動是美國史上最壯觀的一次。

布利安的競選是莊嚴的，但結果還是麥金萊多五十萬以上的票數取得勝利。使傑斐遜執政和支持傑克遜與道格拉斯的西部南部大聯合，至此宣告失敗。按此次是麥金萊在中西部和遠西部州份戰勝，因以決定全局。但布利安的競選，畢竟成爲傳奇性的史實——而平民黨人和農民的民主黨人的理想，最後還是制成法律。他們是左右美國歷史的力量。

##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 向民主挑戰

當布利安於後來撰寫一八九六年運動的歷史時，他稱之為第一次戰鬥。書名的本身就是一種啓示。因為那一次戰鬥雖然結果是農業的民主力量遭受失敗，而却是一套進步的戰鬥的起點。在這次戰鬥結束之前，由農人與工人組成的大軍自這一州到那一州；一個勝利接着另一個勝利，把反動的力量全都摧毀，最後把勝利之旗高插在白宮之上，全美國又恢復了它傳統的民主基礎。

因為這乃是進步的時代——在布利安的第一次戰鬥與烏得魯·威爾遜的第二次戰鬥之間的二十年。在這一階段裏，幾乎在美國人民生活的每一方面裏都發生了改革與變動。舊的政治領袖被擠出去，而新的政治領袖被擁進來；政治機構都大事調整而且現代化了；政治活動受着嚴格的批評，凡是不能自合於民主標準的都被排斥了。經濟組織及手段——私有財產，大公司，托辣斯及大資產——都被召到理智的法庭上來證明它本身的理由，不然就得改變其作風。社會關係也被重加改訂——城市的擁擠，移民，資財分配的不均，階級觀念的滋長，都受到嚴格的注意。這一時期裏的幾乎每一位人物，不論在政治，抑在哲學，學術或文學各方面，其聲名都多少來自於他與改革運動的關係；政治舞台上的威佛，布利安，拉福萊特，老羅斯福及威爾遜，哲學上的威廉詹姆士，洛埃士，同約

翰杜威；學術研究方面的凡勃連，艾利凡吞納；文學上的荷爾斯，諾利斯，加蘭德萊塞，那時的人民崇拜的英雄全是改革家。他們勇敢而強硬的守着民主的堡壘，甚至還結隊出征。自四十年代以來要以這一次的知識活動最熱鬧；而也以這一次的改革的意志最堅決。

但是這究竟是爲了些什麼事，這種改革的狂熱？究竟是什麼在如此擾亂着美國人民的生活？我們已經看見了一些農人與工人的問題。但是那些雖然已足以令人傷心，却仍然是現象，而非原因。那些問題並不祇限於經濟方面，而其範圍也不祇限於農工兩部門。它影響着美國社會各方面。事實的真象乃是美國人民生命的願望未曾兌現。本來在這新世界上應該創造一個人人自由與平等的社會的，這應該有一個在各處保障人民自由的政府的。這個自然原是一種夢想，然而却不是完全虛幻的夢，創造美國共和國的人們也並不都是幻想家，祇用欺人的希望來實行自我麻醉的。自有史以來上天從來沒給過人類這樣一個好機會，也從未有過一次令人們可以合理的期望其自身在地上創造出一個樂園來。在最初時期裏，美國人民真如特古特所說的，乃是「人類的希望」。

這個希望並未實現。美國人民固然比較當時的別國人民充裕些，可是却未達到他們所當有的境界，國內的物質成就固足動人，而社會及文化的成就却令人極爲失望。正如威爾遜總統在就職時所說：

「罪惡侵害了善良，很精美的黃金上都被弄得烏黑了。與財富俱來的是不可原諒的浪費。許多可做正當利用的，我們都糟蹋了，我們也沒有費一點心思來珍惜上天的殊恩……；看不起謹慎，一面能力驚人又一面奢侈得可恥。我們一向得意我們工業上的成就，可是我們却迄今從未仔細的想過人



的損失是多麼巨大，有多少生命的火被捻熄了，有多少精力被使用過度而摧拆了，在這許多年的無情之重壓下，有多少男女與幼童在身體與精神上蒙受着可怕的損失……在這偉大的政府裏藏匿着許多深奧的祕密，我們始終就沒有用精密而無畏的眼光仔細觀察過；我們所愛敬的政府已經被人利用做圖私利與滿私慾的工具過久了，而利用它的人們簡直忘記了一般人民」。

這並不是因為有惡人做了惡事；也不是因為有了有力量的人物出來排斥民主，蓄意將它摧毀；也不是因為有暴政與獨裁來取代了自由的位置。都不是的，其原因遠比這些更為微妙。其基本困難乃是西半球各國所共有的，科學與機械佔了社會科學與政治機構的上風，來自十八世紀農業社會的制度與方法已不能應付二十世紀城市國家的需要。在政治方面是如此的，舊日對於政府的畏懼心理到這唯有通過政府才能控制機械，對於社會所產生的壞影響的時代還存在着。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舊日的個人負責的觀念，現在已因無個性的公司組織的興起而被推翻。在社會方面也是如此，自給的農業社會中的生活習慣至此已不再能適應高度複雜的城市生活。

祇是增長的自身就已經產生了無數的問題：耕地範圍已經超出了自然所指定的界限；移民數目之激增遠超過土地所能容納的限度；城市也在激長，致它們既無充足房屋又無充分方法以管理其熙攘居民；工廠的產品也超過了實際消費的需要；商業的組織也變得異常龐大。既無人能夠瞭解又無人能夠管理；有幾個人變成不可思議的巨富，他們簡直不知如何處理他們的財產——而社會方面也不知如何減輕他們的負擔。

這些乃是基本的難題，但是很少人能有明瞭它們的智力。改革家們所見到的乃是貧窮，不公，與

貧污；他們所見的乃是土地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金錢問題，所以他們便提起精神來做廢除貧民窟運動，他們清除政治的弊端；他們與托辣斯鬥爭，與「巨富的壞蛋」鬥爭；他們向「魔鬼的酒」宣戰，向童工僱用宣戰，向虐待勞工的人們宣戰；他們爲了印第安人，爲了黑人，爲了新殖民島嶼上的「棕色小兄弟」打抱不平；他們爲了政府設計新機構——主動的，諮詢的，解放婦女的，初級選舉的，制止貧污的法案及計功制度；他們搶救森林與水源，還強化了城市。爲了人民謀福利的千百團體都出現了且發展其範圍，大量的書籍都出版了，一方面揭露現行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提出較好制度的方案。雜誌的編輯們大量的發表文章揭露各種各地的黑幕。小說家們也放棄了愛情及地方性的題材來討論社會問題與鼓吹道德信條。詩人也忘了他們的風花雪月，而發現了「操犁耕地」的人民；學者們也走出了象牙之塔來研究社會問題，宣教士也重新發現了社會福音，令他們可敬的教區人民不耐的聽着新約聖經裏的章句。

這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美國作風。當年到新英格蘭來的拓荒者及清教徒就是爲了反抗舊英格蘭的生活環境；殖民地的領袖們，如威廉士，倍根及萊恩勒等人都曾依次的反抗過暴政與不可忍的統治者；美國本身便是革命的產物，而它的領袖，如傑斐遜，佛蘭克林；亞當斯，巴恩等都是些叛徒，不祇反抗祖國，而且是反抗當地的統治階級，在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裏的新英格蘭地方的偉大作家，宣教士及哲學家，愛默生與懷提葉，加利遜與派克便都曾參加爲自由與平等而作戰的陣營。在美國人民的天性中便有那種探索，挑戰，抗議，證明一切，堅持一切善的精神。

在哲學上及在方法上，這些新的進步的反抗都與那些較早的改革運動並無分別。這種哲學要求對

於民主政治的完全信仰：一切不健全的社會中的病症都被指為係缺少民主之故，而一切的救治之道也都包含在民主政治裏。所以關於解放婦女，諮詢及主動者機構，及民選參議員諸辦法都是產生自這種信念。方法大都是屬於政治的，利用政黨予以推動，而不主張成立新黨；因為各大黨那時的墮性及保守性，這種事乃變成了運動中的堅決策動力。

在這些年裏有兩項主要的改革潮流出現。一項來自農業的西部，以經濟問題為中心，偶爾呈現真正急進主義的火花。這種西方抗議的哲學家是「進步與貧窮」的作者亨利·喬治，與「向後看」那本富有烏托邦經濟意味的作者拜拉梅；它的政治發言人是阿特基得，道納利，布利安阿拉福萊特。另一項是屬於東部的，甚至於都有英國的來源，以關稅，計功制度，及反帝主義等問題為其基礎。它的知識份子代表為有力的紐約民族周刊的王編人高得金，寇蒂斯，及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它的政治代表是蘇爾茲，赫維特，克利夫蘭及威爾遜。

### 為了社會正義的進軍

在一八九〇年一個原籍丹麥的移民萊斯，在他為紐約太陽報做訪員時，發表了一本書，名為「那半人民如何生活」。這是關於紐約的貧民窟的一本毫無遮掩的實際報告，它忠實的描寫着落在民主前進步伐之後的那「一半人民」在生活上的過度擁擠，骯髒，疾病，犯罪，惡行及悲慘的全貌。不久，別的城市裏的報紙上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這時全國人民才突然驚覺於城市中的問題，原來也同農村裏的問題一般嚴重。

布萊斯勳爵在他那本「美國共和社會」裏說道，城市問題乃是美國民主政治上的一個最顯著的失敗。在那裏貧富懸殊，貧民窟緊挨着富有之家的大理石建築的華宮，乞丐匍匐在華貴的旅館的門口，在那裏，貪污公行，「私黨」藉公款而自肥，公開出售原屬於大眾的利益，鼓勵犯罪與惡行。在那裏罪惡之窟及惡棍之家都受有政府的保護，而且還受有政客及各因之獲利的集團的鼓勵，而似紐約的惠羅斯及克利夫蘭城的湖濱集團那種萬惡之藪全不受警察的任何拘束。在那裏工廠裏的女工同牛馬一樣，童工的情形也慘無人道。在那裏，公共衛生，房屋，教育及政府諸問題也異常嚴重。

第一件引起改革家們注意的事乃是房屋問題，因為這一件事與貧民窟裏的居民有關，與全城的居民都有關係。在南北戰爭以後的數十年間，城市居民人數的增加遠遠超過了房屋的增加數目，其結果便產生了一種臨時住屋——搖擺不定的木料建築，高達五六層，空氣惡濁，骯髒不堪，產生疾疫並促成犯罪。祇是紐約的一處，在一八九〇年時，差不多就有五十萬人口住在這種貧民窟裏——其中人民的死亡率較其它好區域高出四倍之多。在下東區的一個典型區域裏有二千七百八十一個居民——而沒有一個洗澡盆。在其一千五百八十八間房屋裏，有三分之一沒有燈光設備與空氣流通設備，而另三分之一則唯有依賴「昏光空氣籠」的裝置。令萊斯來描寫下曼哈丹一帶這種貧民窟的情形吧。

「譬如我們來看櫻桃街某號。當心點，請你！門裏是黑不見底的，當心不要踩到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不是怕你們碰傷他們；挨打挨踢乃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沒有什麼別的特遇。這裏在門洞裏

轉灣到極端黑暗的地方有一步台階，然後又一步。又一步，一個樓梯。如果你看不見，你可以摸着走，悶得很？是的。你打算怎樣？這裏所有的新鮮空氣都是從門口那裏來的，而那扇門永遠開個不停，還有那間漆黑的寢室裏的幾扇窗子，可是它們却不能打開，那裏的空氣都要靠着這扇門——這邊有一個女人正在你剛才上去的水栓那裏打去。陰溝的水漕就在屋子裏面，若不是這樣就不公平了——全房子裏的人都在夏天被那種臭氣悶得發昏。聽見唧水筒在叫嗎？那乃是這裏嬰兒的催眠曲。在夏天的時候，在一千以上的人們的喉管都乾焦似火時，這裏却抽不出水來的。……這裏是一扇門。聽！那種短促的，乾啞的咳嗽聲，那種微弱無力的哭聲——是什麼意思？它們表示說你在樓下門前的那一道白還有一個故事要告訴你……在黑夜尚未降臨的時候。那孩子正密着麻疹要死了。他也許還有一半救護的希望，可是他絕沒有。那個漆黑的臥室足可以致他的死命。」

「剷除貧民窟」的運動真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在多方面進行，用了防火與防疫種種理由，似基爾德那種改革家總算說動了不情願的立法人物把最壞的貧民窟建築物指定為違法的，而要求在其它一部中裝置了合理的流通空氣及衛生設備。無畏的社會工作者如亞當斯及華爾德等人，受着倫敦方面的啓示，便在各大城市的貧民窟的中心建築了標準的住宅大廈。其中一部，如芝加哥的赫爾大廈及紐約的亨利街大廈都舉世聞名了；在不到十年期間，差不多已有一百所這種建築出現，它們開始了一個多方面救濟，教育及公共衛生的社會工作。爲了使兒童們離開街頭巷尾，不受流氓惡霸的壞影響。並使他們得有較好的健康與禮貌的機會，隨在城區裏最擁擠的地帶開闢了許多兒童公園，同時「新鮮空氣基金」補助他們到鄉間去渡過假期，「牛乳基金」使那些無力購買的人們得到免費牛

乳，日間看護爲工作的母親照顧嬰兒，訪問看護協會免費服侍病人並提供醫藥及衛生意見；同時似青年會及童子軍一類組織也到貧民窟來使少年男女可使其精力做正當及健康發展。

最引起改革家的密切注意的乃是犯罪問題，尤其是激增的兒童犯罪問題；八十年代的十年裏，美國各監獄中的囚犯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兒童佔了五分之一。美國本來一向注意犯罪法律及監獄改革，可是雖然有李文斯頓，狄克斯及魏恩斯這幾位開明的批評家的努力，許多州的犯罪法律還是極爲野蠻，而某幾州的監獄情形是極爲逼似「加爾各答的黑窟窿」。以懲治犯罪人爲生而不注意改善其行爲的老觀念好不容易才消滅，警吏的橫暴及對於富有勢的與貧而無力的人們施行兩種法律的辦法，也是如此。伊利諾斯州的阿特基得會饒恕過海瑪克鎮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現在又力稱倘有犯罪的行爲發生，該負責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他還英勇的奮鬥企圖改善該州的犯罪法律，他的一個信徒，多萊杜的「金政」市長瓊斯也同他一樣見解——終得到機會把它戲劇化了。惠特洛克寫道：

「他時常走到市區的監獄裏或工廠裏去，同那些可憐的人們攀談，全不分彼此。……他既然一直在設法把他們釋放出來，他就同我約定了一項默契，他替他們付訴訟費……而我代他們辯護……譬如若有一個窮人被捕，我們就爲她佈置開審，邀請陪審官，給她一切法律上的保護，令她享受有錢人的待遇，這樣警吏們在發現不能判她們什麼罪之後，就會漸漸的尊重人民的身體自由了；他們對於人權及生命也就會多些敬意了。」

但是這些辦法祇是補救辦法而並非根本上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在新舊世紀交替時關於查看制度

的緩刑決定。受了奧斯達的影響，許多處最壞的監獄都廢除了，同時鐵鏈罪犯的苦工隊及在南方極流行的僱用囚犯勞力的辦法都受到猛烈的抨擊。同時爲了犯罪兒童也設立了特別法庭。哥勒拉多州鄂佛城的童犯法庭的法官林賽在二十五年的主持期間把犯罪兒童的人數減至最低的成績，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敬慕，林賽寫他自己的經驗道：

「我從事之初有一種同情兒童的心理及一種信念，我認爲我們懲戒罪行的法律對於兒童與對於白癡一樣的不合實用。後來我發現不但我們的法律，甚至我們的全套審判罪行的程序都是完全錯誤的。它的基礎乃是怕，而對於兒童，怕却正是製造欺騙的有利因素……我知道了我們應該用同情來代替我們的心理，但是絕不可以有誘騙，虛偽與過份的重感情。我們一定要先使那孩子相信我們是他的朋友，而却是他的壞行爲的死敵；我們打算幫助他們做好事，而如果他堅持要做壞事，我們可就無能爲他盡力了」。

當時人們爲犯罪與貧窮的最顯然的一個原因乃是酒館，於是便有許多人不斷的攻擊「魔鬼的酒」，其結果乃產生了全國性的禁酒。戒酒運動的起原遠在建國的初年，在南北戰爭以前已經有成千的人們簽署了完全戒飲的誓言，在新英格蘭方面，有幾州已經實驗過禁酒法。然而在戰後期間啤酒及強性酒的消耗量大爲增加，在城市裏，酒館的數目急驟上升；在一九〇〇時，似紐約，巴法羅，及舊金山那種城市已經自承在居民每二百人中便有酒館一家。其中一部僅是「窮人的俱樂部」，而大部份却完全無節制的狂飲，甚至狂到狎褻的地步。星期日停頓的法令也無人理睬了，高價的酒照稅也被設法逃付，販酒及售酒商人處處與政治中的最惡劣份子聯合起來，肆行穢爲。

爲了對付這種情形，禁酒黨人乃於一八六九年出現，可是並無效果。比較有效的乃是基督教婦女禁酒同盟，反酒館聯盟，及教會的各種組織，它們不自滿於政治方面的活動，在報紙上，教室裏及學校裏都進行着不斷的宣傳。在許多年中禁酒運動的最有力的領袖乃是威拉得，她率領着主張禁酒的婦女衝到酒館裏去，高唱禁酒的讚美詩，有時甚至跪下來祈禱。

在十九世紀末年，這些辦法已經促成了七州的酒禁，而且在許多別的州裏，都促成了地方性的戒酒辦法。在本世紀初年，禁酒運動更大獲開展，在世界大戰爆發時，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民已經生活在酒的地方。祇有城市還未被包括在內。是否和平時期的運動能夠衝破這些壁壘，實屬疑問，好在不久戰爭就來援手。在參戰之後，國會方面立即根據經濟，效力及道德種種理由，宣佈禁止釀造及出售一切強烈的酒類，在這禁令尚未滿期之時，聯邦法令已經明文規定禁酒之令了。這樣，這高尚的試驗乃維持了十幾年之久。到一九三三年酒令重開，以後這個問題又專屬於各州的範圍了。

## 各州引路

所有這許多改革運動的歷史都指着一項事實：如果不經由立法的道路，個人及私人組織都不能有什麼重要的成就。紐約的慈善事業協會的創始人及許多善事的主持人洛爾威在失業於私人慈善事業的成就之後，決定退出一切慈善組織，她解釋說：

『我想對於工作人民還有一件遠爲重要的事情待做。在這個城裏的五十萬薪水階級中。有二十萬婦女，而其中七萬五千人却在怕人環境中工作，所得的薪資都無法果腹。這件事實對於二萬五千個



賴她們爲生的人實在極爲重要：；如果一切工作人民都能得到他們所應得的報酬，我們自然就不會再有乞丐與罪犯，所以最好還是在他們尚未沉溺之前就解救它們，而不必用你的一生精力在把他們從一半溺死的情況中拉出來，在事後爲他們設法。」

慈善事業顯然祇是一種補救性的治療方法，即使那些不信任政治工作的人道主義者也還是在最後出現在立法的機構裏，恭敬的請求援助。剷除貧民窟，監獄改革，拯救兒童，禁酒——都需要立法的行爲，如果打算取得任何較基本的辦法，都得通過政府的機構。

改革運動中的幾次最大的鬥爭都是各州裏發生的，即使在一部份問題已經提出到全國性的辯論壇上，各州仍然是這些鬥爭的場地。根據美國的憲法，我們都知道，一切關於社會性的法案之立法權都由各州所有。勞工的工作時數及工資，工廠裏的工作環境，婦孺的福利，監獄，改革行爲的學校，慈善組織，教育，婦女參政，地方市政等都是各州的工作而不是聯邦的工作。是的，「新法」把這些都澈底改變了，可是那乃是全國發生大危機以後的結果，而且還需一個大胆政府及領袖人物，同時還在最高法院堅決反對之後才獲實施的。

所以，各州乃是改革的試驗室。後來有許多全國性的改革事業都先在這裏試驗過，原則是否正確及實施時是否有漏洞也都先在各州裏試驗了。同時各州也是那些後來改革全國的改革領袖的預備學校，老羅斯福便是先在紐約城及阿爾巴尼州進了學校，而後才到華盛頓的；拉福萊特先在威斯康星學習了鐵路經濟及托辣斯章程而後才將它們施於全國；威爾遜也在任新澤西市長時取得了自由主義份子的聲譽，而後才足以擔任美國總統的職務。寇明斯，諾利斯及羅斯福，也都先在其本州學習

過。

在這幾州裏所實現的改革究竟是什麼性質呢？其中許多是屬於政治機構之民主化的；如關於主動及諮詢的，祕密投票的，直接基層選舉的，直接選舉參議員的，制止貪污的，市政自治的規定的及婦女參政的諸法案。其它則以經濟改革為目的；如關於鐵路及托辣斯管理的，公共事業委員會的，捐稅改革的，勞動時數及環境之規章的，工人賠償的，禁止童工的。還有一部則有着廣泛的社會改革意義；和教育改革，公共健康計劃，天然資源之保養等。

最迫切的問題乃是先取得政府的治理權。那時的州政府與市政府，究竟那一個更腐敗些實在很難於分別。到處都有着貪污的活動與機會，贖款的數目簡直無限。各州的立法機構及各市鎮的參議都有權出售極有價值的公共事業的特許權，決定鐵路運貨及公共事業的價目權，控制保險事業權，徵收捐稅權，油水極多的公路建築的允許權，以及保護或關閉售酒事業的種種權柄。利益方面動則幾百萬美元，而各種事業的經營者為了優先，豁免或保護種種特權，都準備大規模的行賄。其實納賄的方式並不限於改送金錢這一種；他們也許還可以使用保證升官，在競選時投資，或是重酬奔走律師那一類方法。不管方法如何，他們向來都是成功的，都是令改革家們不禁爲了之焦灼不置的。

在兩世紀交替期間，調查密蘇里州情形的一個陪審人民委員會的結論說：「二十年來……在本州立法機構裏貪污乃是極普通而被人認爲是當然的事，而且一切貪污的行爲絕未受什麼干涉與阻撓」。這種判決詞，對於當時的全國各州幾乎都可以在某一時期裏適用的。從新漢普夏州到加利福

尼亞州，從新墨西哥州到蒙達那州，立法人物都在等着出最高價的買主。到處都有爲大事業奔走之徒，不願廉恥的準備行賄，如果失敗了，他們就採用要挾的手段。在北部的新漢普夏州，似邱吉爾在他的小說「康尼斯敦」及「克羅先生的事業」裏所描寫的，鐵路事業掌握着最大權力，諾利斯的「章魚」那本小說裏所寫的加州是南部太平洋海岸一帶的普遍情形。「銅王」們把蒙達那弄得腐敗不堪；鐵路事業及保險事業把紐約的代表人民大會都買在手裏；美孚公司被人指控爲把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切都精煉了，就是沒有精煉它的立法機構，即便在一個小小的邊境上的新州那裏如新墨西哥，兩三個鐵路事業的不神聖的同盟協定，煤礦與銅礦公司，木材及地產公司，還有幾個大牧場的主人，都完全控制了全境。採煤公司強佔了幾百萬英畝的最有價值的礦區，木材公司掠奪了全國森林，牧場主人把成千上萬的牛羊放牧在公共的牧地上，鐵路公司及礦業主持人否決了勞工法律，而且它們全部都逃了稅。爲了完成這種牟利的目的，這些事業便利用着政治舞台上從來沒有見過的一批最壞的黨徒。

如果把每一州的反貪污戰爭或是政治上的改革程序都細加述說却未免過於重複而混亂了。祇舉一州的經過——雖然未免易於樂觀——已足以說明當時全國到處發生的情形。在一八八〇年時的威斯康星州乃是一個極繁榮與開明的一州，然而它的政府却在三個大亨的控制之下——木材業百萬富翁開伊斯·蕭耶同鐵路律師斯普諾——他們利用選舉委員會及代表大會來壟斷該州的政治。星據荷威的報告，他說：

「這一州乃是由鐵路，木材與免稅事業做封建主的地方，它們利用着聯邦方面代表的職權，提名

與選舉州長，參議院議員及國會議員，而他們在當選之後也就輪流的爲他們的後台老闖謀利。聯邦方面及本州的官吏也被他們爲了相同的目的予以利用。兩年一度的立法會議也祇是爲了少數人謀利的節期。政治交成了特權商業，野心家們祇有得這種機構允許之後才能進內。很少有人相信還有什麼別的方法，也沒有人敢於向這種寡頭政治挑戰，他們不但分配選舉職務，而且還分配委任職務，以期維持其政治及工業勢力。全沒有過有組織的抗議。報紙不是由他們操縱便是漠不關心，這一州裏的大財富都是取自公家土地上的木材，或是來自鐵路事業與免稅事業，或是與他們有關的建築台同。

受了八十年代裏各草原州郡的改革運動的影響，年輕的拉福萊特雖然才離開大學，却決定要過問這些事。他沒有得到那種機構的支持，可是他却不時的奮鬥，終於成了國會的議員，從他四次連任的紀錄上看見；可見他是足能不負人民的期望。於一八九〇年失敗於民主黨的巨崩之後，他便以全力來注意他本州的政治。人民都擁護他，可是那些機構却不要他，於是在三屆選舉中，由大亨們控制一切的選舉大會都把他壓下去，選舉出比較妥協的人物。由於這種經驗，拉福萊特才知道廢除政黨選舉委員會及選舉大會等組織的必要，而代以直接人民投票的辦法。

最後，這位鬥士終於在一九〇〇年設法強使一屆選舉大會提出他的名字，而且大獲全勝，當選了州長。在其後二十五年間——當中還有一個短短的戰爭期間——他同他的信徒們控制着全州的政事，把它變成了全國最民主，最進步與最開明的一州。拉福萊特在這世紀的最初十年或十二年中所設計與實行的「威爾康星理想」並非空洞的原則，而是一個實際而完整的施政綱領。他利用直接基

層投票，勸議及諮詢方法，除司法官之外均可罷免，禁止違法的選舉方式，公開與限制競選經費，市政自治，人民服役改革，以創設行政專家顧問組織補種方法，把民主的活動大為擴展。爲了保障平民不受工商大組織的榨取，拉福萊特還成立了一些委員會來管理鐵路及其它公共事業，強制鐵路及木材公司繳付它們所當付的稅額，並且逼迫吐出了它們在過去所逃付的稅款，同時制定全州性的所得稅制及儲蓄銀行的州保險制。爲了保障勞工，他又制定了勞工賠償法，禁用童工法，限制女工工作時間法，爲了鼓勵農業增產，他更設法使鐵路運費減低，廣泛施行儲水及水力工程，極力支持農業實驗站及與大學有關的示範站。

最有趣味的一件事還是拉福萊特把大學變成全州的精神樞紐之舉，大學校長凡海斯乃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他在這學府裏所邀請的一批教授學者們乃是全世界上較高學術機關裏最傑出的一批，同時更重要的乃是他一個選成一種觀念，認爲大學的作用乃在於爲全州人民服務。它的經濟學者隨參加了鐵路及捐稅委員會；它的歷史學家們研究着當地歷史；它的工程專家設計了造路程序，它的農學院幫助農民改善牲畜飼養的工作，用了多種調查，令該州農民——全國農民——省下來不可數計的金錢，而且把威斯康星變成了新世界上的丹麥，也全是它的功勞。

這裏的實際進步主義的試驗，令全國各地都大爲興奮。拉福萊特證明了改革原不必拘束成規，而學者及科學家們對於實際政治也可以大有貢獻。他還證明出來州政府方面如何可以管理各種公用事業而不要採行社會主義，同時這些管理如何可令事業本身及人民都受惠不淺。他指出來一州的政治試驗，對於其它各州及全國都可以有指示途徑的作用。

## 提奧杜·羅斯福及公正法案

威斯康星州的成就雖然可羨，而改革家們所求解決的問題，還是大部無法在聯邦制度之下的各獨立州界裏予以解決。祇有在全國性的努力之下才有生效的可能，也祇有全國的最高政府才能確保它的成功。國會方面雖然已經通過了一批略有進步意味的法案，如一八八三年的潘特頓人民服役法案，一八八七年的州際商業法案，一八九〇年的反托辣斯法案，一八九六年的以仲裁鐵路勞資糾紛為目的的埃特曼法案；而這些法案却因為兩種原因而大部不能生效：其一為改進的程度不夠，其二為執行不力。換一句話說，它們祇是一些姿態，由一個無誠意的國會表示出來想取得人民的歡心的。

在足有三十年間美國聯邦政府都被掌握在共和黨的領袖手裏，他們習慣於當時的隨便哲學，對於大部較新的社會及經濟需求都沒有興趣。他們無例外的同情大商業，對於南北戰爭的退伍軍人則主張厚給年俸。特殊階級及勢力對於它們具有不斷的控制力量，那些連接的共和黨總統們——格蘭脫，海斯，賈非爾特，阿塞，哈利遜，麥金萊——雖然都是可敬的人物，但是却沒有眼光與創造力。當時僅有的一位民主黨總統是克利夫蘭，他有比較強的個性，與比較清楚的計劃。他改革了各聯邦局，從大商業手裏收回了許多國有土地，極力抨擊俸金及其它特別法案上的弊端，鼓勵了人民服役工作，甚至強使國會通過了一項附有所得稅法律的關稅減徵法案——這一個立即被最高法院宣佈無效。但是克利夫蘭的權力是斷續而不順利的。在那幾個工業州郡裏，甚至在華盛頓的某方面，真正

有權的人物乃是紐約的普拉特，賓夕法尼亞的奎氏，俄亥俄的哈那，他們本人正無作官的心思，同時也沒有別的心思，祇是打算為他們的老闆盡力與獎勵他們黨裏的大亨們。大部份的國會議員都是些下驥之材；國會公報裏印滿了他們的演講詞，可是任何一個美國人也想不起他們會通過什麼有價值的法案。

先在威佛繼在布利安領導之下的農民力量，令兩黨人物都為之驚異不置，在許多州裏叛變的爆發都迫在目前，改革已不能再事遲延了，這時發生了美西戰爭，改革的事乃被暫時擱在一旁。一九〇〇年的大選似是帝國主義與反帝之爭，麥金萊在兩面都有一手兒，於是就被選聯任，那位「偉大的平民」又被擱諸門外了。這事正是意外的繁榮，看起來全國又將長留在那種無聲無臭的情形之下了。可是在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麥金萊總統突然被一個無政府黨人槍殺，因了他的死，在一星期之後，整個美國政治的外貌全都變了。因為在這位意外獲得總統職務的年輕的提奧杜羅斯福身上，全國得到了一位見識與精力超羣的領袖，而進步運動也得到了一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物。羅斯福（以下簡稱老羅斯福，以別於最近逝世的羅斯福總統——譯者）出身於東部的豪富之家，畢業於哈佛大學。但是他却是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熱情的贊助改革。同時，他還是一位政治上的實際主義者，熱烈的國家主義者與忠實的共和黨信徒。他乃是傑斐遜以後的一位最多才多藝的美國總統，雖然他却完全沒有傑斐遜的知識上的深度與密奧，也一樣沒有他那種哲學的理想氣氛及眼光，他曾經經營過牧場，大規模狩獵，寫過許多本書，參加過紐約州的立法機構，主持過紐約市的警察局，助理過聯邦的國民服役工作，指揮過海軍，在古巴作戰，而且還是個最優秀的州長。他大量的耽於讀書，對任何事

都有興趣，對任何事都有意見。他有一種好發明警語的習慣，而他的誠懇天性也令他成爲一位主持人民公道的有力發言人。同傑克孫一樣，他有一種博取平民歡心的天才，而且把他所有的鬥爭都戲劇化了。同傑克孫一樣他也相信總統應當比國會更爲接近人民，而行政首長對於執行工作當負更大的責任，可是不似傑克孫，他不懷疑文官系統裏的專家意見。在不到一年期間，他已經表示出來他很瞭解那些席捲全美的大改革運動的真意，而且決定以政治家的風度處理這些問題。他不是個急進份子，祇是個開明的保守份子，他打算實行現行經濟制度中的革命，祇是打算削減其中的弊端以拯救它的存在，他決心證明政府乃是工商事業之上的最高組織，還打算令平民多得些公平待遇。

在這些工作上，老羅斯福利用着由人民運動所引起的羣衆情緒，由於自各州各市內湧的進步潮流，以及由於一大批勇敢的「黑暗揭發者」，他們的著作及雜誌文章毫不留情的揭穿着弊私舞弊的情形，工商業裏的罪惡，社會上的邪行，壓迫少數及有色人種的歧遇，以及毒害美國人民生活的許多其它壞事。這些黑暗揭發者不但其本身即爲改革的工具，從他們的廣受歡迎的情形上看來，一般人民都已經準備了接受他們的言論。

老羅斯福說：「工業主義的重大發展，其意義自然指明政府方面當加強其管轄該項事業的權力」在其推行反托辣斯法案的時候，老羅斯福很早便提供了「加強管轄」的事例，而那些托辣斯也並非是挨到他的「巨棒」的僅有事業。由政府方面在監督鐵路事業也是老羅斯福當政期間的一項偉大成就。他本人就曾宣稱管理鐵路乃是「一件最大的事，同時在他不斷的努力之下才通過了兩件重要的管理法。一九〇三年的愛爾金法案把公佈的運費認做是合法的，水上運輸及鐵路運輸的費用一樣的



要經受核減，於是在這項法案在規定之下，政府方面便順利的制裁了芝加哥的巨大裝包業及美孚油行。更重要的乃是一九〇六年的赫朋法案，它使聯邦貿易局獲得控制運費的實權，是使該貿易局有權管理貨倉及路線終點上的各種設備，臥車，快車，及油管，並且強制各條鐵路放棄它們在輪船航線上及煤礦裏的交結利益，在老羅斯福任期將滿時，運費問題幾已全部消滅，鐵路問題已經失却其嚴重性了。

在勞工方面，老羅斯福的使用其「巨棒」雖不重要却是極有戲劇性的。在這位總統用力慫恿之下國會方面通過了一項對政府僱用人員的勞工賠償法案，一項對哥倫比亞區的童工法，以及鐵路安全設備法。同時總統不避諷笑的親自注視政府裏八小時工作時期制的推行。更可觀的乃是在老羅斯福在一九〇二年干涉煤礦大罷工之舉。在長期鬥爭之後，美國礦工協會在年輕的米契爾領導之下，才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讓步；在礦主們拒絕實行時，他們使宣佈總罷工。礦主方面的領袖人物是科爾，他說：「勞工們的權益及福利當然可以得到保護與注意，可是保護與注意他們的人並非是勞工裏的煽惑者，而是那些由上帝在其無限的智慧中所賜予產業與土地的基督徒人士。」在他們拒絕調停之後，看情形全國在冬天都將沒有煤了。恰在這種關頭，老羅斯福插身進來：威脅着說，如果礦主們不肯就範，他就要沒收礦產，交給軍隊去管理。這一種恫嚇立刻生效，礦工們不但又得增加工資，而且還獲得了較短的工作時間。

對於一般美國人民更有永久價值的乃是一九〇六年通過的純潔食物法及藥劑法。許多年來，一般屠宰商，及食物與藥劑製造商都在售賣着摻有劣質的食物及危險欺人的藥品。在農業部的化學專家

威萊醫生連續着揭穿了幾件事實真象之後，又加上辛克萊的小說「屠場」，暴露了芝加哥屠宰公司裏駭人聽聞的故事之後，羣衆的憤怒一時達到了頂點，於是國會立即通過了肉類檢查法，純潔食品法案及藥劑法案，其結果還不止除弊而已。

但是老羅斯福在內政方面最大的成就還是自然資源之保養，全國人民一向有一種幻覺，認爲美國森林及土壤的富力實屬無限；到十九世紀結束時，他們才突然驚覺全國森林的四分之三已經伐盡，許多礦業富源完全浪費，水力祇被用爲私人牟利的工具，而土壤也被洪水沖洗，被風力捲走。老羅斯福個人對於自然的愛好；及其對於西部瞭解情形使他對於水土保養感到極大的興趣。在他第一次向國會致詞中，他說「森林及水利問題也許是美國最大的內部問題」，於是他們推薦了一個極廣泛的土壤保養及潛水計劃。利用着一八九一年的森林保護法案，劃出了一億五千萬英畝的土地做爲森林保養場，同時在公地項下的阿拉斯拉區及西北區抽出了八千五百萬英畝，準備研究其森林及礦產富源。此外他還把森林保護工作交給了那位有強大精力與開明知識的皮卓特去管理。一九〇二年的潛水法案指定聯邦政府利用其自身經費去經營大規模的灌溉事業；在這個法案的規定之下，阿利桑納州的羅斯福水閘，愛達荷州的阿羅洛克水閘，及格蘭得河上的布特水閘都於不久開工。這一切自然都祇是開端，但是沒有這種開端，却很難有後來第二位羅斯福總統的更複雜與更廣泛的工作。

到一九〇八年老羅斯福的兩屆總統期滿，一屆是承繼麥金萊的，另一屆是他自己的，他這時的聲譽正如日升中天，如果他肯連選三任，一定可以當選，可是他不想破壞兩任的習慣，自己選定了一位繼任人以實現「我的政策」。他選中了有學問有能力的塔虎股，這位候選人很順利的便先通過了

共和黨大會，然後在奧布利安經過了不甚精采的競選運動之後，也獲得了全國的推選。

塔虎脫曾經担任過巡迴法庭的審判官，菲律賓的總督與陸軍部長，在這些工作上他都無懈可擊，可是也沒有表現過什麼政治才能與自由主義的傾向。他真的是急於追隨老羅斯福的施政計劃，而他的成就也並不算小。他繼續壓迫托辣斯；加強聯邦貿易局；創設了一種郵政儲蓄銀行與郵政小包制度；擴大了人民服役的計功法；而且還極力支持過聯邦憲法裏的兩項附加條文——一條規定參議員的直接選舉制，另一項規定了所得稅。可是在這些較進步的成就之外却有着許多反動的政策與姿態。其中最壞的一項乃是他所採行的保護關稅制，其保護的程度令自由主義份子簡直無法忍耐；還有他把森林保養局的主持人皮卓特解職，反對阿利桑納加入聯邦，因為它的州憲章的自由主義色彩太濃，最後他還一切聽從共和黨內極保守派的所有主張。

到一九一〇年，塔虎脫已經把共和黨分裂為二，其結果民主黨乃捲土重來控制了國會。老羅斯福爲了表示使他的繼任人一切放手做去，這時已到非洲獵獅去了；當時有一個流行的小曲就是表示他的信徒的希望：

老羅啊，趕快回家來吹喇叭，  
羊羣已在草場，牛已到山崗，  
而你留下來看守牛羊的人呢，  
却正在稻草堆下睡個不醒。

老羅斯福真的回來了，在歐洲的旅行也酣暢之至。這時共和黨的自由份子如拉福萊特及皮卓特都急於報告給他那種種令人不滿的事實。老羅斯福本人還沒有打算行動，可是拉福萊特却不肯善罷甘休，於是在一九一一年他就領導人們運動取得黨裏的提名。他的活動極為成功，老羅斯福乃決定予以贊助；在一九一二年初，他宣稱已經加入戰場了。於是老羅斯福與塔虎脫便開始了場惡鬥，其結果前者得到選民的擁護，而後者却得了代表的選舉。在芝加哥全黨代表大會時，老羅斯福的羣衆毫無力量，結果塔虎脫當選爲下屆總統候選人。老羅斯福氣壞了，他說他們的行爲簡直是「作賊」，他決定獨立參加競選。幾星期後，他的兩萬信徒聚會於芝加哥，唱着：

跟隨！跟隨！

我們決心跟隨羅斯福

不管那裏，隨便那裏，

我們決心跟他去……

同時組織了進步黨，舉老羅斯福爲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民主黨方面看着這個自是高興已極。在許多年來，他們都是陪着布利安在政治的荒原上流浪；現在他們望見樂土的曙光了。總統候選人在提名競選時極爲緊張。保守份子擁護一個老戰士，密蘇里州的克拉克，國會的議長；而自由份子却喊着推舉一位陌生的人物，新澤西州的州長，烏得魯·威

爾遜。結果雙方堅持不下時，祇有由布利安來決定；可憐的布利安始終沒有當選過總統，現在却在他一生中最有戲劇性的時候，指定了威爾遜為下屆美國大總統。

## 第十八章 躍為世界強國

### 新的力量與環境

在我們考察南北戰爭以後的三四十年中的美國政治史，我們可以看見一大串的戲劇性的事件，重建工作，農會運動，賄賂制度之廢除，關稅戰爭；人民派的蹶起，及進步主義的抬頭，當我們觀察工業史，這一個時期裏也是一樣的擠滿了這類事件：帝國鐵路系統的興建，托辣斯的增多，大工業的出現，大人物如羅基斐勒，卡尼基，摩根及希爾等人的成功。然而在外交關係上這一個時期却比較的清閑。自法國於一八六七年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放棄了墨西哥時起，至一八九八年緬因號在哈瓦那外海面被擊沉時至，祇有兩三件驚人的事。在這一時期裏據說有一位心胸較隘的國會議員說：「我們同外國又有什麼關係？」大部人民均注意國內事件，對於外國事，祇偶爾發生一些興趣而已。

然而這一個時期在實質上却比在表面上重要得多，因為沒問題的，有許多與美國人民直接有關的事都在逐一出現了。美國已在變成真正的世界強國，對於日增其互賴性的國際家庭中的和平，秩序與繁榮的興趣，亦愈來愈多了。它與英國的特殊關係也愈形顯著。爲了門羅主義，商業擴展，及一八九九年後美國在東方所標榜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由愛好自由的國家控制海洋，還爲了資源與市場

的不可分性，還爲了一般人對於推進民主政治的興趣，美國與大英帝國的關係就愈發接近了。同時，美國在拉丁美洲也採取了更嚴格的保護態度。美國的工業產品及原料都需要出路，所以它對於開發海外市場也就倍加注意。一部是由於商業及戰略理由，一部是出於理想的策勵，另一部是出於強力的誇耀，美國便踏進了多樣的向海外擴展的時期裏。

遠在美西戰爭以前，美國就已經自覺其真正的世界強國的地位。在阿塞及克利夫蘭兩位總統任內，美國開始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海軍。在一八九〇年時，「白色艦隊」已是全國最得意的一件事。一八八〇年時美國的出口總額已經超出八億三千五百萬美元，二十年後的增爲十四億美元。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那許多貨物載運到外國去，而不對國際問題發生興趣的。在南北戰爭之後的某一個時期裏，似乎所有的擴展熱情都消沉了。在一八六七年買進了阿拉斯加之後，一般人民都認爲美國的領土已經夠大了，格蘭特總統打算歸併聖多杜明哥的計劃在參議院了遭受了慘敗。可是漸漸的擴展的情緒又來了。在德國伸出它的貪婪的手，想取得薩摩亞羣島時，美國與英國堅定的立在一起要求它的權利。於是成立了三強保護制度，在十九世紀末年劃分該地島嶼時，除了兩個最大的島嶼外，其餘的小島都分在美國名下，還有那渴望已久的巴哥巴哥港。在夏威夷方面，美國本來已經獲得了製糖業的特權，又於一八八七年取得了價值無上的珍珠港作爲軍港。六年以後合併夏威夷之舉已經即將實現，但因克利夫蘭的重任總統而告停止——因爲他正確的判斷那合併的手段乃是不正當的行爲。但是此後夏威夷羣島却繼續在美國居留人民的管理之下，到一八九八年才正式宣佈爲美國的土地。同時在一八八九年，美國邀請了近二十個中南美國家的代表到華盛頓來參加第一次汎美會

議。美國的勢力愈來愈向外面展開了。

在南北戰爭以後三十年間美國的國際衝突的對象乃是在西半球上唯一有力量國家，英國。有些衝突是相當的嚴重。但是其全部却均用了仲裁或調整的方式予以解決；美英關係反因之改善。

那一串的友好的決定是很動人的。在南北戰爭時，美國北部人民裏本有着強烈的反英情緒。其中大部是沒有理由的；英國政府承認南方政府的作戰國家地位並無錯誤，英國海軍所採行的政策從全局上觀察可說是利於北方，即使在蘭開夏郡的貧困不堪的紡棉區裏的英國人民都是同情林肯的。但是英國保守黨人的敵意及南方在英國定製的或由英國武裝的巡洋船艦的剽劫行為却被美國人民深深不滿的記憶着。在某些時間裏，似沙姆納那種狂大的領袖堅持向英國索取過鉅的賠款數字時，衝突似已不可避免。可幸的是當時的美國務卿海彌爾登·費許氏乃是一位最有容見的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北方在阿拉巴馬號及其它巡洋艦的攻擊下所受到的損失終於提交仲裁。現代所有的一次最大的國際審判會於日內瓦開幕，其結果美國得到了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的賠款，而英國立即交付了這一筆小款。同時美國與加拿大爲了西北海岸的幾個小島的邊境糾紛也提交仲裁；幾年之後，北大西洋上的漁權問題也由一個聯合委員會予以調整。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後幾年裏，對於加拿大人民是否也可以參加白令海上捕獺事業的問題，也發生了爭持。國務院方面立即聲明這些海面乃是在法律上絕對爲美國所有的海面。這個糾紛又提交國際仲裁委員會，其決議則有利於英國。

最值得稱述的還是委內瑞拉邊境糾紛的和平解決，那一件富有戲劇性與危險性的事件使一八九五年底極感不安。這件事的出現極爲突兀。在該年十二月十六日美英兩國裏是很少有人夢想到嚴重衝



突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十七日克利夫蘭總統却向國會致送了一紙咨文明白指出對英作戰已經迫在眉睫，這一個消息令兩國人民全都呆住了。這個咨文是怎樣來的呢？

在英屬幾內亞與委內瑞拉之間多年來就有一項邊界糾紛未曾解決，美國方面曾屢次表示願使雙方早獲決定。但是委國方面的要求却誇大到了荒謬的程度；而英國方面拒絕考慮任何在半世紀以前勘定的松堡線以東的界線。許多美國人都懷疑英國打算欺侮一個弱國，乘機掠劫土地。最後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國務院向英國送了一紙通知書，據克利夫蘭氏的形容，可稱為「二十吋口徑的通知書」，指控英國侵害門羅主義，要求對於仲裁提議做一明確答覆。這文件裏說「在今日美國已是這一洲上的實際主權國」。英國拖延了很久才答覆，在覆文裏它說這項邊界糾紛與門羅主義並無關係，並指出美國通知書裏的幾項歷史上的錯誤，同時依然拒絕仲裁。克利夫蘭全身都氣瘋了。他立刻向國會發出一紙咨文，宣稱美國當立刻派遣一個勘察團到委內瑞拉去勘定真正的國界，在那項工作完成之後，美國當盡其全部力量「抵抗任何侵害委國領土的行爲。」

在某一時間內，許多人都想到戰爭必將爆發；美國的好戰份子立刻舉行了一次示威。可是這件事的最後結局却極為完滿。英國的人民及政府都表示了極大忍耐，而德皇拍給波爾人的領袖克魯格的電文也於一八九六年公佈於世，英國的注意力全轉到南非去了。美國的有力量報紙，以紐約的世界日報為首，都一致抨擊克利夫蘭的魯莽舉動，商業及宗教團體也牽起反對。知識份子都是不快與憎厭之情。大西洋兩岸的人民都說戰爭乃是不可思議的行爲。友好及信任的函電往來交馳，足有一千三百位英國作家要求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足有三百五十多位英國國會議員提議把一切糾紛付諸仲

裁。最後，英國及委內瑞位，利用了美國的媒介，乃一致同意除非已由該國統治五十年以上的土地，全部都提交仲裁。這一件事令英美猜忌爲之一掃而清，還因此增進了兩國的互尊之意，同時還表明了存在於政治表面之下的潛勢力是多麼強大。

這樣結果自是最好。美國的外交政策逐漸增強的落在這種強大的新勢力的手裏，這個合衆國正將在世界佔一百重要的地位，英美敵對之局必需由英美友好來取而代之了。

## 美西戰爭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裏，大部強國的帝國主義情緒都極爲高漲。非洲的瓜分已經完成；中國的瓜分似正在開始，這種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原因是經濟的，因爲激增的人口與擴展的工業制度都要求新市場。另一部是政治的，因爲敵對的國家都企圖在海外殖民地增強自身的力量。另一部是海軍的，馬漢的著作已經一再力說海軍基地連續不斷的價值。也有些是宗教的與倫理的，因爲教會裏人物覺得在黑暗的地區裏散佈光明乃是基督徒的責任之一，而白種改革家也在高談改善落後人民生活的白種人的使命。還有一部份純是屬於情感的；好事的報紙正在鼓勵人民到外國去冒險的興趣。在美國方面，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危機及反帝的克利夫蘭之重任總統頗曾遏制衝動的擴充主義者們。而到一八九七年時，經濟不景氣已成過去，克利夫蘭的信用已趨破產之後，那種精神却又復活了，等到古巴的流血暴動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它的機會就出現了。

古巴的西班牙政府早就以腐敗，暴虐與殘酷著稱。年復一年的，它至少榨取了這個島上的五分之

二的收入，減少它的生產力與陷其人民於貧困之地。這些西班牙人在實際上完全壟斷着政府，自己拿着肥大無比的薪金，維持着一種不斷剝削的制度。工商業的稅制重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收稅制度也重壓着農業與礦業，而關稅制度對於西班牙的製造商及販賣商也優待得同專制一樣，令本地商人簡直無法生存。生命與財產全沒有保障。任何一個古巴人都可以隨便遭受逮捕而且還可以「被槍殺，如果圖逃的話」。法庭純是西班牙統治者的工具，而司法制度即是掠奪的別名。報紙全沒有自由，教會也在這些西班牙人手裏，一樣的腐敗，無能與欺壓良民。反動的獨裁政府對於教育也是一點不肯放鬆，文盲的情形普遍全島，而巨額的軍隊却需由人民負擔其全部經費，叛亂的情緒無時不潛存在表面之下，於是在美國加徵糖稅造成嚴重的恐慌之後，被壓迫的人民終於不能再事忍受了。古巴志士約西馬提於一八九五年揭竿而起，立刻的全境都繼之而起。

雖然克利夫蘭與麥金萊的兩政府都曾努力維持中立，而事態却很顯然，如果戰事延續下去，美國勢非干涉不可。對於美國的經濟影響太大了；美國資本在古巴的共有五千萬美元，在美古之間的貿易在叛亂以前，每年約為一億美元。美西的外交也愈形惱人。當古巴革命黨利用美國土地為遠征軍事基地時，西班牙政府乃開始指責。但是應付當時局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西班牙的封鎖無力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古巴的美國人民的財產，自由，甚至於生命都蒙受損失，而華盛頓方面乃對於此事表示極大的不滿。最重要的乃是美國人民對於雙方作戰的野蠻方式都深表憎恨，尤其是充滿西班牙的殘忍政策。在西班牙派遣了能幹而橫暴的魏勒去壓平革命時，那鬥爭變成了歷史上最可怖的一種。雙方都盡量的破壞一切，大規模屠殺俘虜。對於完全無告的非戰鬥人民也肆行殺戮，

在一八九六年秋天，魏勒把一部份城鎮變成了集中營，把一切婦孺及老弱都趕到那些營房裏去，令他們似蒼蠅一般死去。在一八九七年底，在哈瓦那省的集中營裏的十萬零一千人民已經死了一半。據美國總領事的報告，在古巴全部，已有四十萬無告的婦孺變成了乞丐與野獸一般的生靈——每日死於饑餓與疾疫的數以千百計。

西班牙的軍隊不斷的湧入古巴，在一八九八年初島上的西軍已有二十萬人之衆，西國外交部方面打算組織一個歐洲列強的聯盟來禁阻美國的干涉；雖然俄國表示沒有興趣，英國表示反對，而德國、奧匈及法國却予以鼓勵。但是到一八九八年時機却似到了。國會方面大聲喊着堅強的行動。人民的情緒一部份由於赫斯特的紐約日報的煽惑，但大部份由於坦白事實的激動，已經準備作戰了。麥金萊總統及其顧問那些大資本家的參議員們還想設法避免戰爭的發生；但是政治條件及人民情緒却限制了麥金萊的志願。當時的西班牙駐美大使正是那愚蠢無比的洛姆，在二月裏赫斯特的報紙宣佈了他的一封信，在那裏他稱麥金萊總統爲「自做聰明的政客」，「取媚人民的人物」，還說他失信於西班牙政府。這情形自然更糟了。一星期之後，美船緬因號在哈瓦那港裏被炸沉，死了二百六十餘人。這件事情的負責者也許是西班牙人，也許是古巴人的挑撥之技，但不論怎樣，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了。西班牙政府立即表示最後的讓步。如果能善爲利用，也許即可促成古巴的解放，但是麥金萊認爲不能再事延擱，於是在四月十一日他便致文國會宣佈開戰。這一個舉動無疑的是得有全國一致的擁護。

在美國史上沒有一次戰爭似美西戰爭這樣迅速就收到光榮的結果。戰爭開始於一八九八年五月一

日，在十個星期之內，便全部結束了。美國一次挫敗沒有受到。在五月一日那天黎明杜威率領着美國艦隊駛進了沒有佈雷的馬尼刺灣，他向着西班牙艦隊駛去——用着包抄的陣式——一直到了令他滿意的距離，他才說，「如果你們準備已畢，就可以開砲了」，他不折一兵一卒就令敵艦失去了作戰的能力。這一驚人的舉動事後有一位堪薩斯詩人寫道：

啊，多霧的清晨，

在那五月一日，

杜威是海軍大將，

降臨在馬尼刺灣上。

西班牙人的眼睛濕了，

他們已是又青又紫了，

我們還感到失望嗎？

我想我們是不會了！

約有一個軍團的兵力在古巴島的聖地牙哥附近登陸，接連打了幾個勝仗，便把那港口籠罩在炮火之下。西班牙方面的西凡拉海軍大將率領了四隻裝甲的巡洋艦駛出了聖地牙哥灣，在幾小時之後，它們全變成了海灘上的殘破船骸，美國方面祇死了一個水手，邁爾斯將軍的部隊在波多黎各登陸，

從那城市裏穿過竟似在紀念日裏的檢閱式一樣。杜利描寫這一件征服之舉竟稱之爲：「邁爾斯將軍在波多黎各的盛大野宴及月下遊行」。

美國人民對於這次戰爭的心情可視爲輕鬆的愛國心之表現，每一個樂隊都奏着蘇沙的名曲「永遠的花旗」，每一架鋼琴也都奏着，「今天晚上在老城裏真熱鬧」那一個進行曲。當布利昂到內布拉斯加團裏去充當大佐時，黨派的意見也拋到了九霄雲外。美國南部與北部之間的隔閡至此已全部消滅於全國性的狂熱之中；南方的著名騎兵隊長佐惠勒曾率兵在聖地牙哥城郊作戰，他說爲了美國國旗作戰一次足抵生命十五年，在那炎熱的七月天氣裏，當消息傳來說，聖地牙哥已被攻陷時，從波士頓到舊金山都是汽笛亂鳴，國旗飄舞。報紙派了許多記者跑到古巴同菲律賓去看熱鬧，這些記者們捧出來一些英雄。有一位衣阿華州的伊文思，把西凡拉在擊敗後拘在船上；台薩斯州的菲利普隊長，他在一艘西船下沉的時候說：「不要歡呼，孩子們；那些可憐的傢伙正在死呢」，還有布洛中尉到古巴森林裏去探聽西軍的情報，同霍布生船長，他擊沉了煤船梅立美號，打算堵住聖地牙哥的港口。最出風頭的還是杜威，美國人民在華盛頓送了他一所房子，同拜騎軍的領袖老羅斯福，他後來竟因了這次戰功變成白宮的主人。這次戰後從各方面看都是理想的。傷亡人數極少，戰費也不大，美國在海外的地位大爲增高，而戰利的收穫却使美國人的口袋漲滿了。

然而做較精密的觀察之後，却未必盡可如此樂觀。美國之所以致勝並非由於本身的力量而全由於對方的無力，因爲西軍的抵抗力實在可憐。西班牙的海軍又是武裝得那樣壞，作戰意志又那樣低，以致美國砲手的子彈雖然荒謬透頂，它還是不能損傷美艦分毫。陸軍也是一樣的統率無方，雖然該

時島上的西軍共有二十萬，可是由於交通組織惡劣，在美軍進抵聖地牙哥時，祇有一萬二千人能夠出而應戰。美軍的勝利固然有一部由於勇敢，而大部份還是由於敵人的無能。而在這勝利的背後還有一大串的官僚貪污與竄敗的事實，早就已經失去了較明白的人們的信任。美國的陸軍部的政事也極為無方，以致其部長不久就被迫退出麥金萊的內閣，其繼任人却是一位能力極強的領袖，艾立胡陸特，他令美國陸軍煥然一新。因疾疫而死亡的兵士成了嚴重的問題，它不但影響了軍中的醫藥部門，還影響了美國一般的衛生及健康行政。海軍的發炮技術方面也亟需以進，華盛頓方面政治上對於軍事的壞影響也現露出來了。老羅斯福稱這次戰爭為「未準備完畢的美國之戰」，乃是最恰當的形容。不久常備軍的人數便增為十萬名，永久性的參謀本部也宣告成立，海軍也急驟的擴充了，各方面的職業軍人的人數都增加了。記住了這次戰爭的教訓，美國才得以充分準備參加一九一七——一八年的那一次大戰。

美西和會很快的便在巴黎舉行了，祇有兩點爭持發生，西班牙代表打算堅持西國，因擔保島上收入所負的債額應由古巴負責；同時他們還說西班牙當保有菲律賓之一部或全部。但是對於這兩點美國代表團都不肯讓步。於是古巴終於再生為一個不負任何債務的共和國。菲律賓羣島全部劃歸美國，還有波多黎各。美國在合併了這項海外殖民地，統治了言語，文化及政治傳統完全不同的人民之後，它似乎已經又走上了一條新路。國內的反帝份子，由布利安，蘇爾茲，高特金，馬克吐溫及參議員賀爾諸人領導，曾大聲疾呼的反對此舉。但是一般人民却都擁護這種政策，在一九〇〇年大選時麥金萊重行當選，投他票的人數更增加了，時間於事後證明美國在海外的這種責任祇是暫時

的，人們在心底還是非帝國主義的。在其後諸年間，美國的趨勢乃是減少海外殖民地，而不是增加它們。

然而美西戰爭却的確是美國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美國終於承認了其為世界強國的事實；它的孤立及自願的情緒愈來愈少了，在廣義的國際問題上，美國的領導地位愈來愈增進了。它自覺的變成了落後人民的一個導師。在伍德將軍為總督之下，大規模的重建，改革，及發展工作都在菲律賓，古巴，波多黎各及後來的巴拿馬逐步實施。對於伊格羅特及摩羅斯那種民族，美國的工作正如吉百齡所說的，是訓練「新發現的，無害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提」。瑞德醫生及其它軍醫人員在古巴的實驗成就終於克服了黃熱病這一件事實已是足以抵償全部戰爭損失的勝利。在幾百年來，黃熱病就在熱帶地方殺人無數，而且時時威脅美國南部的港口。在美西戰爭以前，美國本一直倚賴着英國海軍來替它維持門羅主義的政策；自茲以後它才可以不需它的助力了，這一次戰爭；尤其是那隻主力艦奧勒岡號用了六十八天的時光從太平洋上繞道南美洲的南端趕到古巴海面，更令人切感巴拿馬運河的需要，最後這一次戰爭更促進了英美友誼而疏遠了美德關係；在戰爭勝利之日，英國人民的歡騰與美國人竟無分軒輊，而德國的一支艦隊却在馬尼刺眈眈相視，使杜威不勝焦灼與憤懣之至。

### 門戶開放：老羅斯福的外交

美西戰後，美國對於世界問題的第一次新態度之表現便是門戶開放政策，中國於一八九四——



九五年敗於日本之後，變成了歐洲列強的劫奪對象！它們在中國不是要求經濟特權，便是要求租借地。帝俄政府實際上已佔據了北滿，德國租借了膠州灣，在山東全省取得了經濟控制權；法國也佔了許多利益。美國與英國都對着這種掠奪，吃驚不置。它們重視對華貿易，擔心經濟壟斷的樹立。在美西戰爭開始以前，英國提議由美英兩國採取行動共保中國的貿易自由，但是國務院無意接受。在一八九九年華盛頓的情形變了。美國的工商界人物一再要求政府在遠東採行更堅定的政策，同時還重提國際貿易局的舊話，說中國乃是「美國向海外市場上侵略的最有希望的地點」。教會人士也來支持他們。正在這時查爾斯勳爵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瓜分中國」，很引起了人們的激動。在幕後也有許多人鼓動；最後是在年九月國務卿海約翰要求與中國有關各國提供諾言，在其勢力範圍內不徵收特別關稅，港口稅及鐵路稅。雖然大都覆文都有附帶條件，而在一九〇〇年初，海氏却宣佈各國均有「確切與堅定」的諾言了。

老羅斯福於一九〇一年就任總統之後，他的國務卿先為海氏，繼為陸特氏；他的外交政策也分為兩部。其一部的中心為新佔的一些島嶼及巴拿馬孔道的問題，大都還是由於美西戰爭的結果令美國自覺其大西洋及太平洋上的地位尚未十分鞏固。其另一部則為老羅斯福個人在世界政治上的一些冒險行為，表明了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這些冒險行為以其參預剛停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及其在一九〇六年參加阿爾及拉斯會議為主，但是並不值得過分重視。這兩件事都很動人，而且從他個人的觀點上也都很成功。但實際上却都非必要的。日俄兩國不在美國的樸茨茅斯也自會解決其問題，而他也用不到派遣亨利懷特去支持法國與德國爭取它北非的海口與特權。真正

對於美國人民有重大關係的，還是老羅斯福對於菲律賓，加勒比羣島及巴拿馬所採行的外交政策。

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他對於美英關係的政策；因為人們雖然也許沒有想到，而實際在兩次大戰中，民主政治的希望，整個文明的希望都寄在兩大英語國家的合作之上，美國雖是相當寡數的國際舞台上的遲到者，它却清晰的見到支持英國海軍乃是一件非常需要的行為，在英國方面其每一行為都受有德國武力的威脅。在國際貿易上有德國競爭；在非洲有德國要求分潤；在歐洲有德國的三國同盟與德國的海軍野心，德國沒有計劃在西印度羣島及拉丁美洲取得領土也是靠不住的事——其一部份領袖人物當然希望在那裏有一個海軍基地。爲了極顯明的理由，美英兩國在遠東方面，在加勒比羣島及在海上通路方面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它們對於這些問題的政策便是日後所稱的「大西洋制度」。

等到美國決心表示要開鑿巴拿馬運河時，英國政府立即表示重大讓步以利其進行。舊有的克萊登——布爾瓦條約（一八五〇年）規定在任何運河上兩國的特權都將均等，而且雙方都不予以武裝。在華盛頓，國務卿海氏與英國大使談判的結果產生了海氏——龐恩佛特條約，於一九〇一年正式批准。如果美國意欲「建設，維持與管理」該項運河，英國方面便自動放棄其全部舊有條約權利。英國不要求「事前地位」，而這一種姿態，美國極表欣慰。事後不久在委內瑞拉債務問題中，英國的方針益使美國滿意。英德義三國對於卡斯特洛總統的背信政府都有不滿之處。在一九〇二年秋天，當它們不能取得付款時，它們便同意採取「合作的壓迫」政策。德英義三國海軍封鎖了委內瑞拉海岸，拘捕了一些砲艦並且轟擊了兩處砲台。美國願意使委內瑞拉受一番教訓，但是不希望有更變的

情勢發生。英國在見測它的行為引起了美國的反感後，它立即罷手。在英國國會裏他們還安排了一次辯論，指斥與德國聯合的舉動，同時反對黨方面還宣佈反對使用任何武力。美國人民比較了德英兩國的態度之後，自然偏袒了英國；事後老羅斯福還講了一個戲劇性的故事（不正確的，但是並非完全無據）他說如何令杜威海軍上將及其海軍準備行動，以壓迫德皇撤退其海軍。

在二十世紀初年英國政府又幫助解決了加拿大與阿拉斯加的邊境糾紛，其結果加拿大人的不快正與美國人的滿意一樣，根據一八二五年的英俄舊約，阿拉斯加的邊境當以「與海岸平行的山脈之峯頂為根據」，這樣俄國方面可以保留一條寬約三十哩的海岸地區。美國自然承受了這一條地方。雙方爭持之點乃是這一條邊界究竟是沿着曲折海岸的多灣地帶的一條曲折的界線呢？還是祇以山峯為主的凌空界線。加拿大人希望是後者，以便他們取得一部港灣。經過多時討論之後，這件事乃提交給英美加三方混合組織的一個法律裁判委員會，老羅斯福急於見功，盡力咆哮。其實這是不需要的：因為美國的要求本是合法的，英國的法學家阿佛斯通勳爵每次都投美國的票。最後，在一九〇六年英國海軍重分為三支主力艦隊，地中海區，海峽區及東大西洋區，在百慕達駐防已久的防備西印度羣島的艦隊至此亦被召返。這一個行動雖然是德國逼出來的，而美國此時在有了強大海軍之後，對於能在加勒比海上便宜行事，自是倍感高興。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巴拿馬運河已經開工，老羅斯福在一九一二年向西部人民說：「我拿過來巴拿馬，祇有這樣才能建造運河」。前面那一句差不多就是實情。根據一九〇二年的一個法案，國會授權總統買進巴拿馬的法國開鑿運河公司的全部權利，同時向哥倫比亞政府取得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的

一條土地的永遠管轄權，以便開鑿工程。於是美國便向哥倫比亞政府進行談判。但是這個小共和國知道巴拿馬是可居之奇貨，不肯輕易出售。在華盛頓起草的一紙條文准美國控制一條六哩寬的地帶，被哥國國會否決。這種事在美國本來是司空見慣的，美國的參議院一向是慣於把好好的事情拆個七零八碎，可是老羅斯福却惱了，說這乃這哥國政府故意爲難，他還說哥國政府如何的貪污與腐敗，他此時已決心在國會於十二月裏重開之前，把運河區域拿到手裏，因爲他恐怕如果等到國會重開，他的計劃就要失敗。還有兩個強有力的因素也要他立刻行動。一個是那法國公司，已因一次較早的出售契約需要償付四千萬美元。另一個是巴拿馬的人民，他們恐怕如果美國不趕快開工，經過尼瓜拉圭的運河工程也許就要動工了，其結果巴拿馬人民忽然都同時想起革命那回事。由老羅斯福的一個密友主編的評論之評論月刊隨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如果巴拿馬叛亂了又怎樣？」叛變的消息充滿了華盛頓，美國立刻就派軍艦到了巴拿馬海岸。法國的特務人員在地峽一帶忙個不停。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在主力艦納許微爾乍開到哥隆港之後，國務院就向當地的美國各領事發出了一項指令：

「據報地峽方面已發生叛變。隨時以全部發展回報。隆密斯，代理國務卿署」。

美國駐巴拿馬的領事並不是蠢才，立刻就覆電說：「並沒有叛變發生。夜間再報。情勢危急。」

過了一兩小時，他的報告又來了：

「叛變已於今晚發生，六點鐘，未流血。海陸軍官被困。新政府今晚組成」。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立刻登岸，阻止哥國軍隊鎮壓亂民，巴拿馬的使節立刻就被華盛頓接見，然後

用着可驚的速度，這個小共和國立即同美國簽訂了一個條約，將美國所需的那一條土地貶價一千萬美元讓給美國，並附帶規定了一個很小數目的年租。老羅斯福後來說：「如果我遵循習慣的保守方法，我就要向國會遞交一份二百多頁的堂皇的咨文，也許到現在辯論尚未結束呢」。可是我先把運河地帶拿在手裏，然後再令國會去辯論，他們一面辯論，運河也就「一面開工了」。一點不錯。在不到十年的時光裏，多謝哥塔爾大佐的工程天才與勾夏斯大佐的衛生及健康天才，運河已經可以隨時開放了。可是老羅斯福的專橫手段；却使全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大為驚愕。

其實老羅斯福總統的原意却真打算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促進邦交，祇是他的政策與結果時時自相混雜。當第三次汎美大會準備於里約熱內盧開幕時，他特地差遣國務卿陸特到南美做善意訪問，他明白的指出打算與拉丁美洲的各國為友，他認為門羅主義的原則乃是南方各國的主要防禦工具。可是他又在這原則上加了一項著名的副款，令別人都感到疑慮。他一面指出美國不許歐洲國家因各小國的不償債務，虐待外國人民與強取外人財產而採取強硬行為，他却又聲明這乃是美國肩上的不能推諉的責任。美國方面要負責監督這些小國的行動。他在對付聖多明哥身上就表示了這種政策。在這個小國在一九〇四年有遭受外力干涉的危險時，他誘騙他們接受了一種美國財政代管制度，這件事爲了其後許多加勒比羣島上的保護制度開了一個先例。這政策本是爲了和平與秩序，而拉丁美洲各國却都擔心美國在開始侵略了。

在太平洋上，老羅斯福的態度也收到了淆雜的結果。日美關係已爲衆人焦慮之點。總統干涉了舊金山市與日本人的一項糾紛，因爲這裏的學校歧視日本人民。他盡了最大的努力總算使日本人的氣

平了，同時，還獲得了一項君子協定，禁止日本勞工的入口，引他舊金山地方當局採用更政治性的方法。但是又因為他認為應當發出一項警告，他却又派出一支艦隊去週遊世界，這些船艦曾訪問日本口岸，受了盛大的歡迎。這正是他的最出名的習慣語：「說話時平心靜氣，而手裏要拿根大棒子」。

歲月不居，美國不但成爲一個世界強國，而且還成了三四個最強的國家之一，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幾次海牙會議裏，它都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全世界上它對於民主政治的原則及自由貿易的精神都做着道德上的聲援。雖然有老羅斯福的偶發的魯莽與塔虎脫總統的金元政策——利用外交方式來促進美國貿易與投資——拉丁美洲對美國的信任終於日漸增多，雖然偶有些折，它對於英國及其海外各自治領的關係也日趨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在某一方面還是個孤立主義者，但是那種孤立情形却未能阻止它不被迅速的捲在大漩渦裏去，

##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 烏得魯·威爾遜

在許多方面烏得魯·威爾遜都是自傑斐遜以後的美國政治中的最特出的人物。他是一位學者同一位智識份子，不慣於從政生活中的混亂局面，然而他却仍是嚴肅、堅強而創造力豐富。他既是幻想象家與理想主義份子，復是林肯以來最徹底的實際主義者與富有正義感的政治領袖。在政治學上及國際問題上他都是個道德主義者，在他的身上，他那製定法典的祖先之精神獲得了再生。他有老式的拘泥於禮節的習慣，復有暴躁的戰鬥意識；他有專攻於原則的熱情，復有維護它的蠻勁。他的演詞裏沒有布利安的那種純樸，也沒有老羅斯福的那種真爽的魄力，但是他却有崇高的動人的詞句與富有詩情的美麗，自林肯以降也沒有人能同他比擬。他是一位政治學者，寫過好幾本關於政府的巨著。他自有其關於如何做總統的成熟見解；以及政黨組織當如何及美國在世界上當佔何等位置的主張，而且他還準備令這些見解及主張實現。國務卿蘭氏說他是，「純正，堅強，心胸高尚，感情冷靜」；而且他還在知識上倔強而易折，在遭遇逆境時，分外暴躁，在他的關係中全沒有個人的情感作用，他吸引人就同一項抽象的原則吸引人一般，而他絕不容許個人的愛憎影響他的政策，也絕不肯饒恕一個不長進的朋友。

威爾遜生活之大部都消磨在學者的研究室裏，做爲政治學教授與普林斯登大學的校長，在一九一〇年時新澤西的民主黨大亨們本打算捧他出來做一種政治商店的裝飾品，而結果他却把全部商店都囊括而去了。在兩年當中他把那些大亨們都逐出了政治的殿堂，把美國政治裏的最醜陋的新澤西區變成了一個模範的自治區域，在那個期間他在政治技術上大有進步，使他在後來運用得非常熟練與巧妙——那種胆量，那種感人的熱誠，那種堅決自認爲政黨領袖的技術，避開政治領袖直接與人民接近的方法，以及迅速而無情的攻擊的戰略。威爾遜在新澤西的特出的成就把他造成了全國景仰的人物，令他得到了似布利安那種人物的支持，令他獲得了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同時他自己的透明的誠懇與其無比的競選的口才令他戰勝了老羅斯福。

威爾遜的就職演詞就是一個挑戰與諾言的混合體。他說：

「沒有一個人能誤會今日全國企圖使用民主黨的目的。它企圖使用它來解釋一個計劃上及觀點上的變更。有些老舊的環境，我們已經熟悉了的，它們已經潛入到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生活了的，現在已經改變了面貌，令我們在用批判的眼光看着它們的時候，不能不用新穎與覺醒的感覺……而一些新事物呢，當我們正視着它們打算瞭解它們真性的時候，它們却成爲我們所信仰已久與面貌甚熟的我們自己所信任的事物。我們已因重新檢討自己的生活而獲得了新的力量。」

然後就是一套以達成「新自由」爲目的建設性的改革計劃，這一套是既大胆又有全面性。威爾遜說：「我們已經列舉了應該改革的事項」。於事他就舉出「促使政府爲私人利益之輕便工具的關稅制度」，完全適於「集中現金及限制放款」的銀行及貨幣制度，「限制勞力自由及規定勞力機會」



的工業制度，無能及懈怠的農業經濟及純爲私人利益的自然資源的開採制度。在積極方面，他說政府「當爲人民服務」——保護孀孺及老弱的健康及福利。

這些改革工作當以最大努力及最有效方法完成，然而改革的程序却並非是「純屬於科學的無情步驟」。他說：

「全國人民在晚近深感不安，因爲有一種情緒在激動我們；我們知道了什麼是錯誤，理想的幻滅，政府如何被誤用變成了爲惡的工具。我們用以面對這個權益與機會的新世界之感覺，在我們的心絃上震蕩似上帝就高踞在面前一樣，在它的面前正義與慈悲已合而爲一，而裁判人與弟兄們都是一體。我們知道這個工作不僅是政治上的工作，但是這項工作很可以將我們裏外探索，看我們是否充分瞭解我們的時代，與我們人民的需要，我們是否爲他們的真正代言人與辯護者，我們是否真有那純潔的心思與堅定的意志以選擇那一條崇高的途徑」。

### 實施中的新自由

這些自是學高的理由，完美的陳述出來，可是這位大學教授，莫名其妙的躍登了總統之位，他能把它們變成法律嗎？他很快的就表明了他是實事求是的。國會方面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開幕那天，威爾遜恢復了一個差不多已經被人忘却了的舊習慣，跑來親自致詞。他說：「關稅制度必需改變。我們一定要廢除任何與特權相似的規定」。這是一件充滿了危險的問題。自南北戰爭以後，從來沒有過真正廢除保護稅制的企圖；克利夫蘭祇取了保護主義者的少許讓步，而聰明的老羅斯福竟

完全避開，不談這個問題。然而阿拉巴馬州的安得格與田納西州的赫爾却已經把新法案準備好了，在國會的那種習慣的延宕之下，總算很快的便把它通過。可是在提交參議院的時候，反對黨徒擠滿了華盛頓，一般觀察家都預言一八九四年的尷尬局面定將重演了。可是威爾遜突然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來抨擊他們。他說：「這真是國家的一種嚴重問題，一般人民竟無法表示意見……而那許多尊嚴人物竟企圖製造民意以壓迫民衆利益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慾」。這一個攻擊果然收效，在他就職以後六個月時，他終於滿意的簽署了一個改革關稅的法案，忠實的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實現了五十年中第一次真正的改革。

全國人士都坐直了，注意起來；這裏出現了一位說一句算一句的行政首長而且還把他的意見實現了。威爾遜一點不讓他的政黨停頓；甚至在國會對於關稅議程糾纏不清時，他就提醒着說他在就職之日曾允許改革「那種銀行及貨幣制度，其原則以政府需要隨於五十年前就出售公債，完全爲了集中現金與限制放款」。這個問題與關稅問題一樣，也是裝滿了政治炸藥。全國人民早就深感受有活動性的信用放款及貨幣制度之苦；差不多每一個人人都知道病症的性質，可是却沒有人設法救治。在考羅斯福任內，曾有過一次治標辦法，准許國家銀行發行緊急貨幣，同時還有過一個貨幣委員會提供了一個極爲複雜的，關於各國貨幣制度的報告書。但是澈底改革銀行制度的辦法却始終沒人注意。銀行家們團結在一起製定了一項法案以便他們永遠控制一切，布利安早就宣稱貨幣問題乃是最大的問題，現在才決定主張政府應該控制信用放款。威爾遜本人對於銀行事業的技術方面所知不多，但是他却曾讀過美國第一銀行及第二銀行的歷史著作，並關於其後來的財政獨立制度的實驗報

告書，所以他便贊成了布利安的意見。他說：「控制權一定要屬於公家，不屬於私人；一定要交給政府，那樣銀行才可以成爲工具，而不是事業及個人投資與計劃的主人」。經過長時間辯論之後才獲通過的聯邦儲備法案便是他努力的結果。它分散了銀行系統，對於落後的南方及西方也供給了銀行的助力，同時它還發行了聯邦儲備券做爲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具有彈性的貨幣。這個聯邦儲備制度的產生恰在千鈞一髮之時；因爲倘若沒有這種制度，美國政府恐怕很難渡過世界大戰的難關。

新政府的第三件立法上的成就乃是關於統制托辣斯方面。余曼法案對於勞工的管制效力遠大過於管制大工業的聯合組織。而不久以前的調查明白的指出在工業，運輸業及銀行業方面的集中運動都在進展。布利安在民主黨的講台上寫着，「私人的專賣事業是既無法抗拒又無法忍受的」。於是在關稅與銀行的改革法案已獲通過之後，威爾遜便轉身過來打擊這一件惡事。一九一四年的克萊頓反托辣斯法案謹慎的爲了許多不正當的行爲按下了定義，禁止任意貶價以造成專賣，禁止用互任董事的方法結成工業上的大托辣斯，而同時如有任何違犯反托辣斯法案的行爲，當由董事長個人親自負責。同時還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以調查商業上的一切活動，接受一切對於不正當的手段的控訴，並禁止「消極抵抗」一類的有害行爲。

農民及工人也沒有被遺忘，一個聯邦農業貸款法案，令農民可以出最低的利息借到他所需要的現金，還有一項倉庫法案，承認以糧食做爲借款的擔保品，對於平民主義者的舊有補助財政計劃給予有力的支持。在克萊頓反托辣斯法案裏有一項特別豁免工人的責任的並禁止使用政府壓力來解決勞工爭端——這一項禁令却未得法院的認可。關於工廠裏禁僱童工的也有兩個法案也通過了國會，却

被法院否決。一九一五年的拉福萊海員法案把一般的海員從多年的專橫待遇之下解放出來，第二年的亞當生法案明確規定了鐵路工人工作八小時的制度。

這樣在三年之中，威爾遜盡其全力通過了自林肯以來的最多的重要法案。他表現了無疑問的領導國會及政黨的行政上的能力。他證明了，在危急的時候，民主制度也可以做迅速而有效的行動。

## 民主的外交政策

威爾遜的外交政策也同他的內政一樣，與他的前任截然不同，老羅斯福在處理國際事件時很得意的拿着那根「大棒子」，而塔虎脫的却是所謂「金元外交」。這些政策無疑的曾使美國在國際政治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另一方面美國却失去了拉丁美洲的友誼，而且還不必要的糾纏在許多國際上的外交及商業冒險行為，危及了美國人民的福利。威爾遜就職後第一個正式舉動便是撤銷銀行團向中國放款的許可，因為他「不同意該項放款條件或是責任的糾紛」。在同一星期之內他還表示了心思願意發展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之間的「友誼，並博得它們的信賴」。在不久以後，他復於旅行演講中費了許多詞句來特別指責金元政策的錯誤，然後又提供諾言美國將永遠不再使用武力來取得新的領土。情勢的發展雖然又引使美國干涉了幾個加勒比海上及中美共和國家的政事，可是在威爾遜全部任期內，他却堅決的拒絕利用干涉來侵略它國。

威爾遜政策上的困難很可以從美國對墨西哥的關係上充分的見出來。這一個不幸的國家足有三十年之久呻吟在狄亞茲的暴政之下，他把墨西哥人民變成了奴隸，將他國家任意出售給外國的礦商及

其它商業組織。在一九一一年時墨西哥的中下級人民發動革命，將狄亞茲逐出，另舉自由主義份子瑪迭洛為總統。看起來很像是墨西哥的黎明到了，可是在不足兩年之內反革命運動在赫爾塔斯的領導之下不停的活動，終於推翻了且謀殺了瑪迭洛，外國的石油，鐵路，採礦及地產組織眼看著狄亞茲的時代又將開始了，都格外高興，大部份強國都趕忙的承認新總統的政權。可是威爾遜却不肯。他覺得承認赫爾塔斯便等於承認謀殺罪，而同時他也絕不肯受美國商人爲了其本身利益的慫恿。預見着他在不久將來的危機裏所採取的態度，他便說：「我們認爲正當的政府必需建築在被統治者的同意之上，而且如果不能以建於法律及公眾良心與贊許之上的秩序做爲基礎則絕無自由可言」。這一種基於道德觀念的承認政策在當時頗受抨擊，事後還被認爲是脫離了正軌與不識時務。德皇就曾說過，「道德倒是很好的，可是利益又怎樣呢？」可是威爾遜當時却見到，一如羅斯福總統在二三十年以後所見的一樣，如果我們默認了不法的行爲與暴力的收穫，其後果會變成多麼嚴重。

威爾遜不祇拒絕承認兩手血污的赫爾塔斯；他還設法使英國也來支持他的政策——這種支持恰好用巴拿馬方面的讓步取得。然而美墨關係急趨惡化，當赫爾塔斯在坦比哥逮捕了幾個美國海員時，威爾遜立即派遣陸戰隊在瓦拉克羅茲登岸。戰爭已似不可避免，但是威爾遜絕不肯令事態的發展逸出他的控制；他把界線劃得很清楚，墨西哥人民乃是他交友的對象，而墨西哥政府却是他決心打倒的，最後他終於成功使戰爭不能成爲事實，而同時設法使赫爾塔斯立身於非常不利的環境之下，然後他抓住了這個墨西哥危機，把他的政策更戲劇化了，他以平等國家看待拉丁美洲各共和國，邀請了阿根廷，巴西同智利來共同解決這個糾紛。在它們都擁護了美國的政策之時，赫爾塔斯便不得不趕快逃

亡，令立憲派的領袖卡蘭柴出來繼任總統。然而困難尚未結束，當墨西哥的匪首非拉侵擾新墨西哥倫布城一帶時，威爾遜立即差遣潘興將軍率領了一支遠征軍去膺懲他，卡蘭柴對於是項行為頗表不滿，而美國的好事之徒也就立刻主張對墨宣戰，可是和平還是維持了下來，墨西哥終於自己解除了它的威脅。這種「戒備的等待」政策雖被人指為好事的；可是它却達成了扶助墨西哥及取得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之信任的雙重目的。

兩件別的事上，威爾遜政府還表現了他主張維持和平與尊重條件的不可侵犯性。這時已經做了國務卿的布利安氏早就堅信一切的國際紛爭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因之得有威爾遜的同意之後他便起草與別國談商的「留待」條約。其內容主張一切問題——甚至有國家體面的都在內——都可以提交仲裁與互讓精神去解決，同時一切作戰準備工作都要先「留待」一年再事進行。這種條約一共談商了三十起，有二十二起已經生效；德國明白的表示不能接受。在一九一五年時，日本已經在準備大事侵略的途中，它向中國提出了可恥的二十一條，美國立即抗議說這種行為既違反門戶開放主義又破壞國際公法，布利安寫道，美國方面絕不能承認任何有損於美國利益與中國的領土與政治主權的行為。

## 世界大戰及中立

但是對於美國和平的最大威脅還是來自歐洲。在六月二十八日一個塞爾維亞愛國志士開了一槍，其槍聲立刻便響遍全球；在五星期內整個的歐洲都被捲在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裏。美國的反應

是不相信與莫名其妙。當威爾遜總統正式宣佈美國的中立時，他的確代表着全體人民的意見；即使他勸導人民在思想與在行為上都維持中立時，他也在代表着大部的人民。

然而美國人民在一九一四年時與在一九三九年時一樣都不能漠不關心國際情勢的發展，而無論在心理上抑在政府政策上，中立到頭來設是不可能。美國人民的情緒自始即劃分得很清楚。大部人民都希望英法比方面可以獲勝。美英兩國人民之間有着無數的文化，傳統，一般組織及一般見解相同之處；法國人民對於美國革命援助的熱情及法比人民的抗戰之勇敢也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祇有很少一部份人同情德國，其中大部是德國祖先的美國人，這時響應了「祖國的號召」，同一小部恨英國人的愛爾蘭祖先的美國人。遠在戰事爆發以前，德國在太平洋上，在中國，在加勒比海上的政策，德國軍人的暴行，及德國知識份子及政治家的狂妄早就引起了美國人民的反感，而他們的不宣而戰，蹂躪比利時之舉益使美國人深信德國的罪大惡極。同時他們也知道了德國是主張專制政體，如果德國控制了歐洲，它遲早總要與民主的美國發生衝突。

這兩點——同情英法與恐懼德國勝利所將產生的後果——終於決定了美國政策的路線。經濟方面的顧慮更加强了感情及政治方面的力量。美國人民曾在英法兩國有過大量投資。美國的工業急速的改組以適應英法作戰的需要，供給它們大量的槍砲，彈藥，及其他作戰工具，並獲利甚厚。美國的銀行變成盟方的代辦人，替盟方發行公債，而在替盟方在美國借款。美國的農夫，才自戰前的不景氣復甦過來，也發現了英法乃是棉花，小麥及肉類的巨大而有利可圖的市場，而同時對德奧的貿易却縮至最低的程度，英國的封鎖把各中立國的商業也予以有效的控制。

然而促使威爾遜總統及美國人民感到參戰必要的却不是這些經濟問題，而是德國的「恐怖」作戰的政策。他們用了大量潛艇來襲擊商船，而不能拯救海員或乘客的生命。當英船盧西坦尼亞號於一九一五年被擊沉時，共有一千一百餘人喪生，其中美國人民佔一百二十八人，這一件事令全國都為之驚愕而狂怒。德國允許不再使用這種作戰方法，威爾遜也就力請國人保持和平，但是相信美國應當備戰的人們與決心却日益增加了。同時威爾遜本人也見到了唯一可使美國避免戰爭的方法，祇有使戰爭趕快結束。在一九一六年全年裏他英勇的努力使各作戰國家說明它們的作戰目的，並爲了組織戰後世界的工作開闢道路。

在一九一六年的大選時，威爾遜當選連任，主要的是因爲他「使我們避免參戰」。但是他却沒有諾言，並沒有說他願以任何代價購買和平。在一九一六年初他曾向美國人民發出警告之詞，這些話德國的軍閥聽了，恐怕總難免心驚。他說：

「我知道你們都要我使這個國家避免戰爭。至此爲止我已經做到了這步，而且我保證我的言語，上帝的明察，我仍將如此做——如果是可能的話。但是你們還把另一項責任加在我們的肩上。你們曾吩咐我注意不許有任何事迹沾污我們美國的榮譽，而這件事却不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內，這件事要看別國政府的行爲怎樣，而不在美國的行爲不怎樣。所以也許不久就會有一天到來，在那時我會覺得不能使美國的榮譽與和平共存。請不要用那種不可能的相衝突的事來逼迫我吧。」

在一九一七年初德國政府認爲可在六個月內餓死英國人民，而在那時美國還不會生效之後，便宣佈重開無限制的潛艇政策。在幾星期內，有八隻美航被沉至洋底，然後又發現了一項德國企圖使墨



西哥及日本對美國作戰的陰謀，這時全國情緒就一發而不可遏了。到了四月二日，使榮譽與和平並存真的變成了「不可能的與相衝突的」事了，於是威爾遜便出現在國會裏，要求對德宣戰：

「領道這一個偉大而和平的人民去參加戰爭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尤其是去參加在一切戰爭史中最可怕與最殘酷的一次戰爭，似乎文明的生死即決於此日。但是正義却比和平更可寶貴，我們現在當爲我們所珍貴的理想去作戰——爲了民主，爲了人民自己在政府中發言的權利，爲了各弱小國家的權利與自由，爲了令全世界都可以由自由人民的意志所管理以實現所有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還爲了世界的最後解決。爲了這一件巨業，我們可以獻上生命，獻上財產，獻上我們所有的全部；滿心充着得意之情，因爲我們知道美國享受這種殊榮的日子已經到了，美國現在已經可以爲了它所寶貴的快樂與和平的原則來供獻它所有的血液與力量。願上帝祝福它，因爲它祇能這樣做。」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好星期五節那天，美國乃正式參加了戰爭。

### 戰爭

這時已經參戰了，美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擁護政府的決定以期取得全面的勝利。威爾遜的政策等待全國一致感到參戰的必要再行發動是正確的。不滿的團體此南北之戰時是既少又無力，無論在任何方面，他們都不能擾亂作戰的努力。

威爾遜總統說：「力量，最大的力量，全無疵瑕與限制的力量」，而全國也都急急的實現他這句話。後來沒有一屆政府表現過這許多作戰的智慧與效力，同時也從來沒有過一次美國人民似這次那

樣表現過他們著名的精力，創造力及發明的天才。威爾遜也證實其本人為一位最巨大的作職總統，控制着全部作戰機構，維持着國內與國外的戰鬥意志，從來沒有淡忘作戰的最終目標。他又得有幾位助手的極有力的幫助，如作戰部長倍克，財政部長麥加度同戰爭工業生產局主席巴魯區。政府方面不得不採行較任何戰爭期間所有的更有力的手段，而在實施時也能夠表現迅速及精力。政府變成了工業，勞動及農業上的獨裁者。它臨時管理了鐵路及電報。食物的需要激增，農業品的產量增加了四分之一，燃料的需要也增加了，煤產量也增加了五分之二。利用了借債及增稅方法，政府方面增籌了三百六十億美元，其中一百億美元借給盟邦政府，其餘的由美國自己用做作戰經費。尤其重要的乃是政府方面以其全力集中在大西洋的爭奪戰——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及夏天，盟方在處理已經顯然是失敗了。而現在利用了被捕的德國船艦，召集起來中立國家及私人的船隻，並開始了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之後——一年之中建造新船在三百萬噸以上——盟國終於在大西洋上獲勝了。

徵兵法案通過得很早，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登記入伍的兵士已總超過二千五百萬人，這一個數目足以表示這個西半球上的民主國家在人力方面是如何的雄厚。可是美國政府是否能夠把這支大軍訓練完畢，武裝起來，及時運輸到法國去阻擋德軍狂潮似的攻勢呢？這乃是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大問題。

第一批美國軍隊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法國登岸——這一批軍隊是匆忙運過去鼓勵士氣的，而不希望有什麼軍事效果的。在七月四日，這一支小軍隊，在巴黎的香榭李舍街上列隊走過，紅白藍三色的紙屑滿天飛揚。懷着洛描寫當日的情景說：

「我聽見了軍樂隊在演奏；它正在奏着前進通過喬治亞州。我不懂得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跑下樓去，光着頭就跑到了里勿立街上。在杜勒立宮的大鐵檻下面有一大羣人在街上疾走，沒有一點秩序，男的女的同孩子們都在高度的興奮中跟着我們那細長一排的穿着咔嚓制服的正規軍隊，他們正在輕捷的前進。法國兵士穿着淺藍色的制服也跟着他們一道走，挨得近極了，一而走一面看，就好像第一次走進馬戲班的孩子一般。我們兵士們的身上撒滿了鮮花——四周的羣衆不住的歡呼，比起彼落的喊着：美國萬歲！」

但是這個祇是一支象徵軍隊；真正的美國陸軍遠遠在美國的訓練營裏呢。

此時的需要極爲迫切，因爲一九一七年的戰局的確日趨惡化了。在十月裏，義大利軍隊在卡坡萊多大敗，盟方必需派軍赴援以阻遏奧軍的攻勢。一個月以後，俄國方面本來就因革命爆發而大爲削弱其實力，現在復索性提議求和了。四十個德國生力軍團從俄國及巴爾幹前線急急的抽調到西線上來，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德國方面在人數上已經顯佔優勢，正準備對那削弱疲憊的英法軍隊做最後之一擊。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的第一次大攻勢開始；在不足一星期內，德軍就擊潰了英國的第五軍，俘獲了九萬人同大量的作戰品。在四月裏第二次大攻勢又開始了，海格將軍便發出了他有名的額請文告：「我們現在已經是背牆而戰了，我們既相信我們目的的正當，我們每一個人便都要奮戰到底。」六月裏德軍又開始了第三次攻擊，這時德軍在瑪恩河的右岸，盟軍方面推福煦將軍出來做最高統帥，同時英法政府向威爾遜總統說：「現在戰敗的危險已經異常之大，除非美國能趕快派遣軍隊到前線上來，補救盟方在人力上的劣勢。」

與時間競賽的把戲早就開始了。美國政府爲其自身指定超人的工作。海上運輸在各方面都佔着第一優先的位置，巨大的運輸船一艘接着一艘由美國港口中駛出，滿載着穿着啡噠制服的兵士。在三月份時，裝出了八萬人到海外去，四月份，爲十一萬八千人；五月份，幾乎爲二十五萬人。到了十月，美軍在法國戰場上的已有一百七十五萬餘人。

他們到的正是時候。先在曼狄地爾與唐地尼，繼在勃婁森林一帶，他們都表現了他們的能力，德國的最高指揮部本來沒有把美國援軍放在眼裏，現在也不得不承認說「這些美國軍隊已證實其爲勇敢，堅強與善戰的軍隊，傷亡全不能令他們胆怯」。但是大危機還在前面。在七月十四日夜半，德軍發動了他們期待已久的進攻瑪恩河大戰役，打算衝破盟軍的第一線，以直搗五十哩以外的巴黎。他們在各處搶渡瑪恩河，各處都成功了，祇除了一處，他們碰到了新來的美國軍隊，德軍參謀總長萊恩哈特寫道：「就在這瑪恩河上，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了我們精銳部隊所負荷的使命……第七軍團的各部都獲得輝煌的初步成功，祇除了我們右翼上的一點。這裏我們碰到了美國軍隊。祇有在這裏令我們的第七軍……遭遇了嚴重的困難。他們遇見這些新到的美國軍隊的意外頑強而不斷的抵抗。我軍團的其餘部份都已向前進展且有重大收穫，而獨有此一右翼部隊不能與其它方面配合，展至瑪恩河的南岸，以佔據適當陣地，便利戰事之開展。此種挫折便是我方第十步兵師團與美軍鏖戰的結果」。然後他又悻悻的說，「這些美國兵士簡直是殺之不盡」。到了十八日德國的攻勢已經窮竭了，於是福煦便調來美國軍隊去反攻，他們不但反攻了，而且還得了極大成功。潘興將軍寫道：「戰局的發展已無疑的有利盟方」。德國方面其首相赫特林的言語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於事後寫道：「在一九一

八年七月初時，我本已確信……在九月一日以前，我們的敵人就會向我們要求講和……那是在十五日。到了十八日時即使最樂觀的人們也知道什麼全都完了。世界歷史的關鍵竟於三日之內出現了。」

在九月裏開始了穆米契爾的大反攻。潘興將軍說：「我軍進展之速使敵人完全驚惶失措」。雖然傷亡人數達到七千，可是美軍却把德軍的陣地完全肅清，生擒了德軍一萬六千之衆。在第二個月裏百萬以上的美軍領導了繆斯河與阿貢河的總反攻，其結果隨摧毀了與登堡的堅強陣線，令德軍的作戰意志全渙散了。

同時威爾遜也清晰的說明了盟方的作戰目的，其確保勝利的功績也絕不在作戰的兵士以下。從開端時他就設法分裂德國的內部，一再聲稱我們的所以作戰並非是與德國人民爲敵，而是專門在推翻他們的暴虐而獨裁的政府。同時他還說明和平條款裏若不得當地居民同意絕不割劃土地或要求賠償性的賠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裏，他致書國會時包括了著名的十四條，儼爲公正和平的基礎。這十四條的內容是：用公開的方法決定公開的公約；和平與戰爭期間的海上航行自由；廢除國際間的經濟壁壘；公正調整殖民地的要求；與俄國合作以建樹其國家政策及自決其政治制度；採取民族自決的原則來重劃歐洲各國國界；建設「國際聯合組織」以「互保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

這時德軍已經被擊敗，他們的盟國又瀕於崩潰，而美國生力軍後大量的湧到，德國政府乃認爲祇有立刻求和別無它策可使本土被侵。於是它就向威爾遜籲請，要求他准許以十四條爲議和的根據。當外交方面還在往來折衝之時，德國內部發生了暴動與革命——德國再抵抗益不可能了。德皇便宣佈退位，逃出柏林，而歐戰也於十一月十一日宣佈結束。

## 國聯及孤立主義

至此為止，威爾遜始終是一位手段極為高明的領袖。但是在戰爭結束時，他却接連着走了幾個錯誤的步驟。他籲請人民選舉一個純民主黨的國會，而他們在不滿於他這種褻視的態度之餘，令共和黨在參眾兩議院裏都佔了多數席位。他決定去親自參加和會，因而得罪了許多認為總統不當離開本土的美國人士，而他到了歐洲之後，把他在那裏的地位也降低了。他沒有在他的和會代表團裏邀請一個特出的——甚至於有優秀能力的——共和黨人物。當他在一面犯着這種錯誤，一面厭戰心理，懷疑歐洲各國的動機，幻滅的感覺，及政黨爭鬥又逼及於美國全部。當他出發到法國去時，前任總統老羅斯福，悻悻而酸刻的警告「我們的盟邦與敵人」說，「現在威爾遜先生沒有任何代表美國人民發言的權利……他的十四條及其四項附加條款及其一切言詞，在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足以被認為是代表美國人民意旨的言語了。」

製造條約的人物們——威爾遜，勞合喬治，克利孟梭及奧蘭多，還有一大批較小的政治家——在恨，貪與害怕的空氣中聚會於巴黎——恨敵人，貪求殖民地及賠償，與害怕布爾希維克黨人。結果他們所得的和平不是談判的和平，而是強制的和平。凡爾賽和約把全部戰罪都加在德國身上，褫奪了它的全部殖民地，把它的世界都重予改訂而且還向它索取了鉅額賠款。別的一些條約創造或承認了新的國家多少是與威爾遜的十四條有些相符之處——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波蘭，芬蘭等等。但是威爾遜對於其它的一部份十四條裏原則却不得不放棄；他所以肯於讓步，是因為他堅決相

信，一切的錯誤均可漸漸在國際聯盟的機構裏得到合理的糾正。

因為雖然在強大反對的壓力之下，威爾遜還能把國聯的組織明訂在條文之內。把世界各國組織在一起本不是一個新穎的意見，許多國家的無數人士都曾協助着廓清這一種主張。但是最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却純粹是威爾遜的創造物。它的作用在「促進國際合作並達成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一切國家均可以請求入會；控制權則在於一由各強國組成的，理事會那上層機構，與一代表全體會員國的全體大會。國聯的會員國都要自誓「尊敬一切會員國家的領土完整與現行政治獨立，並絕不從事侵略」——著名的第十條——並同意以一切糾紛提交仲裁，並以軍事及經濟封鎖制裁任何不守國聯約章從事戰爭的國家。此外，還規定了裁軍的原則，委任統治地的政府組織，及創設永久國際公正法庭與國際勞工局。

當威爾遜攜帶着凡爾賽和約及國聯盟約回到美國時，他發現反對的情緒已洶湧的漫及全國。許多共和黨的領袖人物——如那位極端酸辛與徧祖的參議員洛奇——都認為這是打倒民主黨及侮辱威爾遜個人的良好機會，對於總統的私人仇恨抓住了一部人。德國祖先的，義大利祖先的及愛爾蘭祖先的美國人民都找出理由來反對和約。對於某一些復仇心切的人們，和約對德國是太寬容了；而對於許多自由主義份子則太嚴厲了。有許多保守的美國人則唯恐美國被捲在歐洲的糾紛裏，他們一再的申說，在百餘年中，美國一向是遠離「舊世界」的一切問題的。

可是有許多事實證明大都會人民——至少是大部份受有良好教育的人民——都贊成國聯的成立，而在參議院裏，每一次關於和約的投票，贊成的人數也都不少於半數。如果威爾遜肯對於盟約第十條表示

妥協，甚至批准條約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數也許也可以得到。可是他不肯這樣。他向一個參議院的委員會說：「在我看來，第十條乃是全部盟約的主幹。取消了這一條，國聯就會變成一個辯論會。」但是共和黨方面的反對力量絕不肯讓步，威爾遜乃決定向人民做直接籲請，他在過去時常如此做，而他們也時常支持他對抗那批政客，當他在西部做旅行演講時，他的身體毀了，在九月二十五日那天他得了癱瘓症，一直到逝世之日都沒有完全痊癒過。他所獻身的偉大目標全幻滅了。在一九二〇年三月裏，美國參議院在最後一次投票時拒絕了國聯盟約，把美國在未來許多年裏指定在寡助而不榮譽的孤立主義裏。

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時，共和黨方面以空前的多數票重理國政，他們乃急急地把孤立主義訂做了他們的黨綱之一。威爾遜的健康雖然毀了，而無畏的精神却依舊，他隨於幻滅的心情中退到在野的地位靜觀他所預言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崩潰。他的生活，恰如他所極端喜愛的柏蒂格魯的詩句一樣，

不畏別人的指責

不受諂媚的誘惑

不因失敗而頹唐

同時與他一樣的

他以倔強的勇氣面對生命，

而以基督徒的希望面對死亡。

一直等到比上次大戰規模更大的與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震毀了這世界的一切基礎，人們才知認他所勇敢奮鬥的那些原則的健全性。



## 第二十章 兩次大戰之間

### 和平的問題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乃是歷史中最多事之秋。和平的問題同戰爭的問題一樣緊迫，而且還更難於解決，面對着這新時代裏政治家們的問題真是多得可怕。龐大的軍隊都需要復員，回到他們平時的生活。戰爭所造成的廣泛的破壞，都需要修理。巨額的戰債總要設法歸還，在這裏，世界各國祇有賴債與通貨膨脹兩條路可走，其結果都是一樣惹禍的。戰爭表現了現代科學及技術的幾乎無限的可能發展性；於是現在便要求它們來消滅貧窮與缺乏，提供相當程度的安全，改進公共健康，提高一般的生活水準。戰爭加強了人民的國家思想及好戰心理，使國際關係益增其嚴重性，而殖民地問題也愈趨複雜與微妙。因此一定要設法把國家主義的思想納入正軌，以恢復一般人民對於國際健全關係的信心，並終止對於殖民地及落後民族的壓榨行爲。尤其重要的乃是，在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各國的安全生存都需先有些法律或其它方法的保障。

爲了解決這些巨大問題，這新時代的政治家們可說是無能的。然而這一個情形却是有理可說的，並非故意的推諉。戰爭遺留下來的乃是一片死亡，荒涼，枯槁，仇恨與猜疑，八百五十餘萬兵士戰死在疆場上，二千九百萬人受傷或被俘虜，而後方的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們尚無法統計，舊的國家消

滅了，許多國王與政府倒台了，革命的狂潮席卷了歐洲的大部，那些倖免革命的國家不得不擔憂着它的後果，對於維持現狀的心思遠過於根本解決重擾着人民的各項難題的熱忱，戰敗國人民陷於赤貧境界，仇恨之心愈熾；戰勝者方面也差不多一樣貧窮，而且惴惴不可終日。這時全沒有大政治家的作風，也沒有遠見。

雖然美國避免了大都可怖的戰禍，而它却也一樣的受到了其它勢力的影響。美國與一般歐洲國家一樣，在戰爭結束時也嚐到了幻滅的滋味，隨之就復活了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的思想，同時它也有復員及建設種種實際問題。後來的幾位總統：哈定，柯立芝，及胡佛，在他們的任期內，都以這些問題為其施政中心。

### 恢復常態

美國人民最關心的事乃是恢復常態。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厭倦了自由主義與改革，厭倦了國際主義——他們與大部歐洲人民所共有的態度。可是他們在參加這次大戰之後，却變成極為強大，繁榮而自信。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二十年代的十年裏美國顯然有着兩種不調和的特徵——幻滅與自信，精神及文化上的疲憊與物質上的精力。

在戰後十年的政治方面，忠實的反映全國一致要恢復常態及追求物質利益的趨勢。哈定乃是一位態度和藹，像貌俊挺的俄亥俄州的參議員，他在一九二〇年當選時得了絕大的人民票數，其原因也許是爲了他在各方面都恰好與威爾遜相反。一九二三年他死於任內，當即由副總統柯立芝繼任，柯立

芝是一位精明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他的慎審及行政效能博有許多人的擁戴，在一九二四年乃當選連任。一九二八年時，他拒絕再任候選人，於是總統職務落在以辦理法比俄境內慈善事業而舉世馳名的胡佛身上。

這些位共和黨人物的第一件大工作乃是將戰時種種恢復到和平時期的基礎上。這個並不僅指海陸軍的復員令他們獲有職業，還指着許多戰時機構的裁併，放鬆政府的管制，將工商業交還給私人去管理。胡佛後來說道：「在戰爭停止後，在我國及在一切其它國家裏的最大問題是政府方面是否繼續徵用與管理許多生產及分配的工具」。原則是很容易決定的；辦法却比較複雜，其結果引起了劇烈的政黨。即使威爾遜都需要求撤消政府的干涉，在他當政的最後一年，鐵路事業已經交還給私人。共和黨人的態度自然更積極。新總統哈定說：「我們需要在美國有一個時期令政府少參與事業，而令事業多參與政府」。

於是共和黨人便盡力鼓勵私人事業，完全採取放任主義以進行其復原計劃。然而這種放任主義自是不純粹的。政府監督與管理的制度早已經根深蒂固，無法立即全部剷除，所以雖然反托辣斯法案的執行在一方面鬆弛下來，而政府方面却並未曾退縮到前三年中的那種地位上去，事實上在某幾方面——如在鐵路及農業——政府的管理在二十年代裏反而加強了。

政府自鐵路、商船及電力事業退出之舉，並不即是政府與事業脫離之謂。相反的，從一九二一年到現在，每一屆政府都加強了它們對於大事業的援助，祇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在一九二一—三三年的共和黨執政時期與一九三一年到現在的民主黨執政的新政時期之間的最大差別，乃是前者所

謂「事業」並不包括勞工與農業，而後者却特重勞工與農業。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三位共和黨總統：哈定，柯立芝與胡佛，自是以其援助大事業的熱心著稱。商業部拚命的在海外開闢市場，它雖然自誇為「國際貿易上的最可怕的進攻工具」，而却是各符其實的。稅捐方面，尤其是對於大公司的捐稅，都大量的減低，期望因此國內外的貿易都可以大量增加。而其最重要的結果乃是關稅方面却提至空前的高度。

這種高關稅制產生了重要的惡果。在大戰期間美國已經從一負債國家變成了債權國家，但是這種改變的重要性許多人都不瞭解。保護關稅政策本是一個新生國家與工業尚在發育期間的國家之自然政策；對於一個在經濟上已經成熟，正在力求市場之開拓的國家，實是不相宜的政策。麥金萊總統在一九〇一年就已經見到了這點，所以他當即提議廢止保護關稅制度而代以互惠協定的辦法，但是戰爭促進了政治及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國會方面惟恐歐洲及遠東的賤價商品充斥美國市場，乃決定再度採行保護關稅制度。其結果自然有百害而無一利。其第一個惡果便是其它各國都相率的採用保護關稅制，以事抵抗，美國的海外市場乃大為緊縮，第二點別的國家即不能使其商品在美國銷行，便無法取得貨款，以償付它們拖欠美國的巨額債務。最後，美國不但失去了國際貿易的大部，而且還無法收回借給外國的債款。

## 世界關係

威爾遜的失敗及國聯公約的被否決，在美國是表示着孤立主義的開始，這種政策由共和黨人開

始，又由民主黨人進行了許多年，很可以代表該時美國人民的情緒。美國人對於參戰及戰後的和平感到幻滅之後，又對於海外的擴展感到失望，美國就立刻退縮到一種保守與消極的政策裏，與十九世紀中葉英帝國的「小英國」政策差不多。

除了拒絕參加國聯及世界法庭之外，這種新孤立主義的最可注意的現象還有退出遠東及改變對於拉丁美洲的政策。其實在這兩件事上，共和黨人祇是追隨着爲他們先驅的民主黨人。

美國在遠東的擴展係以兩世紀交替時間的佔領菲律賓及宣佈門戶開放政策時開始。這兩項活動的熱情也完了；軍事形勢的要求尙未顯著，除非對於很少幾個有遠見的學者。所以在大戰期間，美國使漸漸的放棄了門戶開放政策的大部——雖然從未放棄過原則——而日本遂在中國暢所欲言，毫無阻礙。還不祇如此，我們還未能如期建造成功太平洋艦隊，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天天在增強實力而我們却袖手旁觀。菲律賓的情形也有些不同。我們從來沒有把這個羣島看做美國的永久屬地或殖民地，我們管理這裏祇到非人能夠自治時爲止。一九一六年的瓊斯法案特別保證菲律賓的獨立，在一九三四年這項保證已經到了開始實行的階段。這年的泰丁斯及麥克杜夫法案規定了美國勢力逐漸撤退，在十年後使菲律賓完全獨立的詳細辦法，後來日本雖然佔領了該島，可是美國的諾言並無變動，現在美軍與非人正在並肩對日作戰。

對於拉丁美洲，在戰後的二十年裏，美國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菲律賓獨立法案及普拉特修正案案的廢除均於一九三四年通過。門羅主義在原則上的修正是始於威爾遜當政時期。在一九一四年的

A B C會議上，以及在別處，威爾遜企圖把單方的門羅主義改變為多方的政策，而且他還獲得了相當的成就。共和黨人當政時並未變更這條路線，他們不但繼續予以施行而且還加以擴大。他們同威爾遜一樣對於拉丁美洲拒絕使用「巨棒」辦法。短期佔領了巴拿馬之後，美國立即以賠款交給哥倫比亞政府；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也自尼瓜拉圭的領土上及加勒比海上各國撤退；美墨關係大為改進；國務院方面，在柯立芝任內還正式宣佈門羅主義的對象不是拉丁美洲，而是歐洲，同時絕不含有使美國佔有優秀地勢的意味，在羅斯福總統任內，這種政策還是奉行不輟，普拉特修正案本主張美國可以有權干涉古巴的政事，現在也自動的予以廢除。後來在幾屆泛美會議裏，還通過了許多條約與公約，指斥侵略戰爭的不合法，規定以仲裁方法解決一切糾紛的程序，主張撤除商業壁壘，同時宣稱「任何國家均無權干涉它國之內政及外交。」

雖然對於國聯是採行着孤立政策，而美國在事實上却無法與世界情勢遠離。即使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美國政府都領導着解決了國際關係上的一切煩雜問題。其中最野心的工作乃是由哈定總統在一九二一年召集的華盛頓會議，由其國務卿許士擔任主席。這個會議的目的係在促成列強海軍的裁減，及解決一部最麻煩的遠東問題。其結果決定了英美日三國的五五三海軍比數，某幾型艦艇的廢除，以及主力艦的十年停造協定。別的規定提供了保障中國的完整，太平洋上現狀的維持，以及太平洋上各地的建設及武裝工程的修建。但是不幸，英美忠實的遵行了這些條款，而日本却不甘。所以會議的結果雖然似使和平的希望增強，而實際上却削弱了英美兩大民主國家，而增強了日本的力量。

哈定的繼任人，柯立芝總統促使六十二個國家簽署了巴黎公約，規定戰爭是國家政策中的不合法的工。關於賠款的楊格計劃及道威斯計劃都淵源於此，而胡佛總統也似乎領導了主張停付戰債的運動。所有的共和黨總統都力促美國參加世界法庭，而在每一次決議時，參議院裏主張參加的都佔有多數；祇因為三分之二的規定才使那議案無法通過。他們也都表示願與國聯的某一部份工作合作；在許多次大會裏，美國也都派有正式的代表參加，同時美國代表還參加了李頓調查團，在一九三二年指責過日本的侵略行爲。

### 戰後期間的社會情形

柯立芝總統說：「美國的事就是做生意」，這一句話正是美國社會在二十年代裏的恰當描寫。那乃是個物質主義與效能主義的時代，美國與別國一樣，一般人所最羨慕的，乃是：工程師，股票經紀人，遊客，電影明星。全國人口在十年裏增加了一千七百萬，財富的增加也與之相視。雖然財富的分配並不平均，可是還沒有捉襟見肘的情形，而一般人的生活水準也達到空前高度。人們都在大嘗新時代的來臨，每餐飯都有雞，每家車房裏都有兩輛汽車，實際情形真也差不多。城市更大了，大廈更高了，公路更長了，財產更多了，汽車更快了，大學更大了，大事業的勢力也更爲加強，向上飛揚不止的統計終令美國人都有着滿意之感。

在知識上與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這個時期乃是個妥協及保守的時期。雖如此，美國人却從未曾減低他們對於民主及自由的信念；他們反而認爲惟因其有民主與自由所以才有繁榮與安定。誠然當時

曾有激越的行爲，但是它們全都受到指責，雖有不公正之舉，而其犧牲者却無不挺身而起爲其自身辯護。自由主義的刊物，如民族及新共和不但暢銷，而且還極有勢力；宣傳反抗福音的詩人及小說家也廣受歡迎，報紙是自由的，不受箝制的；學院及大學依然是自由思想與自由研究的中心。在那些年裏，法院方面也強硬不屈的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那不僅是哈定與柯立芝的時代，也是小說家V 辛克萊及海明威的時代，詩人羅賓生，魏立及朱萊的時代，編輯人哥布及李普曼的時代，與司法官布蘭台斯及荷爾摩斯的時代。

在這一時期裏最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乃是城市的增長與技術工業的改進。在一九三〇年時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居住於城市，而其中大都復居於大城市裏，城市是工商業，政府，娛樂，教育，文學及藝術的中心。城市的生活方式及觀念也侵入了鄉鎮。在電影，無線電，汽車，各大報紙的文章，全國性的廣告，及許多其它勢力的影響之下，地方色彩全被標準化的特點掩沒。即使在笑話方面，本來最容易表現地方特徵的，現在也失去了邊區地方的粗獷性，全變成了如紐約客所載的那種細膩的故事與漫畫。

在促成標準化的因素中，最有力的自是汽車，電影及無線電。它們的確是這一代人的生活中的最有力的新因素。在這三者之中，汽車的歷史最長，在某方面，也最重要。亨利·福特在九十年代中業就製造了一種輕型汽車，可是一直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裏，福特廠的T型汽車及其它廉價汽車才成千的湧現在公路上。

在一九二〇年美國人使用的汽車約有九百萬輛；十年以後已達二千七百萬輛，這些汽車打破了孤



立主義，增加了生活速率，發現了許多消遣閑暇的新方法，令青年們獲得了自由，創造了許多大而新的工業，令幾百萬人獲得了工作，刺激了全國滿佈的公路網建築計劃，與鐵路發生了嚴厲的競爭，而且還在每年中造成了與南北戰爭一樣多的生命與肢體上的喪失。在幾年之中，汽車已不再是奢侈品而變成了必需品，也許是唯一的必需品。在經濟大恐慌發生時，一般人都最後才放棄汽車，而二次大戰時的車胎及汽油配價制，也令美國人爲之叫苦不迭。

電影與無線電雖比較新近，却與汽車一般重要。電影事業創始於本世紀初年，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它還不曾變成一種大事業，在一九二七年有聲片出現以前，它的影響也還是有限的。可是在二十年代結束時，每週去看電影的人已達八千萬至一億之數——其中有許多都是兒童。這個新年代的人物從電影裏得到他們大部的人生觀，有時是浪漫的但是大部都是錯誤的。對於許多人，電影都是逃避醜惡的現實及以永遠不會實現的美景自欺的工具，在電影裏永遠是惡必罰，善必賞；女人永遠是美的，男人永遠是英俊而矯捷的；富有的就快樂，貧窮的也滿足；所有的故事都有快樂的結局。直接與間接的，電影勢力影響之大簡直無法估計。它們播傳着流行的歌曲，教着禮貌，估量道德，而且創造着民間的男女英雄人物。因爲在全世界放映之故，電影乃是美國最大的勞力工具。在英倫三島，在蘇聯，在馬來亞半島，在阿根廷，在世界各處，它們都不斷的介紹着美國的不甚真實的生活。

無線電也是一樣有力的消遣，教育與標準化的工具，無線電在第一次歐戰時進步得很快，第一個商業廣播電台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在不足十年時間裏，幾乎每一個美國家庭都可以聽取各種娛樂節

目，新聞報告及音樂了。無線電與電影一樣也是一種大事業，同時也是爲了大量銷費，所以它的節目必需合於大眾的需要；仔細分析無線電的廣播節目也許比任何其它研究更可以瞭解羣衆心理。除了消遣之外，無線電還有兩項活動。一項是教育工作，雖然並不多——另一項是新聞及政治上的競選運動。值得注意的事，乃是無線電迄今還是藉廣告費收入來維持的私人事業，各廣告商付出費用來購買廣播時間及其節目以推銷他們的產品，這種私人經營無線電制度是與羣衆有利還是有害，迄今尙沒有一致的見解，但是一般人似乎都滿意現行的辦法。

### 經濟大恐慌

胡佛總統就職於一九二九年三月，當時的情形似乎自塔虎脫以來就沒有過那樣令人滿意。在各方面看來，全國似乎從沒有過那樣繁榮，社會從沒有過那樣健全。股票行市高得眩人，在每一個月裏都有數億之數的債券由投資的人們搶着買進，以期分享那人工造成的繁榮。工廠裏製造的汽車，電氣冰箱，無線電，真空掃塵器，及石油爐，都呈着供不應求的現象；鐵路上都是貨運累累，裝貨卡車在滿佈全國的公路網上飛馳個不停；成千上萬的新住宅；怪誕的殖民地式的，都德式的，歌德式的，西班牙式的或是現代式的都湧現在南部與西部的新興工業城市的四郊。胡佛誇口說：「我們在美國的人們比任何國人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裏都接近沒有貧窮的樂土了。」

然而即使在二十年代的繁榮表面上，都已經現出了裂痕。農民與工人都不能充分享受「新時代」的富裕，在戰爭時期裏，農民們已經擴展過度了；後面接踵而來的——似在南北戰爭時一樣——乃

是急驟的收縮。在一九二二年已經發生了一度農產品的跌價現象；到了二十年代中葉，農產品的價格又開始逐漸下跌，一直到「新法」生效之後，才行上升。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二年，農業收入從一百五十五億美元減至五十五億美元。其結果產生了大批的佃農及抵押行爲。到一九三二年時全國耕地百分之四十以上都由佃農耕種。

勞工的情形稍微好些，可是繁榮也不是無疵的。煤礦及紡織工業並未曾享有普遍的繁榮，技術上的進步令許多設備較舊的工廠難於競爭，造成了短期的失業現象。在二十年代的全部裏，失業問題時時威脅些社會。一九二一年時失業的人數約爲四百萬，其後始終未曾跌至一百五十萬人以下。許多財富都被百分之十的上層份子所吸收；例如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八年工資的指數祇從百分之百增爲百分之一百十，而投機利益的指數則自百分之百躍爲百分之四百十。

崩潰之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該月二十一日發生了第一次的股票慘跌，到二十四日那天，有一千二百餘萬股換了主人；到二十九日全盤都崩潰了。在月底時股票所有人在紙面上共損失了一百五十億美元；到了年底時，各種有價證券竟跌了四百億美元之鉅。無數的投資人都把他們的畢生積蓄付之東流。商店關門；工廠停工；銀行倒閉；幾百萬人失了業，在街頭流浪。成千上萬的家庭失去了住屋；收稅的情形也悽慘得令許多市鎮都無法使學校如期開學；全部的建設工程都停止了；國際貿易本來就受打擊不輕了，至此更跌至空前未有的低度。

這種大恐慌及繼之而來的長期不景氣，究竟是爲了些什麼緣故？雖然說它是因爲政府未曾干涉私人企業的過剩生產是正確的，而說不景氣祇是商業循環上的一種正常現象，却是既無意義又不能使

人滿意的。在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中有幾種因素顯然是造成最後崩潰的緣故，第一點是全國的生產力已遠超過消費力。同時大部的收入都落在極少數的人們手裏，他們立刻又把它變成了生產資本，而沒有落在工人，農民及薪水階級的手裏，而他們的購買力却是那全部商業系統的基礎。第二點是政府的關稅及戰債政策嚴重的阻害了美國商品在海外銷售的範圍，所以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全世界的不景氣中，那個市場也陷於崩潰。第三點是容易的信用放款政策造成了信用放款的驟增，分期付款的辦法也大為盛行，還有無限制的投機，公債及私債達到了一千億至一千五百億美元之數，投機事業把股票及資產的價格抬高至遠超過其真正價值之上，最後，不斷的農業不景氣及工業上的失業問題，還有不停的財產集中的趨勢都造成了不健康的國家經濟。

無論怎樣解釋，人們不久都知道全國已陷於歷史上最惡劣的大恐慌裏。一八三七年的大恐慌繼續了三四年；一八七五年的繼續了五年；一八九三年的可怕的不景氣，到一八九七年春也宣告結束；而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二一年的恐慌都是一瞬即逝的。可是一九二九年的却足足延續了十年之久。它是時間之長，社會上的貧困及痛苦之深都是史無前例的。在別方面，它也與前此的恐慌不同；這次顯然是過裕造成的恐慌，而不是缺乏的恐慌。它比一切其它恐慌都更顯著的指出現行財富與商品分配制度的破產。

這次恐慌既不是由於自然原因，而由於人造原因，所以就益感政府當積極行動的必要。可是此時卻沒有實現的希望，胡佛並沒有排斥政府行動的意思，可是他却認為救濟工作乃是私人慈善組織及地方政府的責任，他說：「從國家觀點上看來，我們應當設法減免那些真正感到困難的人民之飢

寒」，可是他却堅決地拒絕對於失業的人們施行直接的救濟，他從最初期間就採用了限制恐慌至最小範圍的辦法，在他失敗之後，他又採用了一種理論說：「繁榮即在轉灣處」。在英國及其各自治領——還有許多別的感到類似困難的國家——都是大規模的施行直接救濟，堅決控制銀行業務，管理貨幣及信用放款，徵收巨額所得稅；津貼農業，並限制耕物，實施廣泛的公共事業工程及清除貧民窟，並且採行目光遠大的經濟計劃時，胡佛政府却祇肯從中有限的補救信用放款及津貼鐵路，銀行，及大事業的幾種辦法。

到一九三二年，失業的人數已達一千二百萬；五千家銀行關了門；商店關門的已達三萬二千家以上；農產品的價格跌至空前未有的低度；國家收入從一九二九年的八百億美元跌至四百億美元。全國的經濟組織似乎都在土崩瓦解，人民的情形也就慘不忍言了。

美國人是不慣於使用暴力或革命的，所以在這種危機裏，他們便希望着換一個領袖。由參議員諾里斯及拉福萊特領導的一羣進步的共和黨員都抨擊着胡佛的政策，可是他們的力量却不能奪過來黨內的領導權。在一九三〇年民主黨在國會裏佔勝，到一九三二年時，他們乃準備奪取下屆總統的職位，共和黨人重提胡佛為候選人，而他也還是願請人民用「倔強的個人主義」以解決全國的危機。民主黨方面提出了法蘭克林·羅斯福，他不是紐約州州長，在州長任內他曾表現其自己為一富有創造力，勇敢而人道的領袖，他現在答應給人民一種「新政」。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獲得七百萬票的多數，勝利的走進了白宮。

## 羅斯福及其新政

羅斯福在他担任紐約州長任內已經取得了有能力及有社會觀念的令譽，但是在這一切背後，他實在還有過長時期的政治學徒的經驗。他出身於富有的名族，畢業於克羅頓中學及哈佛大學，很早就打算步他的共和黨親戚老羅斯福的後塵，準備踏入政治圈裏。他早年的行事中表現了兩個特點都影響着他後來的事業：一個是精心於進步的原則，另一個是引起各種人民信任他的天才。他曾經參加過紐約州的代表大會，在威爾遜當政時期擔任過海軍次長，在一九二〇年做過副總統的候選人。然後在他的事業正待輝煌發展時，他突然患了「小兒瘧疾」。他漸漸的掙扎着才恢復了他的健康，在那幾年遠離政治活動的養病時期裏，他仔細研究美國政治史，而且利用通信或當面晤談的方式結交了許多後來協助他的人物。在一九二八年他以絕大多數當選紐約州長，兩年之後以更多的票數當選連任。有這種背景及經驗，羅斯福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全國所有的最有見識的民主黨領袖。

這位新總統除了經驗及知識之外，還有一些別的優點。他與布利安一樣的從本能裏信仰一般人民，同威爾遜一樣深深的理解民主。在政治上他是精明的，懂得領袖的藝術，而且還有使用適當語言以說明其意見的才能，同時也許是美國的第一位無線電廣播家。在手段他雖然有時投機，在目的上他却永遠不移；對於不重要的事他時肯妥協，而對於重要的却從不讓步；他知道政治既是藝術又是科學；他從沒有自欺過社會，可以用計劃來改造，政府的事可以變得同科學研究差不多。他是深研美國過去的學者，又充分瞭解他所生存的世界，而且時時準備計劃世界的未來。他信任政治人

才，但是也信任專家；對於人民意見很是敏感，可是既不躊躇使其改變，又不畏懼向它挑戰。他有極廣的興趣，不知疲倦的精力，與一種富有魄力的愉快精神；最初使他近身的人最後令全體人民都跟着他愉快起來。

對於許多同時人，新政都像革命。事實上它却與傑斐遜主義及威爾遜的民主思想一樣的保守。它一方面抵抗左傾的暴力，另一方面又抵抗右傾的盲目，它處處保護着美國民主制度的主旨——在憲法之下的利益均衡，人與資財的安全，及自由。

在哲學上新政是民主的，在手段上却是革命的。因為在十五年中立法上的改革都被阻礙着，現在它們決提而出的情形頗像是暴力，可是在水勢稍退之後，人們立即知道那些溝渠還是舊道。新政的保守政策可說是始自老羅斯福；鐵路及托辣斯的管理可以溯源至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銀行及貨幣的改良早就由布利安提倡過，在威爾遜手裏且有過相當成就；農業救濟的計劃大部份取自人民運動者；勞工管理法大部取效於威斯康星州及奧勒岡州的制度。在國際關係方面，新政的政策都顯然是承繼着傳統政策上的加強國家安全，維持海上自由，支持法律與和平，擁護西半球上的民主。

### 實施中的新政

當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宣誓就職時，大恐慌的情形已經發展到最嚴重的階段，全國的經濟制度即將全部崩潰，羅斯福以驚人的胆量及精力來對付這補危機，在他第一任尚未屆滿之時，他已經強制着通過了前所未見的各方面的法案。羅斯福政府送給美國的新法案一部份是復興與救濟方

法，另一部是改革計劃；有許多自是兼顧這兩項目的的，人們永遠不易於決定復興與改革究在哪裏分野。在救濟工作方面，政府利用着聯邦公債——不久就收齊了幾十億美元——來補助各種事業。它推行了一種廣泛而寬大的方案，建造公共工程並貸款及房屋，公路，橋樑及地方改建工程，以刺激商業並減少失業人數。它製定了一種多方面的救濟失業方案，到一九四〇年時已經在直接救濟方面使用了一百六十億美元之數，此外還在各種公共工程上花費了七十億美元。它還創使了大規模的保養自然資源的計劃，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人民保養團，使三百萬青年獲得了工作。它還協助了鐵路，鞏固了許多設備的基礎，資助了許多逾期已久的改進工作。它恢復了煤礦及採油事業的秩序及安定。利用聯邦獎勵作者，劇院，音樂會及公共建築之裝飾計劃，它還補助了無數貧苦的作家，藝術家，及音樂家，使全國文化生活大為豐富。許多遠大的有關於農業及工業方案也都包括救濟的意義在內。

在永久性的改革方面，要以有關於銀行，水力，農田，勞工，社會安全及政治立法的為主。新政把銀行關閉了，然後令它們在較嚴格的監督及政府保障存款制度之下重開。它放棄了金本位，把美元貶值以造成溫和而能控制的通貨膨脹以提高商品的價值。它規定慎重管理股票，債券及其它有價證券的交易辦法，並且擊破幾家大公司掌握全國的電氣事業，祇為少數人牟利的壁壘，它製定了商業上公平交易的法則，永遠滅絕浪費的競爭。它增加了富有階級及大事業的所得稅，填補了收稅法上的漏洞，並且澄清了多年的各州及聯邦間的關於捐稅的混亂局面。也許其次要的便是田納西河水利事業局的成立，利用國有的水電大開並利用了一個偉大的經濟及農業復興計劃，發展着國內最



大的富源之一；這一項高度成功的事業實現之後，還在極西部開辦了幾處規模較小的水電工程。

在農業方面，其目的在恢復戰前的農產品價格，減少農產品的數量以避免剩餘，鼓勵土壤保養，令農民易於取得信用貸款，救濟佃農及半佃農，並且在國內及國外為農產品開闢新市場。這些目的都大部完成。一九三三年通過了農業調整法案，鼓勵農民領取政府津貼以自動減少某種作物的產量。三年以後，最高法院將這項法案駁回，可是國會立即又通過了第二個更好的農業救濟法案。這項法案中規定如果農民們肯以其一部土地專種保養土壤的作物，則政府可以給與現金上的津貼。到一九四〇年時，全國已有六百萬農民參加了是項工作，他們平均每人得到政府百餘美元的津貼。這項新法案還規定着對於剩餘糧食及儲存設備的商品貸款以確保「永遠正常的穀倉」。而且還辦理了小麥保險。這許多辦法再加上美元的貶值與新市場的開闢，乃大事提高農產品的價值，以致在一九三九年時農業收入已為一九三二年的兩倍。農田信用放款局令農民們出最低的利息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農田安全局則以資助佃農購田及扶助半佃農復興為其主要任務。

在勞工方面，新政通過了，一大批劃時代的法案。一九三三年的國家復興法案以拓展工作，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禁止童工及保障集體議價的權利為目的。一九三五年，又被最高法院駁回，可是其基本的勞工條款却在兩項基本法律中得到改進：一九三五年的華納法案及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勞工標準法案。前者保障工人成立及通過其所選擇的工會來議價的權利，禁止資本侵害工會的任何會員，並且成立一勞工關係局以補充該項法案的執行。這一項法案曾引起劇烈的反對，可是它却令工人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公平待遇。在它的認可之下，舊的工會組織乃獲得了新生命，同時在工業

組織大會裏又產生了一個新的有力的新組織。這個新組織復活了舊工業武士團的工會主義，而且還把工會一向無法侵入的鋼鐵業，紡織業，汽車業及許多其它工業都組織起來。到一九四〇年時，這新舊兩個工會每一個都誇稱有五百萬會員了。公平勞工標準法案的目的是在規定「最高工作時間與最低工資待遇」。它規定每週四十小時是正常的時數，而每小時四角美元乃是最低的工資，同時它還規定僱用童工是違法之舉。

另一項有基本重要性的法案乃是保障工人，老邁及殘廢之安全的規定。在該時以前，這些事都是各州的工作。有幾州已經頒佈過有效的失業保險法及老年俸金方案，可是顯然的各州單獨的却無力妥善處理這種問題，因為它乃是全國性的。在一九三五年裏，國會方面乃通過一批社會安全法案，規定老年年俸，失業保險，對於盲者，無力自給的母親及殘廢兒童的恩給金，以及改善公共衛生的方法。這些計劃的資金一部來自資方，一部來自勞方；由各州執行而由聯邦政府監督。雖然在最初階段遭人反對，而不久這些社會安全計劃便得到普遍的擁護，在其後數年間，其條款益為寬大，而工作的範圍也益得擴展。

最後，羅斯福政府在行政方面也開始了重要而影響遠大的改革工作。政府中的各行政部門在多年來都是亂糟糟的一團，既浪費又無能，現在也重新改組，予以改進。海齊法案，也許是自一八八三年原案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規定了禁止政府人員的「蓄意不善的政治活動」，並且根除了政黨的貪污及浪費。在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總統痛感最高法院最高法庭屢次駁回新政法案之空前事例，乃提出建議，要求改革法院。其辦法是要求年紀過老的法官的退休，向最高法院裏注射些新血。

液；其目的是打算勸使法院方面恢復其傳統信仰，認憲法為具有伸縮性的政府工具，而不是政府的障礙。羅斯福的提議又被駁回，可是他的目的却終得實現。在其後數年間，有七位法官或因年邁退休或因疾病死亡，總統乃得委任年紀較輕的新法官。這一個新法院對於新政較多同情，乃修正了其本身一部早期的決定。

### 戰爭的暗影

羅斯福的內政在實施時，同威爾遜一樣，時時被擾於國際事件的喧囂，在他的第二任尚未屆滿時，他已經清楚的見到國際問題的注意必將佔內政的上風了。威爾遜所亟希望實現的集體安全制度，自二十年代一直繼續到三十年代裏，都在日趨崩解。對於這種情形，美國一定要負相當責任。它所採行的孤立主義令國際聯盟失去了世界列強中最有力與最獨立的國家之道德與實際上的支援；美國的關稅政策促成了世界經濟大崩潰；自遠東撤退之舉召致了日本的不停的侵略行爲；而且鼓勵裁軍更使各民主國家裏主張顧及實情在海陸軍方面當有所準備的人士，為之沮喪。

二次大戰爆發之源可說是根植在二十年代裏。日本覺得國聯已經緊閉了擴展之門，而且痛恨英美在遠東的力量。義大利不滿於它參加盟國所得到的酬勞，而它的驕橫的新領袖墨索里尼如飢似渴的想望着光榮。德國自因戰敗而志切復仇，同時在凡爾賽條件拘束之下自覺一日不能安枕。經濟恐慌，人口增加的壓力，社會的動亂及道德低落，都幫助着促使不滿於和平調整之迂緩的新領袖人物的出現，同時也鼓勵了向舊理論挑戰的新哲學的誕生。日本不需要什麼新哲學；它祇需要新武器就

夠了。義大利接受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在經過十年混亂之後，出現了一個半瘋的一次大戰的奧藉退伍軍人希特勒，他組織了一個國社黨，把政府搶在手裏。在三十年代初時，這三個國家都已經變成獨裁國家，都準備不但推翻凡爾賽及其以後諸條約而且還要推翻國際公法及秩序的全部組織。

自此以後，事態的發展快得逼人。每一個獨裁國家都輪流着實行侵略。每一個都建設起來它的作戰機構，危脅它較弱的鄰國，發動帝國主義性的冒險事業。這些冒險事業的大部都找到了很好的理由，而且其實現的方法也極為巧妙，其結果大為增高侵略國的地位，也並未引起各民主國家的劇烈的反對。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侵入滿州，製造了「滿洲國」的傀儡政府，從那裏它北面危脅蘇聯，南向危脅中國，義大利在多德塔尼羣島鞏固了其地位之後，一面進擾阜姆，另一面擴大其利比亞版圖，然後又對阿比西尼亞宣戰以復活其羅馬帝國的美夢。在一九三五——三六年間把那落後而極有價值的王國強行包括在它的控制之下。德國廢棄了凡爾賽條約，重佔萊茵河區，大膽的開始大規模的重整軍備計劃。國聯抗議着，外交家惋惜着，民主領袖們指責着，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或一羣國家對這種獨裁式的野心施以有效的制止。

大部份美國人都以冷淡的心情靜觀着這些發展，當然的這種冷淡上是染有不滿的色彩。他們認為這些發展乃是古老的帝國主義的爭奪之另一階段。他們同英國人與法國人一樣都還不大瞭解這些新出現的力量革命的革命性。他們不知道今日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比他們在近代歷史裏所遇到的任何勢力都要更為危險，更為可怕，他們反而深自慶幸，能夠遠離那不幸的漩渦，過着自足，富有而強大的生活，受着兩大大海洋的屏障。

那時一般美國人民真是不容易瞭解危懸在他們頭上及全世界人民頭上的危機的真性。在過去美國曾受過軍事威脅，而於最後獲得勝利。這次却是一種新的事物，新而不可瞭解的，美國人是隨便的民族，從未知失敗與頹喪的滋味；如大哲學家珊大亞拿所說，美國人的心裏根本就沒有惡的觀念。他們絕不能相信，現在出現了一種新哲學否認着與打擊着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他們所珍視的制度。

美國與英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乃是個人。人是政府的來源。在社會裏人有着權利與自由；自決其信仰的權利，發言與著書，自行處理其事業，自選其工作，自決其結婚對象，自行養教其子女的自由，不受國家的干涉。不論我們的思想；行政或事業變成如何社會化，始終不變的乃是我們政府與我們經濟制度的終極目的還是在自由社會裏創造與保護一個自由的人。

對於這種哲學，德義日三國所採行的獨裁主義却恰好完全相反，獨裁主義的哲學思想把個人附屬於國家或種族之下。在法西斯蒂或納粹制度之下，個人是比較的不重要的，他的自由，他的權利，他的產業，他的志願與希望，他的社會及家庭關係，全算不了什麼。

這種關於人與國家的關係的極為不同的看法乃決定了民主制度及法西斯蒂制度的分別價值。民主依從理智，而法西斯主義則依從權力，民主倚賴合作，法西斯主義則倚賴服從；民主信仰教育與真理的最後勝利，法西斯主義則把教育變成宣傳，把真理當做民族的或政黨的目的；民主發揚忍耐的美德，法西斯主義則鼓勵暴躁；民主實行公平相待，法西斯主義則主張欺詐與恐怖。其目的也是完全相反的。民主的目的是造成自由社會裏的自由人與個人的福利及快樂。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則為國家，政黨或優秀民族的權力，財富與光榮。

在這種獨裁的極權主義的主傾向日趨顯明之後，美國人就漸漸增其戒心；在德義日三國輪流侵略，把較弱的國家逐一加以摧毀之後，這種戒心就變成了憤怒。一九三二——三八年間發生了西班牙內戰，在那裏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軍隊及飛機幫助叛軍顛覆着共和政府，而各民主國家袖手旁觀，不行一事。正當外國軍隊耀武揚威的攻打着馬德里的「門時，日本又引起了「中國事件」，這一事件年復一年的發展下去，終於促成了全世界的大戰爭。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強吞了奧地利；大日耳曼帝國已在逐漸組織。其次對象是捷克斯拉夫。在各民主國尚未從奧國被佔的震眩中清醒過來時，希特勒已經又向英美幫着締造的捷克要求割讓蘇台區了。英法的領袖要求把這個問題提交仲裁。在仲裁被拒之後，張伯倫就飛到慕尼黑去把捷克獻給德國的軍閥了。張伯倫在飛返倫敦時說：「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邱吉爾却說：「英國與法國必需在戰爭與恥辱之間選擇其一，它們選中了恥辱。而他們却將得到戰爭。」

美國人對這一切的反應，恐怕未來的世代不會回憶起來而有着光榮之感。他們幻滅於上次大戰的結果，惟恐被捲在新的戰爭裏，復堅決的自信一切關於和戰的決定之權都操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他們便採行了一種不惜任何犧牲以保持和平的政策，他們急急的放棄了他們的父祖們參加了兩次戰爭才取得的一部權利，同時向世界宣稱，不分是非，一切作戰國家都不能得到他們的援助。這種政策都包括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的中立法案裏面，它們禁止美國與任何作戰國家發生商業上或財務上的關係。

羅斯福總統自始即懷疑這些法案的是否高明，他的國務卿赫爾也是如此。於是羅斯福本人便決意

設法令全國人民認識國外情形的真性，同時在道德上與在軍事上把美國武裝起來以應付當時的發展。一九三七年他在芝加哥發表演詞要求在道德上隔離侵略國家。他痛斥日本的侵略中國，與拉丁美洲及加拿大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而且一再向國會說明增加軍費的迫切必要性。他警告獨裁者說：「用恐怖來維持和平比用武力來維持和平並無更高與更持久的價值」，同時他表示既不畏懼恐怖又不肯屈服於武力。當獨裁主義者的政策增其侵略性時，美國人的精神也就愈趨強硬。

## 戰爭

英國先受辱於慕尼黑，繼又因捷克的橫被摧殘而感到極端的憤怒，這時也在積極的重整軍備，因為現在他們已經清晰的見到綏靖政策已然完全破產了。可是希特勒却不肯待到英美在軍事上與它一般強大的時候。在一九三九年春天與夏天裏，他都不停的威壓着波蘭，要求他割讓但澤與波蘭走廊；在夏季將完時，他突然與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蘇聯，締結了一項協定，這樣他的地位更無可估計的增強。所以在他與波蘭的談判尚在進行時，希特勒便動了手。在九月一日那天，他的軍隊開進波蘭國境，而他的飛機立即廣泛而猛烈的毀滅着波蘭城市。兩天之後，英法兩國爲了信守它們的諾言，便向德國宣戰。

德國在兩個星期裏便擊毀了波蘭。蘇聯爲了決心保護它自己的國境，以便準備那不可避免的戰爭，也自東面開入波蘭，結束了那不幸的國家的命運。其後是一個長時期的膠着狀態，祇有猜疑，惴惴的心理戰爭，到第二年春天，希特勒已經準備做第二場廝殺，毫無警告的，他的軍隊便開進丹麥，

又進展到了挪威。英國曾急急的赴援那些堅忍的北方人，可是結果慘敗；在一個月另幾天裏，這南國的資源全部都落在德國手裏。在五月十日德國又西進侵入中立的荷蘭與比利時，還有法國。這一國戰役也不過持續了一個多月。其結果，荷蘭淪亡，比軍投降，法國也崩潰了。英國的遠征軍，也祇有在精力與勇敢的奇蹟出現之下，才從敦刻爾克撤過了英吉利海峽。

英國孤立着，可是此時英國已非慕尼黑時代或挪威遠征失敗時代的英國可比。此時的英國乃是深深的記得在一千年中沒有令外族統治過他們的國土的英國。莎士比亞曾誇口說：「令世界的三面都武裝來侵吧，我們也要打他們翻身」，現在這種得意的法螺在邱吉爾身上得到了回音，在這一偉大的領袖的手裏，此時握着英國的命運與自由的生死之關鍵：

「我們將再度證實我們自己能夠保禦我們的島嶼家鄉，挺過戰爭的驚濤駭浪，比暴政的危脅更為長生，如果必要就作戰無數年，如果必要就獨力奮戰。……即使巨大的歐洲土地與許多古老而聲威素著的國家都垮了台，或落在德國特務的魔掌裏，或垂死於納粹黨人的一切惡政之下，我們都不會動搖或自承失敗。我們將支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要在海上與陸上作戰，我們的信心要日益加強，我們的空軍要日趨強大；我們要守住這海島，不管要我們付出多少代價。我們要同敵人在海岸上拚，在登陸地點決死，在田野同街頭上鏖戰，在山崗上肉搏；我們永遠不投降。即使在將來，可是我絕不相信，這個海島的大部或全部都受到淪亡之慘禍，我們在海外的帝國，由我們的海軍來武裝與保衛，也要作戰到底；一直等到，在上帝的安排之下，那個新世界，用它全部的力量，來拯救與解放這個老世界。」



「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可是那是在什麼時候呢？波蘭受攻之舉在美國引起了自釋奴運動以來所未有的激烈爭辯，不祇在國會裏，卽使在每一張報紙上，每一個公共場所，全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激越的爭辯着。羅斯福以最大的力量要求廢止中立法案諸項規定；在長期的辯論之後，他才得到國會的同意，通過了「現款自速」的法案，令各作戰的民主國家得到了美國資源的供應。法國崩潰之後，大部份美國人民才領會到了德國作戰機構的實力，而那年夏秋英國的廣受空襲才令他們知道，倘使英國垮了，美國將獨力對付歷史上空前可怕的武力威脅。

而對着這種可能的情形，國會方面才通過了天文數字一般的整軍預算；與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也成立了一種共保西半球領土的集體安全的協定；美國與加拿大組織了聯合國防局；同時也開始了約及一百萬人的平時徵兵的軍事訓練制度。比這些措置更爲重要的，乃是羅斯福與邱吉爾二人之間的戲劇性的協議，以美國的五十條逾齡的驅逐艦，換得了英國的從紐芬蘭到英屬圭亞那的一大串海軍基地。羅斯福說這是自購買路易西亞那州以來，在美國國防上最重要的一個步驟，而邱吉爾却說：「這使用英語的兩大民主組織，美國及英帝國，爲了它們互相的及一般的利益，不得不將其一部份事務混合在一起」。這真是預言似的說法。

羅斯福該時已經繪定了全國人民要遵行的道路：可是他能使其實現嗎？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美國人民又到了自決其領袖人物的時期，領他們渡過到當前的危險年頭。民主黨方面不願兩任的傳統，又推了羅斯福出來做候選人，共和黨方面選了一位政治上的生客，印第安納及紐約的威爾基。民主黨及其領袖堅決的以支持英國爲其政策——這種政策也許會引使參戰。共和黨及其新而缺乏經驗的候

選人肯採行相反的政策嗎？威爾基在內政方面拚命攻擊新政，可是堅決的不肯抨擊援助英國的主張。真誠的，在這種危急的時候，他是贊助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徵兵制，贊美驅逐艦的交易，而且還提出諾言，如果當選了，他決不逃避總統所規定的與國會所遵循的道路。這真是一項偉大而具有政治家風度的決定，同時證明了在威爾基身上，共和黨獲得了一位有勇氣，智慧與眼光的領袖。

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重行當選，他現在既重得證明人民在堅決的擁護他，他便有力的推進他的政策。當國會於次年一月重開時，他便提出了租借法案，其目的是以克服中立法案的諸多限制為主。這一項建議允許美國將任何國防武器或設備租給或借給任何安全與美國國防有關的國家，經過長期的辯論之後，是項法案終獲通過，於是在它的明見的規定之下，不斷的飛機，坦克，原料，食物及其它物品乃似潮水一般流入英國及其盟邦。這種行為自然是違反中立的，可是現在美國一心以擊敗德國為職志，當然無法斤斤計較於國際公約的規定。其它一樣不中立的行為也跟着來了——捕捉軸心國船隻，凍結軸心國資金，讓渡油船給英國，格陵蘭的佔領，以及稍後冰島的佔領，擴展租借的範圍及於新的盟邦，蘇聯，還有——最後，在美國船隻屢次遭受潛艇擊沉以後——總統所頒佈的對於任何敵人潛艇的「當場射擊」的命令。

同這些實物供給幾乎同其重要的乃是民主國家作戰目的的規定。八月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會晤於中大西洋某處，其結果產生了大西洋憲章，其中所包括的原則，便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個較好的未來世界之希望」的根據。這些原則乃是：不擴展其領土；不得當地人民同時，絕不變領土；一切人民自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一切國家享受自由貿易及所需原料的權利；國際間的經濟合作；海

上自由；廢除使用武力為國際關係上的工具。這些正是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穿著更新的與更簡單的衣服出現了。

看起來美國遲早終將對德作戰的；祇是那時間也許會拖得很久。美國已經有了決心，可是它還沒有決心出之痛快的一戰，同時，遠東的情勢却驟然的緊張起來。日本已經正式的參加了軸心，現在利用着英美在歐洲作戰，無暇旁顧的時機，正在大膽的推行它的「新秩序」——令大日本統治全部遠東以及太平洋的新秩序。試行綏靖政策無效之後，英美便採用了更堅決的態度。可是還是一樣的無效。日本軍閥現在已經握有全部控制權，他們已經嚐過了勝利的滋味，現在自認為對於更大的勝利也極有把握。在十一月裏，當蘇聯人民正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門前英勇的苦戰時，當英國人正忙於大西洋的決戰時；日本便大規模的向法屬越南增兵，一面在泰國邊境準備空軍基地。到了十二月六日，情形已經極為危殆，羅斯福乃用了私人名義致電日本天皇，要求與他共同行動以維持和平。看起來，日本天皇恐怕根本就沒有收到這一紙電文。因為日本此時已決定從事近代史中最冒險的一次賭博了，在十二月七日星期日那天，它以摧毀一切的猛力打擊了美國在夏威夷，關島，威克島及菲律賓一帶的前哨。

八十年以前，民主詩人惠特曼寫道：

「長久了，太長久了美國，

旅行在你祇由歡欣與繁榮中認識的平坦而和平的道路上，

可是現在，現在啊，向苦痛，前進中學習，與最險惡的命運搏鬥，不退縮，現在去孕育，向全世界人昭示吧，你的子女團結在一起時究是何等模樣。」

在惠特曼所寫的那一次偉大的南北戰爭中，美國已經向全世界昭示了它的子女是何等模樣。在當時，他們正如林肯所說，乃是「世界的最後與最大的希望。」現在它又有了一次向全世界昭示的機會，與再一次證明它是自由國家的機緣。

## 第二十一章 二次世界大戰

民主制度及理想之安危所繫的歷史空前偉大的決鬥，其危機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十二個月裏達到了頂點。在那一個極端黑暗的年頭裏，沒有一個人敢有把握的說是民主國家還是軸心國家將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次大戰的轉捩點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的最後三個月裏才出現。這時蘇聯人民在史達林格勒發動了壯烈空前的大反攻，把圍攻的德軍全部解決，促成了德國的最後崩潰，亞歷山大將軍麾下的英國軍隊也在開羅門前的艾爾阿拉敏一役中獲勝之後，開始將德義聯軍在北非逐退；而英美兩國的生力軍，在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登岸之後，也開始佔了這一帶土地。這幾步行動，據邱吉爾說，乃是「開始的結束」。在這幾度勝利之後，盟方的前進之勢很少有過中斷，而且即使有挫折，其時間也極短；戰爭的趨向已經無疑的大變了。因為在鐵摩盛科亞歷山大及艾森豪威爾諸人背後，蘇聯的，英國的，尤其是美國的各種工廠都在大量的製造着飛機，坦克，大砲及軍火，令各軸心國的工廠，無論如何也望塵莫及。

可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的那一個暗淡而令人焦灼的年頭裏，德國軍隊一面在歐洲威脅着要佔領史達林格勒與高加索，另一面在非洲逼迫着亞歷山大港的防線與蘇蘇士運河；而日本人却盡擁而踏上了菲律賓，馬來亞，緬甸及荷屬東印度，那時候的危險真是間不容髮。盟方各國的每一分力氣都拿了出來堵擋軸心的猛烈攻勢。美國人民自有史以來從沒有團結得這樣緊過，現在他們的自我犧牲及

用力之多令第一次大戰真是顯得微不足道了。

美國在珍珠港的損失慘重得都不敢在當時加以公佈。在全國所有的十五艘主力艦裏，有五艘被炸沉，三艘受了重創；真的，日本人在一擊之下竟使我們主力艦的半數以上失却了活動的能力。另外十艘戰艦，一個水上乾船塢，以及約二百五十架海陸軍機也被擊毀了或重創了；同時停在菲律賓的轟炸機也差不多被全部消滅。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幾天之後，英國的兩艘偉大的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也被日本飛機炸沉在暹羅灣裏。這樣，日本就在太平洋上佔有了壓倒的優勢，它隨即開始迅速而廣泛的活動。他們在陸軍及空軍方面都佔有優勢，就一舉而佔香港，沿馬來半島南下，攻佔了強大的新加坡；席捲了馬尼刺及菲律賓羣島，祇有一小隊美兵及非人在巴丹半島表現了一度絕望的英勇抗戰；最後還征服了人口稠密而物資豐富的荷屬及英屬東印度。日本把滇緬路也切斷了，把中國孤立起來，同時還佔領了安達曼羣島。在某一個短促的時期裏，印度，澳洲，夏威夷羣島及阿拉斯加都受到威脅。

### 工業動員

同時，成羣的德國潛艇都把它們的活動中心移到西大西洋及加勒比海上來，令美國沿岸佈滿了破骨殘骸。甚至在密士失必河口及長島岸外都有船隻被魚雷擊沉。在珍珠港事變後十個月裏，據不完全的報告估計聯合國方面共有六百條船隻被擊沉——其中大部都是美英所有。潛艇的威脅漸漸的克服了。獲航制度，飛機，驅逐艦及快速巡邏艇有效的使用之後，已令一九四二年六月損失一百十艘

船隻的紀錄，到十月時減為十一艘。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大部潛艇均已駛離美國沿岸一帶海面。加強潛艇作戰的結果之一乃是巴西因其船隻被擊沉而參戰。另一項結果便是促成美國開始了空前龐大的造船計劃。可是在珍珠港事變後的六個月裏，噸數的損失却極為嚴重，油船的大量損失都有一定威脅着歐洲的作戰機構，一般的觀察家都擔心着惟怕無法供應英蘇兩國的急需了。

現代戰爭乃是全面戰爭；它要求着國家的全部工業生產力及大部人力的總動員，羅斯福總統在當時所要求的生產目標在平時都會使全國嚇倒；在兩年之內他要求生產十二萬五千架飛機，八萬五千輛坦克，二千五百萬實足噸數的船隻。全國的主要力量全集中在作戰方面。它的全部活動——農業，工業，礦業，商業，勞動，投資，交通，甚至於教育與文化工作——都在某一部或全部被安置在新的或擴大的管理之下。需要徵募的金錢是空前巨大的數目，需要召集與訓練的兵員差不多是第一次大戰時的二倍；原料使用的情形會許多人擔憂我們的石油及鐵礦資源將因此而永不得復原，許多大工業出現了，尤其是鋁工業及人造橡皮的工廠。驚人的新技術也出現了，如船隻及飛機的大久生產。美國極西部因為接近太平洋的關係，在工業方面突飛猛進，驚人的人口流動也發生了，許多美國大城市更為增大與擁擠了。全國人民的生活在上千種方面都變了樣——其中有一部份一定是永久而影響深長的。

在連續的徵兵制度之下，美國的武裝人口在一八四三年底已經達到一千萬，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時已為一千一百一十萬之數。同時全國各地都在盡力的充實工廠，造船廠及其它主要工業的工作及管理人員。在戰爭爆發以前，全國受有新給的工作人員約為四千七百萬。而在一九四三年底，全

國從事作戰或其它主要工作的男女已有六千五百萬人，政府方面是企圖令它增為七千萬。在美國全部歷史中，從沒有似此時要求過如此大量的工人，鉅額的聯邦金錢——一九四二—四三年度的總額是一百八十億美元——都用在設立或擴充作戰的工廠裏面。這樣，政府就國有了許多大規模的緊急造船廠，從石油及煤炭每年提煉八十萬噸橡皮的驚人設備，一個大的鎂工業，全國大部的鋁工業，還有無數的較小工廠。在政府的保護之下，美國的全部汽車工業都於事實上改製飛機，飛機零件，坦克，裝甲車及其它作戰工具。機器的生產也大量的增加。在某一時期，戰爭生產方面受着兩種主要缺乏的障礙：缺少高度技術的工程師及工頭，以及缺少精確工具，可是這兩項困難終於一九四三年克服。在戰爭爆發時，鐵路事業還深陷於不景氣的狀態中。但是它們幸而都維持着它們的設備與軌道的良好情形，因此在一九四二年中，它們終能打破了以往的貨運及客貨的紀錄；在一九四三年亦復如此。同時雖然有大批青年入伍，農業機器益發難得，而食物的生產還能夠維持前所未見的水準。在一九四一年它超過了前此一切的高標，在一九四二年亦是如此，一九四三年還是如此。事實上，一九四三年的產量比一九三五—三九年的總合平均量還要高出三分之一；這項成就得部份的歸功於政府的保養土壤的政策。

因為美國不祇要武裝它自己從事全面戰爭，還要扶助它那些艱苦不堪的盟邦。在這方面，開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時，租借法案的總額已經達到二百十五億美元之鉅，其中約十分之九為物資，其餘為人力。輸送到英國去的租借物資在九十億美元以上，另有三十億美元的輸送到了地中海一帶，美蘇間的交通雖然極為困難，可是蘇聯收到的租借物資還在六十億美元之上。租借法案裏的主要物



品爲食物，飛機，彈藥，坦克，大炮及汽油；如果我們說英國所以能於一九四二年秋天在北非從事反攻，蘇聯所以能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克敵制勝而且不停的追擊，乃是完全由於租借法案之故，也絕不是誇大之辭。此外還有大量的反租借也值得注意，尤其是英國，它從其自身的生產中也供給了蘇聯大量的飛機及其它作戰工具。

在戰爭的貪婪的要求之下，美國工業的某一部份成就是極可觀的。其中以造船業最爲特出。亨利凱撒及其它工業領袖們設計了一種新的大規模生產的方式來補充傳統的造船技術，他們利用着電焊，及其它新方法的結果，一艘一萬四千噸的貨船建造時間已從數月之久減至數週或甚至數日，第一艘所謂自由輪，一派特立克·亨利號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下水。在兩年當中，下水的貨船已超過二千一百艘，其實足噸數在二千一百萬噸以上，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個月份裏，就有一百〇六艘自由輪參加航運。它們平均的建造日數是四十五天，有一個太平洋岸上的造船廠，在不及三十天內就能造成一艘貨船。一九四三年美國造船的總產量，比一九三九年全世界的商船總噸數還要增加五分之一。

全國的鋼產量差不多已被利用至最高點之後，美國在一九四二年的鋼產量乃達到八千六百萬噸，一九四三年復增爲八千九百萬噸。這個數目差不多已經等於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世界總產量，一些「新金屬」在第二次大戰裏比在第一次大戰裏重要得多了。多謝近年來造成的幾個大水電發電水閘，鋁的生產在一九四三年竟超過了一百萬噸，而鎂的產量（鋁比鎂更輕三分之一）則超過了十六萬五千噸。全國對於人造橡皮的製造也極感興趣，日本的勝利幾乎把美國的橡皮來源全都壟斷了，而橡

皮的儲量也異常之低。可是這些新工廠的成就却遠超過了一般人的期望。到一九四四年中時，美國及加拿大的橡皮產已為長年生產八十萬噸——超出了從前平時的入口額。

可是最重要的却是飛機製造業，美國工業對於戰爭勝利的最大供獻，大概即是各種飛機的生產，羅斯福總統要求在最後每月生產飛機一萬架，在最初的建造工廠，改裝工廠，補充工具，修整工具的階段渡過之後，產量乃費力而急速的激增。幾種高度有效的戰鬥機都出現了，對於巨型機也給予特別的注意——先是空中堡壘，繼為超級空中堡壘——以白晝飛行準確轟炸為其特長。一九四二年各型飛機的產量是四萬九千架；一九四三年是八萬六千架；一九四四竟達到九萬六千架。這個數目，再加上英國的大產量，已足以使聯合國在西歐及太平洋上握有制空權，對於武裝蘇聯也有着極大的貢獻。到一九四三年底時，飛機工業共有二百五十萬工人，該年的生產價值共為二百億美元；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工業部門。從賴特弟兄及基特霍克的創始時期到現在，美國的進步已是如此了！

## 政府管理

美國人民知道了全國安危及民主政治的存亡都繫於此次大戰之後，他們便同意於承受前所未見的嚴格管理與限制。國會方面連接着通過授權總統以最大的權。限來管理農業、工業、勞動、工資、物價、原料、運輸、及工廠。於是羅斯福總統乃接二連三的頒布了許多政令，將其權力之一部委託給政府的許多重要行政官吏，戰時政府裏有許多人事上的更動。但是不論其任期久暫，全國人

民終於熟知了許多重要作戰部門裏的十來個人物，他們在其所屬的範圍中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其中包括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他專管戰時訂貨及一切的軍火生產；戰時人力局局長麥克納特，專司動員全國男女人力並使其發揮最大力量，物價統制局的前任局長漢德遜及繼任局長包爾斯，負責規定物價及租金的最高限，以及規籌物品分配種種；經濟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管理通貨膨脹與處理因戰爭而發生的脫節現象；伊克斯，那個有關於生產，儲藏，及石油與硬燃料交易的機構的主持人；國防運輸局局長伊斯特曼，管理戰時的鐵路及航海活動；斯退丁紐斯，租借法案的副主席；戰時情報局局長戴維斯，也利用報紙，無線電，電影及其它方式將正確的戰爭情報傳給美國人民與全世界。雖然難免嚴重的錯誤，這戰時政府在第一年之後已經可以順利的進行。在無數方面，商店，辦公室及家庭的活動都受了政府訓令及政府活動的影響與支配，對於許多人，其生活都全部改頭換面。可是抱怨的人比在第一大戰時少得多。一個原因是危機更爲迫切，另一個原因，是人民已更習於政府的管理。

政府的開支異常之大，工資及薪金的增加極速，而一般銷售物品的製品又被限制得那樣嚴格，有許多美國人都擔心物價會脫輻而逸，無法追蹤。許多人都記得第一次大戰期及其以後的物價驟增；他們還想起了德國人的可怕的經驗，這種人民方面的顧慮引國會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通過了一項緊急物價統制法案，到十月時是項法案的權力又被加強，還包括了工資及農產品的價格，物價管理人漢德遜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屢頒命令，規定了許多商品的最高售價。同時他還採行步驟敲低一些製造商及批發商的定價。雖然國會都一般的反對使用津貼的辦法來抑平物價，而該主管當局還是採

用過這種救急辦法。這些處置都不是十分有效，所以在一九四二年裏，批發價格指數及生活程度指數都增加百分之十。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初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戒懼就愈形迫切。可是物價統制局方面，雖然面對着一個遲疑不決的國會，却表示貫徹的決心。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它頒佈了「堅持戰綫」的命令；禁止物價再行提高，把工資及薪金也凍結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數字上。除非有糾正待遇不平或補助生活所需之不足外，不得再事調整。農民及工人組織都強烈的反對。可是它誓不讓步，一九四三年的批發指數祇上升了百分之二。

一般說來，勞工方面已為勝利獻上了其全部力量，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總統立即召集勞資雙方的代表，要他們互相提供諾言在戰爭結束以前，絕不採用罷工或拒用的手段。這種事，自是無全部實現可能的，戰時勞工局立即組織成了，其中有委員十二人，平均代表資方，勞方及人民三方面。不久，增加工資的問題就尖銳化了；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戰時勞工局便交給各較小煉鋼廠家的老闆，一種所謂小鋼決議，其中要求他們把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以配合自一九四一年初至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生活上漲的情形。是項原則後來也應用在其它工人組織上。有許多工會，尤其是工業組織全體大會，在各大規模生產組織裏有許多羣衆的，都抱怨說，這種增加不夠。可是政府雖然對於聯合礦業工人及其它一些組織增加了較多工資，而一般說來，它還是維持着小鋼決議的原則。而許多薪水階級的薪金還沒有加到百分之十五。

在一九四三年初，各工人組織已誇稱共有會員一千二百萬人。美國工人聯合會及工業組織全體大會各自聲稱有會員五百萬人，鐵路同盟及礦工組織的人數也不少。工人組織對於羅斯福政府的影

響始終很強。工人爭持的次數既不多也不算嚴重，可是他們對於戰時生產却有過一些不必要的而令人不安的障礙。有四次，因為聯合礦業工人的罷工，致使全國一時面臨沒有燃料的危機，其最後解決方式都被認為是對於工人讓步太多。在德特里奧，阿克隆及西雅圖三城都發生過許多次戰時生產工業的罷工。國會方面在盛怒之下，不願羅斯福的否決，在一九四三年夏天通過了司密斯——康納利罷工統制法案，這項法案雖不禁止罷工，却提議採行較嚴厲的手段來減少或根絕罷工的行為。在那年將盡時，全國又將遭遇鐵路總罷工的危機，羅斯福乃毅然決定，命令陸軍部長暫時收管全國的鐵路；工人的要求事後也得到妥協的解決。總觀一切，這作戰期間乃是工會激長及繁榮的時間。

### 債與稅

雖然一般人都感覺到了捐稅的日日增加；可是若把戰費天文數字告訴他們，他們恐怕卻不會十分注意的。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國家負債共為一千三百六十七億美元，在一九四四年底時，已經超過二千六百億美元（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大部來自於幾次特別戰債募集運動。可是稅額之大都會令三十年前的美國人認為是在發瘋，止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財政年度，徵自人民的直接稅約為二百億美元，徵自公司組織的直接稅約為一百四十億美元，出廠稅五十億美元。這樣捐稅一項便負擔了戰費的三分之一。繳納所得稅的美國人年年增加，到一九四四年時，已達四千萬至五千萬人之數。

美國的鉅大債務自將引使極大的財政及經濟問題乃是一件極顯然的事；因此一般人的結論都認為

如欲解決這些問題，戰後的國家收入必需使其增加，而且還要維持不墜才行。

### 海軍及陸軍活動

在戰爭初起之時，政府方面便決定了三項基本原則，都取得了全體人民的贊助。其一，為先致力於歐洲及非洲，然後轉向至太平洋；其二，為全國的每一分氣力全需要表現出來，與英國，蘇聯及中國使用其全力一樣；其三，軸心國家必需無條件投降。

在珍珠港及新加坡慘遭敗績之後，太平洋上曾急忙的組織起來一支美英澳聯軍。海軍力量增強了，空軍力量，本來在日本急急前進期內，微不足道，現在也出現了。英國在錫蘭島上擊退了日本空軍的進攻，才救下了這一個重要的印度基地。然後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出現了第一次重要的海戰，珊瑚海大戰，就在澳洲的北面。這一次海戰很是特別的，因為美國艦隊與日本艦隊竟然未曾謀面。全是由航艦上起飛的機羣進行惡鬥，用彈雨轟炸下面的船隻。美國方面受了相當損失，而日本却有三十七艘船隻被擊沉或重創，結果不得不掉首逃逸。這是他們海軍的第一次敗績，可是後來還有許多呢，幾星期後（六月三日——六日）發生了決定性的中途島之戰。在六月三日那天，美國飛機發現了約五十艘運輸船及三十艘戰艦向夏威夷方面東駛。第二天，日本飛機便進攻中途島，可是美國的陸上及航艦機羣却同時出動攻擊那隻龐大艦隊，把日本的四隻航空母艦全數擊沉海底。日本海軍立即逃逸，而美機在尾追中，又擊沉了兩隻重型巡洋艦，三隻驅逐艦，並重創三艘主力艦，日本雖然受了如許損失，它還能在海上維持主動，祇是為時已無多了。

因爲在十一月裏，美日海軍在瓜達爾康納爾島外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惡戰，其結果，日本完全慘敗。他們損失了一艘「金剛」級的主力艦，兩艘重型巡洋艦，還有差不多二十艘其它船隻，美國方面則祇損失了兩艘輕型巡洋艦，及六艘驅逐艦，此後日本海軍乃蓄意避戰。太平洋上的主動乃無疑的落在美國手裏。多謝華盛頓方面的遠見，在一九三八——四〇年造成了許多的新船身，現在強大的戰艦乃紛紛下水。在珍珠港被擊沉或重創的戰艦也迅速的被修理完竣了，回到海面時比以前還要強大。在一九四三年時美國太平洋艦隊在數目上及在力量上都無疑的超過了日本艦隊。這種新形勢的象徵之一乃是阿留辛羣島一帶的活動，日本人於一九四三年五月被逐出阿圖島，八日後被逐出吉斯卡島。

在一九四三年初，太平洋上的保守戰已逐漸演變爲攻擊戰。麥克阿瑟將軍在逃出菲律賓之後，將其總部設在澳洲；在這裏遂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美澳聯軍。在新幾內亞方面，聯軍先在這裏佔領布納及撒曼達地角，繼又肅清了巴布亞的敵軍；然後便開始轟炸西方的雷區及撒拉茂。在三月裏，日本派遣了一支大護航隊來雷區增援，在畢斯麥海裏被美機攔擊，全軍覆沒。然後，在夏天裏，雷區及撒拉茂相繼爲聯軍攻佔，同時澳軍還佔領了新幾內亞北部的拉姆河谷。一九四三年底聯軍復進攻布肯維爾及新不列顛，以夾擊日軍在拉布爾的重要基地。麥克阿瑟以少聲譽的成就真是不壞，同時在一九四三年底（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三）美國海軍也向前進東京的路上，做一次大步的躍進，進攻了塔拉瓦及吉爾貝特羣島中的其它二島，登陸的作戰部隊在塔拉瓦遇到了堅強的工事及兇猛的抵抗，其結果美軍死亡一千之後才能將該島佔領，日本守軍五千則全數陣亡。可是吉爾貝特羣島除了可做

良好的空軍基地外，還有許多別的用處。亞洲大陸上沒有什麼重大發展。祇有蒙巴頓勳爵於一九四二年十月飛抵印度，指揮中美英印四方面的聯軍。

在一九四二年裏，美國的戰艦與飛機都不停的活躍於大西洋戰場上，壓迫着德國的潛艇羣；而美國的軍隊則大量向英國集中。在該年七月四日美國飛行員第一次出動轟炸歐洲的德軍佔領區。在六月裏，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以及大批的英美參謀人員（他們已經成立了聯合組織）會議與華盛頓，議定那討論已久的攻入軸心本土的計劃。在十一月八日出現了該年最重要的軍事行動，大批的英美護航隊滿載着軍隊，在空軍保護之下，登陸於法屬北非的西岸。雖然岸上的法守軍在親德的維琪政府指示之下曾企圖抵抗，可是盟軍還是在阿爾及利亞，夏蘭，卡薩布蘭加，利奧台港，及許多其它地點立穩了脚跟。盟軍在艾森豪威爾二級上將統率之下經過了一番惡戰之後先將阿爾及利亞加以佔領，然後推進至突尼斯，與自埃及與特里波利西來的亞歷山大將軍部下會師——他們不久便將北非海岸全部佔領。在突尼斯最後會戰時，英國軍隊約佔英美法聯軍的四分之三。一九四三年五月七日聯軍攻陷突尼斯與比塞大港，到五月十二日，最後的一部份德軍投降，不久以後便在阿爾及爾成立了北非法帝國的臨時政府，由戴高樂及季洛特將軍聯合統制。

在一九四三年裏聯合國各大領袖間，連接着舉行了幾次重要會議，都顯然以遠見的結果為其目標。五月時邱吉爾又來華盛頓與羅斯福會晤，八月裏英美於魁北克舉行作戰會議，然後據公報所稱，在「檢討了全世界的一般作戰情形之後，決定了有關於英美海陸空軍各方面前進的必要決策」九月裏，三國外長——美國的赫爾，英國的艾登，蘇聯的莫洛托夫——會議於莫斯科。他們決定成



立歐洲顧問委員會，總部設於倫敦，以計劃與建議有關於國際大事的共同行動。然後，會同了中國的駐蘇大使，他們復發表了一項四國宣言，說「他們承認在最早可能期間成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的必要，該組織當以愛好和平各國的主權平等為基礎，凡屬該類國家，無分大小，均可參加，以維持國際上的和平與安全」。這乃是威爾遜的國聯理想的適機的復活。美國情願擁護此一組織的決心可見於參議院裏的康納利決議案及衆議院裏的富爾布莱特決議案中的一部分詞句，他們特別提示贊成美國參加一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以保障世界和平。

可是一九四三年最重要的國際會議却舉在該年年尾。在十一月末時，羅斯福，邱吉爾及中國的蔣主席會晤於開羅，其結果，他們一致決議堅決的對日作戰，褫奪它用武力奪來的一切領土，包括滿洲，朝鮮及台灣。然後羅邱兩氏又前往德黑蘭，與史達林會面；參加會議的還有莫洛托夫，艾登及美國國務院的哈利曼。其結果，三大領袖發表一項共同宣言；聲明美英蘇三國在和平與作戰的目的上完全一致，它們決心和諧的合作，並希望有一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機構」。在十二月初時，羅邱兩氏與土耳其的總統伊諾奴又舉行了一次開羅會議，其結果也發表了一項宣言，聲明他們「在對於世界情勢的態度上……完全一致」。這些會議都大為鼓舞相信有秩序的世界社會的人們，令他們認為更有在戰後組織一強有力的機構以抵制侵略國家，並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紛爭的必要。

但是德黑蘭會議除了討論世界和平方案之外還另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它決定了蘇聯與美英聯軍聯合行動的具體計劃。在一九四三年裏，蘇軍不斷的向前推進，解放了它許多的被佔土地，而且擊敗

大量的德軍。在那年年尾時，英美聯軍在義大利的南端登陸，佔領了西西里全部，然後漸漸的向北推進，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的五月，才能夠總攻羅馬。可是美軍的正式歐洲大戰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才開始。在那一個可紀念的日子，英美最高統帥方面，以艾森豪威爾任總司令，蒙哥馬利任前線總指揮，以四千艘船隻，一萬一千架飛機，以及大量的空運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諾曼第半島登陸。在幾天之內，他們就攻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沿岸的堅壁。在三星期中，他們佔領了瑟堡及半島的大部，俘獲德軍五萬之衆，表現了壓倒德軍的優勢。然後他們又分兵東進與南下，很快的便佔領了不列坦尼全部，在八月中旬已威迫巴黎。這一個名都在八月廿五日解放，全世人都爲之鼓舞萬狀，同時進攻的力量日益增強。艾森豪威爾的部隊向前疾進，把賽因河以東的法國領土全部加以收復，此外又解放了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的一部。另外一支美法聯軍在法國南部登陸，沿着羅恩河谷北向疾進，而英勇的法國解放軍則把大部地方的德軍都加以肅清，祇除了自羅恩河口至洛亞河口間的幾個海岸城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軍已威臨德國的邊境。德軍猛烈的反撲，可見它尙未完全枯竭，可是那六個月的戰役却已收到偉大的結果。法國及比國全境都解放了，德軍被俘八十萬衆；死傷的德軍至少尙有數十萬。

同時，蘇聯軍隊似潮水一般湧入德國的東疆，在仲夏時節，已經攻達了東普魯士邊境及華沙郊外。然後，它又開闢了南部戰場，蘇軍似秋風掃落葉一般席捲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大部；到十二月時，蘇軍已在攻打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大門。這樣，盟軍的鐵鎚越來越緊，而從天上，盟軍的飛機也不停的摧毀着德國的工業與城市。在一九四五年的元旦來臨時，德國的失敗與

滅亡之運已經注定了。

在太平洋上，盟方也在到處探看攻勢。經過中途島，瓜達康納爾，及畢斯麥海三次大戰後，盟方已經把海上及空中的優勢自日本手中奪回，同時這種優勢還逐月不斷的增長。先是遲緩的，繼而迅速的，日本的外圍防線乃全部崩潰，一直到最後它的本土都在猛烈的打擊之下了。在一九四四年夏季中葉，美澳聯軍已把新幾尼亞的全部日本軍隊加以肅清，祇除了西北一隅之地；同時在佔領了新幾尼亞海外的奴佛島之後，麥克阿瑟將軍的機羣已經可以轟炸菲律賓羣島兩端的達佛島了。遠在北方，海軍在大膽的躍進攻擊中先佔領了距離東京祇一千四百六十五哩的塞班島，然後又收復了關島，這樣，美軍力量便正面威脅了日本本土至其加羅林羣島中的土魯克強大基地的航線，不久，塞班島及關島都被改爲美國P二十九式空中堡壘的強大基地，自十二月起。這些巨型轟炸機幾乎每日空襲日本的本土。

這些勝利昭示着美軍可以早日進攻菲律賓，於是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在珍珠港召見尼米茲及麥克阿瑟時便同意此一行動當於最早期間促其實現，當麥克阿瑟於一九四二年初離開菲律賓時，他曾說：「我將要返來的」，現在經過了近三年的準備期間後，他已決意實現其諾言了。在十月二十日那天，久經矜盼的攻勢開始了，一支龐大的美國軍隊，在大艦隊支持之下，在那天登陸於雷伊泰島。在兩個月的惡戰當中，島上的日軍全部被殲，而美軍則一直推進到呂宋南面的明大諾島。雷伊泰之戰使日本海軍損失了近十二萬人，而日軍在企圖赴援島上絕望的守軍時，受到了現代歷史上空前的海軍敗績，日艦被擊沉的幾達六十艘。

在這些敗績正在注定了軸心國的敗運，而重建世界的問題也正在被人認為與作戰一般嚴重時，美國人民又到了改選其總統的時候。有些人極惋惜在這種嚴肅的作戰時期內，還要顧及政治問題；可是大部份美國却欣喜於有一次機會在戰時與危機間同在一時一樣，表現其民主的作風。民主黨人四度選出羅斯福來擔任候選人；共和黨方面則選出了紐約州長杜威，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都誓言作戰至勝利之日為止，並願在戰後從事國際合作的工作；兩黨政綱的不同之點乃在內政方面。在十一月大選時，羅斯福總統又獲全勝，比其對手多得了三百萬票，在四十州裏取得了三十六州的擁護。

在作戰數年間，美國社會中已發生了重大變動。其中有幾項是使人受惠的——如美國黑人地位的增進；婦女在全國各方面參加活動之增加；教育的加強，大部由於軍事要求而感覺到必要；在日常生活上，許多新科學，新醫藥，新技術的程序及觀念的施行。其它，如兒童犯之增加，成千家庭的毀滅，人口的脫節都因戰爭而發生，雖然足可惋惜，可是恐亦無法避免。現在清清楚楚擺在面前的，乃是全國必將面對許多戰爭的，內政的及外交的問題，都將試驗其能力及智力至極度。可是在他們已經證明能應付戰爭的難題至如此驚人的程度，美國全體人民當在其面對未來時，絕不減却其在其全部歷史中所表現精力與樂觀精神。

——完——